

笔架山的笔

曹 洁

笔架山，是山，是笔架，也是笔。

当一座高山以笔架的姿态稳坐大地之上，她已然高出黄土高原的高度，从有形的山体形貌，幻化为无形的人文高度。前人《笔架山》诗云：“何年大笔写宽州，拼得珊瑚作架留。涧水淋漓频染翰，山川景物一齐收。”数千年来，巍峨挺拔的笔架山，如铜墙铁壁，护卫着城内子民世代繁衍生息；清凌凌的秀延河水，如一条玉带绕过笔架山，与穿城而过的东拉河交相融汇，一脉涧水，淙淙而南。

清涧的确是钟灵毓秀的古城佳地，笔架山就是铜墙铁壁的营垒，守护着她的固若金汤，以一把锁的硬度，关守着清涧的门户，一锁，锁全城。这道先秦时的“全秦要户”，北魏太和十一年首置“朔方”，而后历代隶属纷繁，多次更名移址。大唐贞观年间筑“宽州城”，北宋康定元年“种公井”凿井取水而被赐名“青涧”，金大定二十二年改设为“县”，明洪武四年定为“清涧”。明、清、民国年间，清涧县先后隶属绥德州、延安府、榆林道。1936年1月清涧县苏维埃人民政府成立，1936年2月《沁园春·雪》奠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丰碑，1940年3月清涧县人民政府成立，这片红色的土地开启了新征程。1947年10月10日，一阵阵尖利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旭日东升之时，一场激烈而悲壮的战斗刚刚结束。一夜之间，笔架山上，无数个储汉元站成了挺拔的松柏，一棵又一棵，并肩而立，木的树干站成铁的长城，抵挡着敌人的炮火和子弹。天生耙子状的笔架山，自此，有了另一个阳刚而英武的名字：汉元山。

一场红色旧址的新梦里，一个朴朴素素的清涧人，又将这支笔紧握手中，握得踏踏实实，写得坦坦荡荡，挥洒得风风光光。他以平凡生命创造了一个平凡的世界，为清涧的前路，做了伟大的介引。清涧的宣纸上，一个个方方正正的中国汉字，刚直不阿，顶天立地。他的路，正遥。

笔架山葱葱，秀延水汤汤，秀延水为墨，笔架山为笔，墨不干，笔不停，清涧风度，山水同常。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号：（YL）2023-DZ014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3号楼二楼
电 话：0912-5261028
投稿邮箱：qjhbjb@126.com
印刷日期：2023年12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送对象：清涧县各机关单位、中小学校、文艺爱好者及榆林各县区文联、作协

小说走廊

- | | | |
|-----|--------|-----|
| 004 | 探 亲 | 陈韬竹 |
| 008 | 西川河 | 惠世强 |
| 017 | 狗核桃 | 杨剑文 |
| 028 | 刘吉祥的故事 | 武 丽 |

散文空间

- | | | |
|-----|-----------|-----|
| 035 | 班长路遥 | 王志强 |
| 040 | 我的驰家——草窑畔 | 雷鸿儒 |
| 046 | 母亲的糖罐 | 惠金义 |
| 048 | 住在记忆里的故乡 | 焦自强 |
| 050 | 唯有孤独 | 武 菊 |
| 052 | 草原情愫 | 俞雪峰 |
| 055 | 母亲的碗饸 | 田宏伟 |
| 058 | 最好的西瓜 | 崔晓艳 |
| 060 | 走近鱼儿崾 | 贺 昕 |
| 062 | 露天电影 | 符海东 |
| 064 | 鞋 | 南 坡 |

诗歌手冊

- | | | |
|-----|-----------------|-----|
| 067 | 清涧诗抄（外五首） | 王 磊 |
| 069 | 清涧颂歌 | 张文彦 |
| 071 | 清涧行记（外三首） | 殷朋超 |
| 073 | 清涧风流 | 桐 尘 |
| 074 | 海子，大漠的眼睛（外一首） | 郑光前 |
| 075 | 感叹，这血一样的温存（外五首） | 芷 蕙 |
| 078 | 秋日时光（组诗） | 刘治军 |
| 082 | 与故乡相关的词（组诗） | 杨 岸 |
| 086 | 捕秋者（外四首） | 白东芹 |

目录

- 088 无定之河 贺增文
090 农民（外四首） 雷端侠
092 杨家沟毛泽东旧居 贺如熊
093 王国散曲 王 国
094 鹧鸪天·路遥（词林正韵）（外四首） 白亚梅
095 来路遥故里观光（新韵）（外二首） 呼永峰

多娇清涧

- 096 清涧的性格 白雨桥
099 山水清涧 尧 响

演绎荟萃

- 101 老马上访记（道情小戏） 惠国锋 邓世荣

路遥研究

- 107 牛一样的最美奋斗者 陈斌涛
110 生命的奋斗与诗意 李秀萍
112 走人生之路 品百味人生 黄 鑫

校园星座

- 115 戈壁滩上 贺琬茹
117 爱我清中 高涛涛
119 我眼中的路遥 张倍嘉
120 小小“动物园” 刘姝妍

封 面：清涧笔架山

马小宁 摄

清涧河

总 顾 问：孙利斌 贺 敬

顾 问：刘志龙 刘建华

曹 晨 曹 利

慕为森 韩波兰

陈旭晔

封面题字：张红春

主 编：张 瑜

执行主编：袁亚飞

特邀编辑：曹 洁

责任编辑：贺增文 王文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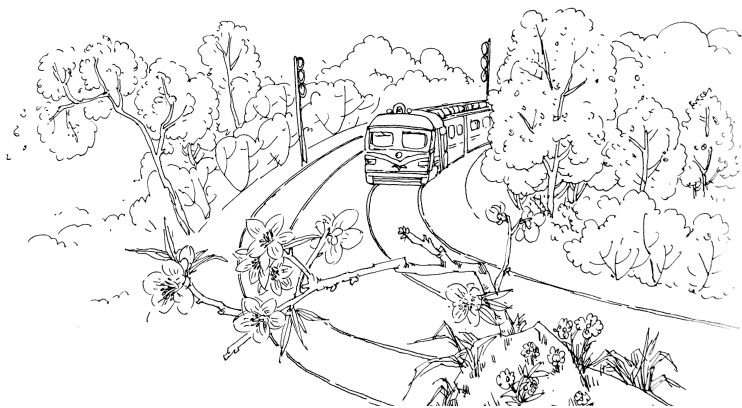
许 艳 白林鹭

惠超笑 辛杰峰

插 图：秦小平

探亲

◇陈韬竹



阳春三月，桃花、梨花、杏花……遍地娇艳盛开，到处弥漫着花香气息。这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更是一个充满无限生机和希望的季节。

初春，万物苏醒。列车还没有彻底回过神儿来，慢腾腾地摇晃着，前进着。小雨抱着不到两岁的孩子，看着窗外的花花草草渐渐退去。她心里着急地质问道：“火车不是提速了好几次吗？怎么还和自己几年前乘坐时一样慢呢？”“也许北上的列车就是比南下的慢吧，因为是上坡嘛！肯定是气喘吁吁地往上爬。再者说，反正早到了站也没人来接，往山上发的班车也要等到下午六点才有。”她又这样自我安慰道。为了给朝思暮想

的老公张朝旭一个惊喜，小雨打算到了部队门口再告诉他。

经过一天一夜的苦熬，车厢广播里终于响起了小雨既熟悉又陌生的站名。小雨下车时给孩子和自己都加了件衣服，也没有忘记用列车上的开水给孩子冲杯奶。她知道这个地方条件很不乐观，再说自己又是人生地不熟的，小孩饿了找杯冲奶的开水都很困难，上山的班车还要等两个多小时呢。下车后，小雨右手抱着孩子，左手拉着一个大箱子，穿过两条马路，走了约两里地，来到了汽车站。车站显然比两年前气派了，旅客也比以往多了许多，熙熙攘攘堵在候车室。小雨擦擦额头的汗，来到售票窗口。

窗口却冷冷清清，并不需要排队，她感到很欣慰。小雨凑近对正在调侃的售票员说：“麻烦您给我买一张……”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售票员扭头就冷冷地回道：“没看窗口写着？因冰雪封路，停止发车。”头上还冒着热气的小雨，听到这话就犹如一盆凉水浇头，失态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又问：“那什么时候才能正常发车？”售票员说：“我也不知道，看天气，等通知。”这时，怀里的孩子突然“哇哇”大哭起来，小雨赶紧抱紧孩子，拉着箱子准备找个地方坐下给孩子喂奶。可回头看看，候车室所有的椅子都坐得满满的，她只好站着把奶嘴放进孩子嘴里。小雨抱着孩子又扫视了周围一圈，叹了一口气。

小雨曾听老公张朝旭说过，这里经常出现因雨雪冰冻封路的事，山上常年四季有积雪，六月天下雪也没有什么好奇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快则一两天就可以开路通车，慢则要一两个月，山里山外分明就是两个世界。

无奈之下，小雨拨通了张朝旭的电话：“我现在在山下，但是路封了，不发班车……”张朝旭听到这话，又喜又气，语气中夹杂着些许不快：“什么？你来了？怎么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呢！”小雨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感到无比委屈，两颗豆大的泪珠从眼角滚了下来，半晌没有吭气。这时张朝旭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赶紧安慰妻子说：

“小雨，你小心点，别着急，找个旅馆先住下。路，过两天就开了，到时我下山去接你……”小雨带着孩子住进了一家旅馆，由于环境不适，孩子一直哭到凌晨两点多才入睡。整整两天了，小雨就没有好好睡过觉，可她心里并没感到很疲倦，满脑子期盼着山路快点开，希望天一亮旅店老板就跑过来告诉她“路开了”这一消息。

小雨渐渐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梦里，山路果然开了，张朝旭开着部队的车过来接她们娘俩。上山的路，风景秀丽，道路两旁驻地的村民们正在清理积雪，看见军车过来都放下手里的工具，停下手里的活儿，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的眼神中全是对这辆车和主人的仰慕和敬意。小雨绽放着春天般的笑脸，向他们招手，他们都笑了。这时，抱在小雨怀里的孩子也伸出小手和自己一起挥舞，张朝旭高兴地回头看着她和孩子。恰好一块石头垫在车轱辘底下使得车上一颠，小孩正在摇摆的小手就拍打在汽车玻璃上，小孩开始哇哇大哭起来。小雨赶紧给孩子揉手，哄孩子不哭，可是孩子反而哭得越来越大声……

小雨被惊醒了！

睁开眼睛，小雨看见孩子正在自己怀里哭着，两只小手都在被窝外面伸着。她把小手往被窝里塞时，摸到两手冰凉冰凉，她把小孩紧紧地抱在怀里，心里一股莫名的委屈涌了上来，泪水慢慢地

滴在小孩脸上。小孩从被窝里抽出小手去摸妈妈的眼睛，小雨任凭孩子的手在自己脸上抚摸，母女俩依偎了许久……小雨这才想起今天早上还没有给孩子喂奶呢。她擦了擦泪水，下床看一下表，已经十点多了。她立即冲了一瓶奶放在凉水盆里降了一下温，给孩子放在嘴上，孩子高兴地伸出双手抱过去开始嗷嗷吮吸。

“老板，有没有山路通车的消息？”洗完脸，小雨就跑去问旅店老板。“今天早上广播电台说了，近期还有大雪，预计最近几天山路开不了。”老板回道。小雨打通电话准备给张朝旭说这一情况，没想到电话那边的张朝旭早就知道了，说：“小雨，最近还有大雪，山路一时半会儿开不了，你和孩子在山下可要小心，注意身体，带的钱够不够……”

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始终没有山路开通的消息。新婚前后，小雨一共来部队探过一次亲，后来一直没有请假，想着等孩子出生后，把两年的假攒在一起去看望张朝旭，这样就能多和丈夫待一段时间。可是没想到现在一个多月的假期都快过去半个月了，她还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小雨内心的伤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加剧，再加上驻地气候环境恶劣，水土不服等原因，她的嘴唇已经裂了，孩子的脸也变得紫红紫红的。

小雨每天抱着孩子心急如焚，度日如年，她强忍着，坚持着。

第十八天早上，小雨起床后，她感

觉全身无力，头昏脑胀。午饭时，小雨还是没有胃口，她摸了一下自己的头，有点热，她想自己可能是病了。这下坏了，在这儿病了没人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孩子，山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即使山路开了自己病着去见老公不是给他添乱吗？而且回也回不去！小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趁孩子睡着的时候迅速跑了一趟附近的医院。第二天下午，小雨感觉自己的病情并未见好，反而还加重了，晚饭时小雨给孩子喂完奶，强忍着吃了一碗面条，躺在床上睡了。她真害怕这一晚一旦睡着明天就再也醒不来了。睡梦中，小雨又梦到张朝旭来接她和孩子了，仍旧是开着那辆军车。小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睁开眼睛想着是不是老公真的来接她们了，她是多么地希望敲门的就是张朝旭，要是真是，她非要扑在他怀里痛哭一场不可。小雨一边想着一边拖着沉重的身子去开门，结果是旅店老板，他跑过来告诉她：“山路开了，明天开始通车。”之前小雨曾给老板嘱咐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有山路开通的消息就立即告诉她。

虽然病魔早已把小雨折磨得失魂落魄，但是这个好消息还是抹去了她眉头的忧愁，让她露出一丝甜甜的笑容：“谢谢，谢谢老板！”

第二天，小雨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又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迷迷糊糊中，小雨想着不会是山路又被封了吧？叹口

气，自言道：“认了吧！”当她拖着沉重的步子打开门一看，眼前不正是她情牵梦绕的老公张朝旭吗？他的身后跟着一名同志，三个人在门口愣了半天。

张朝旭看到妻子脸色发黄，两眼好似熊猫眼一样，完全变了个人样。他心疼地抚摸着妻子的脸，急问：“怎么会成这样呢？为什么不给我说？”小雨苦涩地笑了一下回答：“没事，可能是地区气候差异的原因，没什么。”“嫂子，这个箱子我先搬到车上去。”和张朝旭一起来的那个同志说道。小雨这才意识到真的是张朝旭开车来接她们了，这名同志可能是司机。

上山的路上，昔日总爱在丈夫面前叨叨不停的小雨一直保持沉默，丈夫问一句，她才语气微弱地回答一句。车到半山腰时，小雨顺着后排座躺在张朝旭的怀里，张朝旭以为妻子是太累了想睡会儿，可是一听妻子的呼吸不匀称，再摸额头，感觉在发烫，赶紧把自己的军装脱下来给她盖上，让司机把车开快一点，车到山上后直接驶入部队卫生所，医护人员迅速对小雨展开了抢救。

张朝旭在抢救室外抱着孩子走来走去，恨不得闯进去。时间过得一秒比一秒慢，可他的心跳却一秒比一秒快。半个小时过去了，抢救室的门终于开了，躺在移动病床上的妻子输着液体已经醒了过来，张朝旭紧跟后面看着妻子不知

道说什么才好，他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照顾妻子，弥补一下对妻子的愧疚和失职。不过他也知道，比起妻子对自己的付出，他再怎么都是远远不够的。

没多久，部队领导前来看望，让小雨好好养身体，问张朝旭需要什么尽管说，嘱咐医生一定要用最好的医药治疗，并且明确“指令”：“张朝旭这几天上班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好你的爱人。”

病房里，张朝旭日夜守候在小雨身边，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在部队组织的亲切关心、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丈夫的悉心照顾下，小雨的病情恢复得很好。在这一股股浓浓的爱意中，小雨早把来时的那段苦难抛到了九霄云外，每天都在快乐幸福中度过。

第六天吃早饭时，张朝旭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对小雨说：“我去一下办公室，马上就回来。”直到快吃午饭时，护士让小雨接电话，电话那边的张朝旭草草说了几句：“小雨，对不起，我们有任务，我必须参加……等任务结束了我再回来陪你。”小雨泪眼盈眶，颤抖着嘴唇准备说什么，又止住了。她深呼吸了一下，才说：“好吧，小心点。”

转眼间，小雨的假期也到了，她的病已经完全康复。部队给小雨买好票，派车把她和孩子送上火车，火车缓缓地启动，送行的领导和司机为小雨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西川河

◇ 惠世强

一

巧云家的骡子死了，巧云把它埋在虎头崮她男人的坟旁。巧云一声没哭，是三叔叫了几个人，挖个大坑，把骡子一推就埋了。巧云给骡子也起了个坟堆，安了个供桌，还给点了香，烧了纸钱儿。

巧云家的骡子死的日子和她男人死的日子，恰好都是腊月二十四，又都是西川河那儿掉进冰窟窿淹死的。这样的巧事，在西川河上下几十里还真是稀奇。巧云家出了这两桩怪事，就有人说，是河神发怒了，因为前年河对岸修高速路时拆了河神庙，河神无家可归显了灵。也有人说，巧云的男人那些年拉骡子倒腾石炭、水果和冬菜，斤两上亏过人。还有人说，是巧云的男人上辈子许过什么愿，没及时还愿神灵就拿她的男人来抵债。

自巧云家的骡子跟她男人死后，那

西川河上的简易过水桥就再没人敢过往过。有人偷偷叫上川里的瞎子火蛋掐算，也有人请前川瓦窑沟镇上的活神仙满囤来看过风水。据说瞎子火蛋和活神仙满囤，居然算得一模一样。他们的说法是，要赶紧修一座庙，才能镇得住这河妖，免得日后村人再遭作践祸害。

三叔几次偷偷把流传在村里村外的这些风言风语，悄悄告诉巧云，然后一阵唉声叹气，又是一番宽心安顿，干咳两声，默默离去。

叫他三叔，是因为他在村里同族中辈分高，但论年龄，他也比巧云大不了几岁，当年还有人给巧云介绍过他。那时，巧云一听说他是西川河那边的，二话没说就拒绝了。巧云一想起西川河那边，就一脑门子不高兴。夏天水上走，冬天冰上行，女子朝外嫁，媳妇不上门。这个传言，说的正是当年的西川河，正是这个像王母娘娘划下的银河一样的传

言，隔绝了他们的婚姻。但谁能想到，同样是西川河的后生，却破天荒地赢得了她的爱情，成了她的男人。那年，当她被一队人马吹吹打打迎过西川河，她就成了西川河的人。

二

风停了，雨住了，说话的工夫，天就开始暖了，天上的大雁摆成一溜溜向北飞来。忽一日，通往西川河上川的过水桥上，就驶过来几辆黑色的小汽车。小汽车沿着西川河岸边的土路，向村子里开去。小汽车摆成了一溜溜，停在村口小学校的操场上。车门打开，从车里面下来一群衣着得体举止非凡的人。这些人走走停停，指指点点，把西川河前坪的枣树林，后坪的桑树坪，还有沿河岸上的石砭石崖石畔石圪台，瞧了个认真不说，还拍了照、摄了像，拉了皮尺，钉了木桩子。这群人的这番闹腾，着实给西川河刚平息如初的水面上，又激起一层层不小的波纹。是不是西川河要修庙了？一时间，这消息像长了腿似的，跑遍了整个西川河上下的几十里村寨。

这天晚上，三叔又偷偷地过来，把这事给巧云说了。三叔照旧先在大门口干咳了几声，还重重地在地上扑踏了几下脚后跟，才进来。三叔瞧见巧云的两个孩子坐在小板凳上，趴在灶火圪楞的锅台那儿，正像模像样地写着作业。巧云倚在炕栏边儿，脚勾着脚给他们说着

什么。三叔一进门，不等巧云让座，就把这些天听到的事，一五一十全给巧云说了。还把刚才路过村主任四娃家时，听见从他家里出来的人说，四娃刚从镇上开会回来，听四娃说这是县上的一个大动作，看来咱这西川河恐怕要保不住了。

巧云听了这话，甚话也没说，只是呆呆地盯着后窑掌瞧。半晌，才喃喃地说：还想着这两天先把中条里的豌豆种上，等豌豆拔了再种荞麦，等收了豌豆和荞麦做成杂面叶儿和凉粉担出去卖，也好供这两个娃娃上学，可这下……

几天后，巧云所担心的事情，终于从县上传来个准信，那就是要开发西川河，打造瓦窑沟新城。县上的决策是，我们不光要修座庙，还要修座大庙，把学校、医院和农贸市场都搬过来，让西川河从此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城。看咱西川河的后生，今后该是咋个牛法！

于是，规划、设计、补偿、招标等一系列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先期建桥筑路的大军，就浩浩荡荡开过了西川河，几个标队几百号人马，人欢马叫，车水马龙，把个西川河闹腾得热闹又红火。

工队有的在地头上搭起了简易工棚，有的在庄上村里租窑赁房，在村民住户的院子里扎了灶房。巧云家里也住进了外县来的建筑队，他们是专门来修大桥的工队。这个工队是三叔领来的。三叔说：人家要赁个窑扎灶房，他就抢

先一步把人领来了。

巧云说：家里只有后边窑空着，哪还有什么空房子给人家租啊！

三叔说：骡子死了，牲口圈不是空着哩！空着也是空着，让人家里外收拾收拾，做个厨房甚的还是蛮宽敞的。

人家工队还真的没嫌弃这个不起眼的牲口圈，一帮子人，搬砖的搬砖，和泥的和泥，没费多大工夫就盘起了灶台，垒起了烟囱，还把整个牲口圈里里外外抹了个一平二光。最后又给门口吊了个竹帘子，一个空落落臭烘烘的牲口圈，立马就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大灶房。

巧云见自家平时空落落的院子里，突然乱哄哄闹嚷嚷涌进来这么些愣头愣脑的外乡人，起先还真是有些不适应。但是没过几天，那几个大师傅小伙子就大嫂长大嫂短地没话找话，时间不长也就混熟了。特别是那个叫高进的，长得人高马大，很像她的男人，不笑不说话，不叫大嫂不开口，还有事没事就朝她身上瞄，见她提个水端个盆抱些柴草什么的，就忙凑过来帮忙。有次帮她提满一缸水后，站在相框前，问她的男人哪去了，咋老不见？

她回答：外出揽工去了。

高进又问：你们这里工资蛮高的，还要出去打工？

她又答：啊……哦，就是去跟人承包了个地下工程……巧云躲躲闪闪，一会儿说去新疆收棉花，一会儿又说去西藏修铁路，绕来绕去就是不愿意说那个

死字。

就在这时，三叔闷头挑帘闯进来。他黑水汗脸进了门，看见高进愣怔了一下，也不搭理他，闷声闷气地对巧云说：给你捎回来几袋子荞麦糝子，你不是要做凉粉么？这可是上好的糝子。

巧云直愣愣地望着三叔，一句也没言传。几个人出了大门，从坡下把三轮车吼叫着推进院子里。高进递给三叔一支烟，说：大哥，这大热的天，有凉粉吃那可好啊！咱们这些工人都喜欢吃那东西，嘿嘿……

巧云见这后生嘴甜得厉害，可就是把个辈分叫了个一塌糊涂。高进笑起来更像她男人的样子。他也爱吃凉粉，咋跟她男人一个样呢！她男人吃起凉粉来醋要酸，辣子要旺，眼瞧着那碗里搅和得红格当当，口里丝丝地直嘘气，还一个劲地说不辣不辣。那年，她家里盖房，男人把水泥和砖块一车一车拉进院子，枣红骡子拴在洋槐树上，撂下一把野苜蓿让骡子吃，自己往大石床上盘腿一坐，一根烟噙在嘴里，猛猛地吸上几口，那话也就随着烟雾吐出来，给我来上两碗凉粉，多搁些辣子，多倒些醋！

每当这时，巧云就笑吟吟地端出两大碗红艳艳的凉粉，放到石床上，说：咋慢些吃，操心辣得哭鼻子！说罢，就立在凉树影影下瞧他。其实，巧云每天最盼望的就是这个时候，日头最毒最热，受苦人都要歇晌午。当巧云一听到枣红骡子的铜铃铛在坡下叮叮当当响起时，

她的心就在腔子里不得安生。尽管腔子里一阵阵的狂蹦乱跳，两条腿还是立马跑得欢欢的，然后，挥动着两只不听使唤的手，为他准备碗筷、醋和辣子。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自己就偷偷地爱上了他。直到现在，巧云还怀疑，那时候伶牙俐齿的她，拒绝了一个能写会画的三叔，怎会偷偷爱上一个老实巴交的拉骡子的。

这不是老天爷的错，也不是西川河的错，那只能是她自己的错了吧。

巧云的娘家在前川道的镇子上，他们家在镇子上已经卖了好多年凉粉。巧云还没嫁来西川河时，她就是做凉粉的一把好手。如今，突然想起要做凉粉，那套活路轻车熟路，她摸着黑也能做成。当年，那个男人也许是吃了巧云做的凉粉，才死皮赖脸地爱上了她。她也是看那个男人馋她做的凉粉的那个劲头儿，才鬼迷心窍地跟了他。现在，再有意无意想起他时，除了那些酸甜苦辣还能有什么呢。眼下，为了两个还在上学的娃娃和这个家，她只好重操旧业，开始张罗着做凉粉。

三

清明节，并没有下雨。巧云叫来二婶给娃娃们捏几个面花馍，她自己则做了一锅凉粉。等二婶捏好的花馍出了锅，她已把凉粉舀了几十碗晾在石条锅台上。见二婶拿洋火把儿给刚蒸出来的燕

燕雀雀，小心翼翼地都点上红绿颜色，巧云情不自禁地称赞二婶的手艺好。二婶也尝了巧云做的凉粉，露着个没了上门牙的黑窟窿，直夸巧云的手艺也不赖，凉粉不嫩不老，筋道又透亮。

两个女人咯咯咯地一阵说笑，引得高进倚在门框那儿嘻嘻嘻地观望。

巧云趁着高进和大师傅给工地上送饭的工夫，把做好的第一碗凉粉，调了旺旺的醋和辣子，端着上了前坪的虎头崙。她把这碗红艳艳的凉粉放在了她男人的坟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有说。原本准备要说的那些话，许是在漫长难熬的夜里都已经说完了。此刻，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眼瞅着西川河当中的围堰中，一个石头桥墩子拔地而起，那儿正是当年巧云的男人和她家的骡子掉进去淹死的地方。巧云站在远远的高坡上，望着从围堰外汹涌奔流的西川河，心里涌动的已不完全是愤怒、仇恨和诅咒了，好像有了些许快意和慰藉。

巧云等两个娃娃吃过饭去了学校，才挑起担子出门。担子一头挑着盛着凉粉的水桶，一头挑着装着碗筷、调料的篮子。年轻人高进，一双直勾勾的眼睛，一直目送她那娇小的身影下了坡，直奔桥墩子那儿。刚开始的头几天，巧云还在修桥的工地和建筑河滨大道的工地上，担着担子像那些跑过西川河来卖凉粉、凉面、凉饴络的外村人那样，高声叫喊着卖凉粉。她走到哪儿，哪儿工地

上干活的工人都要停下手里的活儿，听着她那明抓抓的叫卖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人们用怀疑外村人那样的眼神儿打量着她。还是多亏高进来到工地上，一阵高喉咙大嗓门的鼓励怂恿，加上自己品尝示范，修桥那儿的几个工人才抵挡不住这种诱惑，起身朝着巧云的凉粉担子走来。有了第一个第一碗，第二个第二碗，往下的生意就好做了，自然也不用别人再做什么宣传动员了。吃头一碗的，碗里的还没吃完，就嚷嚷着再来一碗。没吃上的，瞧着人家吃得津津有味，也蠢蠢欲动往这边靠拢。眼瞧着竹篮子跟前围了黑压压一圈人，巧云头上急得冒出了汗。两只小巧的手，只管切凉粉调汁子，至于钱多钱少，你们瞧着给吧，她真的顾及不了这么多了。还没到后晌，她的凉粉就卖了个一干二净，就连那些汤汤水水也被喝了个精光。

自此，这卖凉粉的营生就顺畅多了。巧云依然是等两个娃娃放学回来吃过饭，给他们梳洗打扮，打发去了学校后，才担着担子出门。工地上，坑坑洼洼，石头泥沙堆得到处都是。大桥的几个桥墩子，齐刷刷地从河槽里窜出来。河滨大道，也垒起了一人多高的石墙，绵延了数十里，一眼望不到头。西川河已着实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将来是个甚模样？那是将来的事。巧云不知道，她也没想过。她只管担着担子，朝建桥的工地那儿跑，倒不是因为那儿都是些吃惯了她的凉粉口味的外乡人。她一门

心思老往这儿跑，其实就是要亲眼瞧着这大桥，实实在在在一点一点地修好建成，就跟瞧自己做针线活儿一样。女人做针线可以把自已的依靠牵挂、爱与恨、苦与难，都缝入其中。难道男人们盖这座大桥，不正是也像女人们那样吗？他们刀劈斧砍垒石浆灌，虽然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却也是有棱有角，俊模俊样章法有度，甚至可以说出神入化巧夺天工。她恨不得让他们天天吃着凉粉，鼓足干劲，像庄稼追了化肥似的，让大桥早早落成。

十几天下来，巧云发现她每天做的凉粉，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桥工地上的工人。其他工地上的工人，还有村子里翘首期盼的邻里邻居，只能是望凉粉兴叹，也无暇顾及了。

四

这天晚上，巧云翻来覆去睡不着。

巧云从初中毕业开始做凉粉想起，一直想到后来她嫁到这西川河。又从她健壮高大的男人死于非命，一直想到她一个妇道人家，接过男人留下的皮鞭，又拉上那头枣红骡子，被迫无奈当起了拉运工，东奔西跑风里来雨里去，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如今，她总算咬着牙熬过来了，眼见着娃娃们一天天长大，却要重操旧业。她，终于又找回已经失去多年的那种感觉。那种驾轻就熟的营生，终于使她的日子有了些盼头和寄托。

每天卖完凉粉，回来数着那些大大小小的票子，她笑得怎么也合不拢嘴。好日子好光景就要来到的念头，就会从她的心中油然而生。这种期盼已久的念头，让她觉得肩上的担子不再那么沉重，也给苦涩单调的生活，调出一些滋味来。

此刻，她真想找个人说上三天三夜，说个泪眼汪汪。

西川河曾经有过呜咽，也有过咆哮，如今的西川河奔流不息，分明是在歌唱。巧云侧耳聆听着来自西川河欢快的歌唱和建筑工地人声鼎沸的响动，这种响动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她的思绪和神经。终于，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似睡非睡的意识中，她不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恨不得快快起来把这个大胆的想法付诸实施。

次日，巧云天不明起来，烧了满满一大锅水，赶天大明娃娃们起身上学时，比平时多一倍的两锅凉粉就盛满了所有的盆盆碗碗，一层摞一层，石条石床和锅台上晾的到处都是。

这天中午，巧云是担着满满两大桶凉粉，臂弯里挎着篮子出门的。这样的重担对于男人来说倒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身体瘦小的女人来说，她的每一步都迈得不仅沉重而且艰难。巧云担着凉粉下了坡，一路颤悠悠地转过枣树林子，走到学校那儿，老远就见三叔和四娃坐在学校大门外的一堆石头上，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着话。他俩见巧云走到跟前，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拍打着屁股

上的土，朝巧云担的凉粉桶里瞧。还是村主任四娃先开了口，他说：巧云啊，你这凉粉这下可出名了。前天镇上开会，镇长还开玩笑说，听说你们村谁的那凉粉做得好，都传到人家外县了。今天我也要尝上一碗，看这里面到底放没放那洋烟壳子！

巧云慢慢放下担子，笑格吟吟用手背擦了擦前额，将一绺头发麻利地拢到脑后，说：你这个大忙人平时请都请不来，今天能吃碗我的凉粉，这是我昨晚上做好梦了。来来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那甚洋烟壳子？说着她把切好的一大碗凉粉，调得红艳艳地递给四娃。然后又俯下身子给三叔切。

四娃狼吞虎咽猛吃几口，张着两片油腻腻的厚嘴唇说：哦，确实好吃，怪不得连镇长都晓得哩！

还是三叔吃得斯文，等四娃一口气儿把一碗凉粉吃了个底朝天，三叔才吃下去半碗。

四娃把碗递给巧云，连说好好好再来一碗！今天正饿着肚子哩，赶明儿我给镇长也带两碗去，好给咱村多弄几个低保指标，给巧云你也弄一个。周围几个出来闲逛的村里人和不远处工地上的工人，见四娃他们在这儿吃起了凉粉，也一个一个围拢过来，争着买来吃。等巧云把这群人打发走了，担着凉粉到大桥那儿去卖时，也没用多大工夫，这两桶凉粉就卖完了。

在巧云的带动下，村里也有几家做

了凉粉凉面、包子麻花、绿豆稀饭出来卖，但谁的生意都不如巧云的好。巧云依然是一天能卖两大桶，依然是有的工队吃不上巧云家的凉粉，在远处胡乱叫嚷，直催巧云下次多做些。

这样可喜的局面，咋能躲得过善于精打细算、察言观色的三叔呢。当三叔晚上来到巧云家，巧云便把她这些天的想法，说给他听。三叔听了神情大异，拍着大腿高声喊道：嘿嘿，咱这真是不谋而合啊！三叔接着兴奋地说，多亏你是个女人，这要是个男人那就更了不得了。凡是要往远处里想，咱们日后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加了经营品种，把凉粉凉面凉饸饹都做上、做好，就完全可以满足这些工地上工人的各种需求了。等将来咱这西川河新城建设好了，有了学校、医院、市场，单位上那么多的人，咱们还要把碗饸、煎饼这些也带上。到那个时候，咱这就成了规模经营，一旦形成品牌效应，对外大量批发，对内也要搞活。再开个农家乐，把咱家乡的风味小吃和土特产深加工的产品都带上，搞它个小吃一条街，也不是不可能的。你说是不是？如今，咱这西川河还是在建桥筑路的初级阶段，等大桥和河滨公路修好后，那大批盖楼建房的工队就会开过来，县上决定要建个新城，新建学校、医院和农贸市场，没个三年五载肯定弄不成。你算算，这好买卖，还在后头呢。这比你拉着骡子给人家拉水拉菜拉那石炭，有今天没明天黑水汗脸挣几

个苦命钱，要强得多啊！

三叔的一席话，不仅使巧云茅塞顿开，更使她感到眼前豁然开朗，她仿佛看见了一条明晃晃的大道，从西川河一直延伸到远处。

五

第二天，按照巧云和三叔商量的一套成熟想法，巧云叫来了二婶、三婶。二婶虽然上了年纪，但手脚还灵便，就帮着做凉粉凉面凉饸饹。三婶一直腿脚不好，嫁到西川河，就没上过山下过地，平日里只围着锅台操劳些家务，她就剥根葱，捣个蒜，烧火添炭打下手。

从此，巧云的窑里，三个女人叮叮当当就闹腾开了。

说起来，巧云她们做凉面其实还是头一回。虽然以前在家里一箩两箩也都学着做过，但如今，是要成批量地加工，那面糊糊的软硬，就是个难掌握的技术活儿。她们不厌其烦地摸索试验了一大早，才算得了要领，做出来的凉面才软硬适宜，薄厚均匀，生熟正好。几个女人每做一次，都要各自细细品尝。赶饭时，都已胡乱吃得饱心压肚，谁还想吃什么饭。比起做凉粉做凉面，做凉饸饹就简单得多了。先是把早已和好饸好的面用饸饹床子压进锅里煮熟，再捞出用凉水浸过抹上些油晾着就好了。到时候，吃一碗抓一把，浇上蒜泥汁子便可。

量大品种多，三叔就把他家的三轮

车贡献了出来。这样，中午出摊子再也不用担桶提篮子走走停停，装上三轮车推着就可上路。巧云和二婶一前一后招呼着生意，要吃什么车里都有，三轮车就是一个可移动的小食堂。每到一个工地，巧云和二婶都要忙活一阵子，两人切的切，调的调，一碗一碗调好递到人家手里，再收回空碗，麻利地去掉塑料袋和残羹剩汤倒入垃圾桶，收钱找钱。脸要好看，话要好听，用不知疲倦的笑脸和软话，招待着一拨又一拨人。每天的这时候，巧云她们的三轮车，就出现在那些翘首期盼的工人们身边。每天这个时候，在西川河杂乱无章的建筑工地上，巧云她们的三轮车，就成了最美的一道风景。每当太阳偏西，过了西川河，巧云她们就会推着这辆破旧不堪的三轮车，一路叮叮当当回到枣树坪。几乎是一听到这响声，高进就会准时出现在大门外，他总是笑嘻嘻地帮着把三轮车推进院子，好像每天坚持不懈地这样做就成了他分内的事一样。

每当巧云拖着疲惫的身子，进到窑里，三婶早已把锅台石条和箱子柜子收拾得一尘不染，早把明天要做的材料准备好了。

六

立夏的那天，早上还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到晌午时分突然阴云密布，下起了雨。雨起初下得不大，后来越下越

大。工地上乱成一团。巧云和二婶慌忙推起三轮车往回跑，半道上碰上来接应她们的高进和那个厨师，几个人一口气把三轮车推进院子，然后又手忙脚乱一样一样地把东西搬回窑里。这时，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瑟瑟发抖。巧云瞅着大雨如注的天空，既喜又忧。喜的是，眼下麦子正在拔节抽穗，豌豆正在开花，这阵儿正是用雨的时候。忧的是，这半三轮车没卖完的东西可咋办呀！

这场雨一直下到后晌还在下，巧云打着雨伞接回了两个念书的娃娃。他们冷得战战兢兢，却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了几碗，然后窝在炕圪崂里，一边听着雨声，一边写着作业。巧云立在门口，瞅着灰蒙蒙的天，她希望这雨能停下来，等她把这些凉粉凉面凉饴饴都出去便宜卖了，再下它个三天五天也能哩。但是，老天没听她的，天色一会儿明一会儿暗，雨势丝毫不减当初。

天将擦黑的时候，高进带着八九个后生，闹哄哄地从大门里涌进来，直奔边窑。他把不知从什么地方买来的四五瓶子酒，咚地一声都戳在小炕桌上，然后反身过来，叫巧云把所剩的凉粉凉面和凉饴饴都调在几个大盆子里，端过去。巧云瞧着这个愣头愣脑的后生，呆呆地站在一旁。待他挽起袖子自己动起了手，她才仿佛明白了过来。当她把拌好的几大盆子端到边窑，她瞧见那帮子后生，人人拿着大碗已经叮叮当当地干上了。

当高进摇摇晃晃过来，把两张百元大票甩在巧云的面前，巧云一跃跳下炕，拾起那钱就往他手里塞，一边塞，一边态度坚决地说，她不可能要这钱，这些东西本就是已经卖不了的东西，没糟蹋掉就该谢天谢地了，咋能还要钱呢！

高进捏着钱，愣愣地瞅着巧云，半晌，才含糊不清地说：能瞧得出来，你是个好心人，我们这些打工人，就盼望着下雨天能过上个天阴，何况我今天发了工资……

但不管高进说什么，巧云还是坚决地拒绝收他的钱。

七

大桥竣工那天，县长亲自剪了彩，瓦窑沟镇上的老年秧歌队，也来为大桥建成通车祝贺表演，县长在锣鼓喧天的欢呼声中讲了话。县长说：这座大桥是兄弟县支援瓦窑沟新城的历史见证，我们就把这座象征着我们和兄弟县友谊的大桥，叫做友谊桥吧！

整个大桥工地，早已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只见，红旗招展，礼炮齐鸣，人山人海，欢天喜地。当巧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推着三轮车回到家时，站在大门口迎接她的依然是笑容可掬的高进。他今天穿了一身从没见过的新衣裳，挎了一个大挎包，站在大门外，像是专门儿在等她。

巧云一脸疑惑，推着三轮车进到院

里，登时被眼前一派清新的景象给怔住了。院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石炭柴草擦得整整齐齐，就连水井盖和鸡窝那儿的砖头瓦块，也被收拾得井井有条。巧云转身瞧着傻愣愣站在一旁的高进。他却笑得有点怪模怪样，有些尴尬。高进递给巧云一把拴着红绳绳的钥匙，说，后晌要赶最后一班车回家去，明天是他的女人去世三周年……他说到这儿停住了。

巧云明白他的意思，高进之所以赶后晌的班车回去，就是为了参加今天的大桥竣工典礼，而那钥匙，分明是等那个师傅会餐完回来给他的。可是，关于这个高进的家庭变故，她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作为一个男人，平时嘻嘻哈哈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到了伤心处，即使没有掉眼泪，那苦涩的笑里，分明也蕴含着无法表达的感情。

等晚上那个师傅回来，给巧云说了有关高进的一些事情，巧云才知道，高进原来是一个杀猪卖肉的屠夫，他也有一个会做凉粉会唱信天游的女人。三年前的一个集上，高进开着三轮车卖完肉，拉着赶完集的女人和刚收来的两头猪冒雨回家。天黑路滑，三轮车不小心翻下山崖，他的女人和那两头猪都给摔死了，他也摔伤了腰。

巧云这才明白，年纪轻轻的高进为什么不去干重活拿大钱，而是跑来大灶上做了个伙夫了。

狗核桃

◇杨剑文

一

罗财财是五里台村的“怪物”。

这句话最早是从胖墩子嘴里传出来的。那天，胖墩子吸溜着两道长长的鼻涕，提着一个踩扁的小火炉，带着满身泥水踉踉跄跄地走在回村的路上，嘴里不住地喊叫着：“罗财财是五里台村的怪物，罗财财是怪物……”

昨天夜里下过一场小雪，原本坑坑洼洼的黄土路就有一点难走了，看胖墩子的狼狈样，估计一路上没少摔跤。

胖墩子是从村小学旁边的碾盘山上过来的。

碾盘山是一座不太高的石头山岭，在山岭的顶上，不知道在什么年代凿刻出一个巨大的碾盘来，那碾盘用我们的脚步丈量一下，竟然有二十多步呢。碾

盘山就是因这个大碾盘而得名的。这么大一个碾盘上面却没有石碾子，据村里的老人们说，原来也有石碾子的，只是不知道从什么年代起石碾子风化碎裂了，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小石碾小石磨，再后来村头二狗娃家开起了磨坊，全用的是钢铁做成的大机器，磨米磨面比几十个石碾子石磨都快，也就没有人再张罗着要给大碾盘再配制一个巨大的石碾子了。大碾盘就这样闲置下来，成了村里孩子们的聚集地和“游乐园”。五里台村的孩子们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溜达上一圈。用村里大人们的话说，五里台村的孩子们去碾盘山可比去旁边的学校要积极多了，高兴多了。

当然，大人们说这句话的时候，通常后面还会补充一句：“这些孩子不包括罗财财。”

罗财财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的右脸上有一大片胎记，红润的胎记由脸上一直延伸到脖子根，而且几乎要覆盖住整个脖子了。这块胎记像是一只淘气的猫把红墨水打翻在白床单上，特别鲜艳，特别显眼。也许是因为这块胎记，罗财财很少去碾盘山，也很少和五里台村的孩子们一起玩耍。每天放学后，罗财财都躲在家里，据说除了写作业、干农活外，他就自己给自己做各种各样的木头玩具。寒暑假和每周周末，也基本上就是这样，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村子里。就这样，五里台村的孩子们几乎要将他彻底遗忘了，每次玩什么也都不会想起村里还有一个叫罗财财的男孩子。

进村后，胖墩子的喊叫声惊动了村里的大人们和没有去碾盘山玩的孩子们。大人小孩闻声纷纷从家里走出来，惊奇地看着眼角泪痕未干，脸蛋被涂抹得乱七八糟，带着哭腔一声高一声低地喊叫着的胖墩子。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胖墩子为什么要把平时看上去文静、羞怯如女孩子的罗财财咒骂成“怪物”。

走到村道中间，胖墩子停了下来。

胖墩子看见了他爷爷。胖墩子的爷爷正蹲在村道中间的墙根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与村里的老人们闲聊着。胖

墩子看见了爷爷，像是被谁拧开了一个声音控制开关一样，喊叫声收了起来，哭泣声放了出来，而且两种声音转换、衔接得非常平顺。胖墩子一边哭，一边还用两只手背不断地揉搓着两只眼睛。这样，他的脸上就真像是被鸡鸭刨挖过的湿泥滩一样了，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黑泥道子。

村道边上站着的大人们都知道，这是胖墩子“表演”给他爷爷看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激起爷爷心中的怒火，然后找罗财财替他出气。大人们明白了胖墩子的意图，等着看胖墩子他爷爷的反应。

胖墩子的爷爷站起身来，拉了一下左边肩膀上滑落下来的羊皮袄，对着正在大声哭泣的胖墩子说道：“咋了？男子汉，一声住！”

听到爷爷的呵斥，胖墩子收住了哭声，但抽泣声还没有完全停下来。

“罗财财是怪物。罗财财是怪物。”

“擦干眼泪。十二三岁的男子汉了，不能动不动就像女子们一样把眼泪当珍珠串起来……”

胖墩子的爷爷把掉眼泪说成是串珍珠的话，引起了围观的大人和小孩一阵大笑。胖墩子感到又羞又臊，不好意思再哭下去了，但是又不能立即停下来，于是就哼哼唧唧地扯着哭腔，把事情的原委颠三倒四地向爷爷诉说了一遍。

听完了胖墩子的诉说，胖墩子的爷爷冷冷地说道：“愿赌服输，你和罗财财玩绷羊蹄子输了，你就应该把小火炉送给人家。”停了几秒后，胖墩子的爷爷又拉了一把肩膀上披着的羊皮袄子，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非常郑重地说道，“人要活得像个人，男子汉更要活得像个男子汉。”

胖墩子的爷爷用目光扫视着村道里站着的所有人，他的这句话就像是对所有人说的。

胖墩子已经停止了哭泣，脸蛋上挂着两颗圆圆的泪珠，鼻孔中流泻下来两道长长的鼻涕。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抬起手臂用棉袄袖子擦了一下鼻涕，然后转过身来，向着来时的路走去了。

走了没几步，胖墩子停了下来，他看到罗财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村道中间。临近下午的太阳把罗财财投射在雪地上的身影拉得细长细长的，像是一条冻僵的黑色长蛇匍匐在雪地上。

胖墩子提着踩扁的小火炉向罗财财走过去。罗财财却转过身来跑了起来，像是一只羊圈里关久了的小羊羔，由着腿上的力气飞奔着。他一边跑，一边喊着：“我不是怪物。我不是怪物。我不是怪物。”

二

胖墩子和罗财财在碾盘山玩“绷羊蹄子”玩输了，进而因“赌注”小火炉的“主权”引发“战争”的过程，我是重要的“目击证人”。

那天，说来也是奇怪，平时几乎不来碾盘山的罗财财不仅早早地守候在那里，而且还特别投入地参与到我们的各种游戏中。尽管罗财财在和我们玩“木头人”“斗鸡”“拐子跳”等动作类游戏的时候，显得笨拙、死板，甚至有点“弱智”，但是等到玩上“老虎吃羊”“绷羊蹄子”这两类智力游戏的时候，他就玩得特别得心应手，居然所向披靡地赢了胖墩子。要知道在五里台村，从胖墩子的爷爷起，这一家三代人都是玩“老虎吃羊”“绷羊蹄子”的高手，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败给过家族之外的人。

但是，胖墩子却在“绷羊蹄子”上败给了罗财财，而且是十连败。

这次惨痛的十连败，不仅让胖墩子丢尽了“家族的脸面”，而且让他输掉了心爱的小火炉。这个小火炉是胖墩子的爷爷用一个小油漆桶改装而成的，构造精巧，做工精良，不仅可以让木块、煤块迅速地燃烧起来，而且可以把燃烧后的灰渣分离出来，非常方便清理。这个小火炉最特别、最神秘、最让人捉摸

不透的地方，就在于胖墩子的爷爷在小火炉上设置了一个“特殊机关”，只要拎起小火炉上的提绳，伸直了胳膊把小火炉抡起来，小火炉就会发出清脆的口哨声，像是鸽子归巢时发出的咕咕声。

胖墩子信心十足地以这个小火炉作“血本”，目的就是要赢回罗财财的“心爱之物”——一把木头宝剑和一把木头手枪。这两件“宝物”都是罗财财自己精雕细刻制作出来的，用的都是上好的老榆木，榆木的天然纹理都被罗财财很巧妙地利用起来了，成为独一无二的防伪标签。木头手枪、木头宝剑都用细砂纸仔细地打磨过，沁入不多不少的芝麻油，木头宝剑看上去青光闪耀，有着远古青铜剑的气魄；木头手枪则是先用黑墨水染过，再刷上芝麻油晒干，手枪就显得寒光欲滴，一副钢铁般冷冰冰的面孔，完全看不出这是一把木头手枪。

胖墩子的小火炉、罗财财的木头宝剑和木头手枪，被五里台村的孩子们视为三件“宝物”。曾经有人想要“花大价钱”买胖墩子和罗财财手里的“宝物”，都被胖墩子和罗财财一口拒绝了。

因为罗财财平时很少出来玩，他手中的这两件“宝物”就难得一见了，因此就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感觉。胖墩子也是对罗财财的木头宝剑、木头手枪垂涎已久。这一次原本想着利用自己“绷

羊蹄子”的绝对优势，一举赢下罗财财的两件“宝物”的，没有料想到却是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

“绷羊蹄子”的“赌局”一开始，胖墩子信心满满，不时瞟一眼罗财财身旁的两件“宝物”，仿佛这两件东西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胖墩子居然输了，而且是连输两局。等到第三局下来的时候，胖墩子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第四局、第五局，胖墩子依旧是无力回天。连输五局，在胖墩子看来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气呼呼地连声说着：“怪了，怪了，真是怪了。难道是遇到具有魔法的怪物了？”

胖墩子已经乱了阵脚。坐在他对面的罗财财反倒看上去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只是眉宇间有了一股必胜的决心与掩饰不住的得意。

第六局开始了，我和其他几个围观的小伙伴，鸦雀无声地盯着……这是最为关键的一局，这也是一棋定乾坤的一局。很快，这一局胖墩子又输了。

按说罗财财连赢六局，后面的四局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但是胖墩子不服气，用棉袄袖子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然后再抹一把鼻孔中掉下来的鼻涕，非要把剩余的“赌局”进行完毕。胖墩子想要扳回一两局来，他学着爷爷的腔

调说：“即使是棋局输了，也要保留住棋手最后的尊严。”

结果，胖墩子又连输了四局。

罗财财连赢十局，胖墩子手里的小火炉就理所应当是罗财财的了。但是，在罗财财拿起胖墩子的小火炉准备离开的时候，胖墩子一下子扑上来抢过了小火炉，嘴里不住地说着：“你要赖了，你肯定要赖了，不可能连赢十局……”

“胖墩子，难道你赢得起输不起吗？”罗财财紧紧地扯住小火炉的提绳，与胖墩子争抢了起来。

“你肯定要赖了，要不然你每移动一下‘羊蹄子’，为什么就要摸一下脸上的胎记呢？你是怪物吗？”

看到这样的状况，我和围观的小伙伴们呼喊了起来：“胖墩子，赢得起，输不起，不如光屁股去赶猪……”

我们五里台村的孩子们，几乎每个人都因为玩“绷羊蹄子”，给胖墩子输过玩具、小食品等东西；今天罗财财终于赢了他，而且是赢了他最心爱的小火炉，我们的心里都有一种“出了一口恶气”的感觉，所以我们继续一起大声呼喊：“胖墩子，赢得起，输不起，不如光屁股去赶猪……”

我们一边呼喊，一边做着鬼脸嘲笑着胖墩子。恼羞成怒的胖墩子竟然和罗财财推搡了起来。胖墩子推一把罗财

财，说：“小火炉是我的，我爷爷给我做的。”

罗财财推一把胖墩子，说：“男子汉愿赌服输，小火炉我已经赢来了。”

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推搡了一会儿后，胖墩子和罗财财最终扭打在了一起。我们停止了呼喊，但是谁也没有上去拉架，只是定定地看着他们两个人在雪地上翻滚着、打斗着。

从体型上来看，胖墩子明显占据了优势，好几次罗财财都被胖墩子死死地压在了身下。但是罗财财一点都不服输，他拼命地、想方设法地想要从胖墩子的身下翻爬出来，脸上脖子上的胎记憋得紫黑紫黑的，像是深秋时节霜打了的未成熟的西红柿。

最后，等罗财财费尽力气从胖墩子的身底下翻爬上来的时候，他擦了一把嘴角上的血丝，跑到小火炉跟前，狠狠地踩了两脚。小火炉被踩扁了，里面燃烧着的木块、煤块倒出来许多，在雪地上发出滋滋的声音，随后雪地上又升腾起了一股淡青色的烟雾。

胖墩子高声地哭喊一声，捡起小火炉，向着村子里走去。罗财财则站在大碾盘上，怒气冲冲地看着胖墩子的背影。

胖墩子边走边喊叫着：“罗财财是怪物，罗财财是怪物……”

在临近村庄的时候，胖墩子的声音

越来越高，生怕村子里的大人小孩听不见似的。

三

“碾盘山事件”过后，罗财财就更是很少出门了。

放寒假后，我有好几次路过罗财财家，有一次听到他在大声地朗诵古诗词，有一次听到滋滋啦啦锯木头的声音，另一次听到了叮叮当当像是打铁的声音……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看着罗财财家的木头大门紧闭着，谁都没有想着上前推开大门，走进去看一看罗财财到底在干什么。

去年，罗财财的爸爸被镇上的警察叔叔带走了，从此罗财财的妈妈、奶奶、爷爷就很少和村里人来往了。他们家的大门几乎天天都是紧闭着的。村里的大人们常说，罗财财这一家人看上去就像是比别人矮了一截。我们这些和罗财财差不多大的孩子们，则一致认为罗财财是“关在笼子里修炼神功的怪物”。

我觉得大人们的话说得一点都不对，虽然罗财财很少走出自己家门，但是我能感觉得到，罗财财每次走出家门，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村子里，无论是在面对村子里的大人们时，还是在面对村子里的小伙伴们时，他似乎并不比

别人低一头。相反，我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倔强和坚韧，似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够轻易地征服他，并让他完完全全服服帖帖地屈服下来。

我的这种想法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过完春节后不久，高原小山村里的天气就渐渐地暖和了起来，残存在背阴地里的雪花也开始融化了，原本坚硬如铁的黄土地，很快也就消融开来了，双脚踩上去就像是踩在了一大块松软的蛋糕上面。再用不了多长时间，柳树枝上也将开始冒出小小的黄黄的嫩芽，鸟语花香的春天很快就要来临了。

这一天，我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正在芦河岸边的田地里骑着驴“赛跑”，只赛了两圈半，我们的屁股蛋子就被驴的硬脊梁硌疼了。虽然还没有玩尽兴，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停下来了。我们都“吁吁”地叫着，准备让驴子停止奔跑。就在这时，我们看见罗财财站在远处的田埂上，他的背上背着他的那柄木头长剑，那模样像极了电影里武功高强的侠客。

罗财财的头发估计很久都没有理过了，正在风中像是垂落下来的柳树枝一样摆动着。现在即将就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但是罗财财的手里还提着一个有些不合时宜的小火炉，我们都感觉这是一件很怪异的事情，于是就慢慢地赶着驴，向罗财财靠拢了过去。

田埂上有风吹过，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把火炉中冒出来的青烟吹散开来，站在烟雾中的罗财财就不得不眯缝起眼睛来。我们在驴背上撅起屁股，向罗财财挥着手，同时嘴里喊着：“胖墩子，赢得起，输不起，不如光屁股去赶猪；罗财财，有神助，赢了一局又一局，气得胖墩子哭鼻子……”

因为上次在碾盘山上，我们谁都没有出手帮助胖墩子，胖墩子现在已经和我们这伙人“断绝外交关系”好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我们要充分利用“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条“外交政策”，主动向胖墩子的“敌人”罗财财伸出友谊之手。

“想不想和我们玩赛驴？”我问罗财财。

罗财财摇摇头，但是很快又点点头。

“那就来吧。”

罗财财慢慢地走过来，似乎有几分胆怯。我知道罗财财家没有驴子，他肯定还没有骑过驴子，现在一定还有些怵这种大牲口呢。

“兄弟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有一个小伙伴起哄着把一个电影中的歌词改编了一下，高唱了起来。

“别怕，我教你。”论学习，我不如二妮子；论“绷羊蹄子”，我不如胖墩子；论做玩具，我不如罗财财。但是，

要是论骑驴，我敢说整个五里台村，甚至整个芦河川的所有村庄里都没有比我强的。

我伸出一只手，去拉罗财财上驴。罗财财抓着我的手，跷着两条腿爬了半天，都没能爬上光溜溜的驴脊梁，最后还是在一个小伙伴的帮助下，才气喘吁吁地爬了上去。

罗财财的双手揽着我的腰，两条腿紧紧地夹住驴肚子。驴子还没有开跑，我已经能感觉到罗财财的心跳越来越快了。我一只手揪着驴脖子上的鬃毛，一只手挥动着一截柳树枝，双腿夹着驴肚子，催赶着驴子走了起来。

“骑驴也没什么可怕的。你越怕，驴子越不乖，你越不怕，驴子反而越乖。”

“你一会儿自己骑时，要扑下身子，用两只手臂紧紧地抱住驴脖子，腿不要把驴肚子夹得太紧了……多骑几次就不怕了。”

简单地给罗财财讲了讲骑驴的要领后，我就催赶着驴子慢跑了起来。驴子跑进了芦河岸边平展展的荒草滩，我就狠狠抽了一下驴子，驴子快跑了起来，而且越跑越快。

罗财财惊呼出一声：“慢，慢，慢一点，慢一点。”

其他几个小伙伴在后面追赶着，他们学着电影中土匪骑马劫掠的样子，

一会儿吹着口哨，一会儿欢呼吼叫着，一会儿又把柳树枝当做战刀挥舞着。那些没事时站在村庄里俯瞰着我们的大人们，十有八九又会说：“五里台村的土匪们又出来了。”

我这样带着罗财财骑了两圈，罗财财就敢自己骑了，而且一直骑到驴子乏困得再也赶不动的时候，才从驴背上滚了下来。

罗财财用手捂着被硌疼的屁股，一瘸一拐地走到田地中间，在一个高粱秸秆垛旁坐了下来。驴子散放在田地中，此时它们悠闲地和高粱秸秆垛上和田埂上寻找着可口的干草。我们都有点口渴了，就从高粱秸秆垛上挑出一根高粱秸秆咀嚼了起来。经过一个冬天的晾晒，高粱秸秆已经不怎么甜了，但是我们仍然咀嚼得特别起劲。

“胖墩子呢？”罗财财吐出一口咀嚼过的高粱秸秆沫子，转过脸来问我们。

我们都没有料到他会打问胖墩子，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最主要的是我们都很长时间没有和胖墩子在一起玩了，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弄坏了他的小火炉，想把这个还给他。”罗财财指了一下放在旁边的那个小火炉。

“这个是你做的吗？还真有点像胖墩子的小火炉。”

火炉里的木块已经烧完了，我拎起来仔细地端详着，其他小伙伴们也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这个小火炉能吹口哨吗？”

“胖墩子输了，怎么还有脸再要小火炉呢？”

“赢起输不起，不如光屁股赶猪，胖墩子这会儿估计正在他们家猪圈里赶猪呢。”

罗财财似乎并不关心大家的议论，自顾自地说道：“打赌本来就是不对的。这是我奶奶说的。”停顿了一下，罗财财用低低的声音说，“我奶奶还说，我爸爸就是因为赌博被抓进去的……”

我们都不再说什么了。田野里安静极了，只有早春的风有一阵没一阵地吹着，只有驴子打出的响鼻有一下没一下地传过来。我看到罗财财的眼睛里有晶莹的泪花在转动，他那由脸上一直延伸到脖子上的胎记，像是抹上了一层油渍，在早春的夕阳下显得特别红，特别亮。

四

等柳树枝上吐出一片一片的嫩叶子，不能再拧下树皮儿做柳笛哨子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又和胖墩子玩在一起了。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胖墩子居然和罗财财成了好哥们，真是有点不打不相识

的意思。更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罗财财居然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不再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几个人又来到了碾盘山上。

玩够了，闹够了，我们就在那个巨大的碾盘上仰躺下来，静静地看着天空中飘动的云朵和时不时从天空中飞过的鸟雀。这一刻，四周都是极为安静的，只有晚春的暖风从我们的脸庞上吹过去，又吹过来……我们的眼角竟然不知为什么悄悄地流淌下了热热的泪水。

直到一阵大一点的风刮过来，吹干了我们眼角的泪水，这一段莫名的情绪才算过去了。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玩疯跑疯跳疯吼疯叫，山村里的孩子似乎就是这样，总是能在最简单的事物中获得最大的快乐。

等我们真正玩累了，再次横七竖八地仰躺在大碾盘上的时候，胖墩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然后推一把躺在他旁边的罗财财说：“你听说过神泉水吗？”

神泉水的传说，我们都是听说过的。传说在五里台村的神龙山里流淌着一股神泉水，这股神泉水不仅甘甜可口，而且具有祛病消灾延年益寿的神效。最为神奇的是，用这股神泉水清洗伤口，不

仅能够快速愈合伤口，而且还能够消除疤痕，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

“我们到神龙山里去寻找神泉水吧，用神泉水肯定能够洗掉你脸上的胎记。”

胖墩子的这个提议，我们都异口同声地附和着，并且准备立即就出发了。罗财财却躺在碾盘上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罗财财才慢悠悠地说：“前年夏天的时候，我已经在神龙山中找过一次神泉水了，那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

我们一下子愣住了。没过一会儿，胖墩子又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要罗财财带着我们去神龙山中去玩一玩。我们都很想去神秘的神龙山中看一看，所以就极力赞成胖墩子的这个提议。

但是，罗财财却依然躺在碾盘上，没有一点想动身的意思。

“我奶奶说，胎记就是天爷爷为我做的一个标记，为的就是能够一下子在人群中认出我来。”罗财财看了看我们，继续说，“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好的。”

胖墩子看看我，我看看其他人，其他人又看看胖墩子和我，最后我们几个人一起点点头，像是认同了罗财财的说法。

“虽然我没有找到神泉水，但

是我却在神龙山上找到了一种奇特的植物……”

“是什么？”

“就是它。”

罗财财从裤兜里拿出来几个像是核桃一样的东西。

“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我奶奶用这种植物的茎叶和果实熬水洗脚洗腿，居然治好了她的老寒腿。其实，我想赢胖墩子的小火炉，就是为了给我奶奶煎药用的。”

“哦……”

除了这一声简单的应答，我们所有人都不再说什么，毕竟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嘛。

我发现罗财财脸上的胎记又变得特别红特别亮了。

我们几个人聚过来，看着罗财财手里拿着的东西。这个东西有点像核桃，浑身长满了尖刺，也很像是武侠电影中坏人惯用的一种暗器。我们眼巴巴地看着这个东西，没有人敢上去触摸它，生怕被这些尖锐的刺扎破了手指。

我们都不认识这个奇怪的东西，只有胖墩子不屑地说道：“这是狗核桃，浑身有股羊尿骚的味道。”

我们凑上去，嗅了嗅，确实有股奇怪的味道，但又不像是胖墩子说的羊尿骚的味道。

“狗核桃？这是它的名字吗？”罗财财坐直了身子，认真地问胖墩子，见胖墩子点了点头后，罗财财接着说，“我奶奶一直叫它老麻子疙瘩，这个名字虽然土气了一些，但是它的花却是特别漂亮，粉白粉白的，一个个都像是朝天吹着的小喇叭。”

“我爷爷说，这种植物浑身都是有毒的，快扔了吧。”

胖墩子张嘴就是他爷爷这么说，闭嘴又是他爷爷那么说，我们都有点烦他了，有时并不想搭理他说的话。

“我问过十里台村的老中医了，这种植物的茎、叶、花和果实虽然都有毒，但是也都可以当做药材来用。”停了一会儿，罗财财接着说，“是毒药还是良药，全在于人怎么应用了。就像一个人可以成为好人去做许多好事，也可以成为坏人去做许多坏事……”

我们都非常惊讶地瞪起了眼睛，感叹着只有罗财财才能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来。罗财财继续说：“不论我们叫它狗核桃还是老麻子疙瘩，一点都不会影响它的花儿盛开，一点都不会影响它的果实成熟，一点都不会影响它的药用价值……”

我们再次发出感叹与佩服的惊呼声。罗财财却说这些话都是十里台村的那个老中医告诉他的，他也是听得似懂

非懂的。

“哦……”

那一天，直到月亮升起来了，我们才从碾盘山上走下来。月光下，我们都默默地走着自己的路，有时也会抬头望一下月亮，仿佛那是一盏能够指引我们方向的明灯。

五

从这一学期开始，我们去碾盘山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放在读书学习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用五里台村大人们的话说：“这伙土匪像是被正规军收编了一样。”大人们不知道的是，罗财财已经成了我们这支“收编”队伍的“教导员”，每天放学后都要给我们上一堂“政治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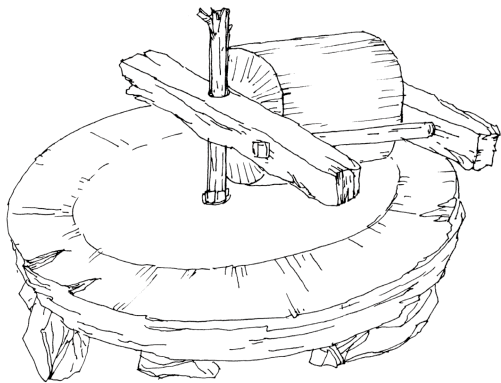
临近放暑假，原本只爱疯玩，不怎么爱看书的我，居然从学校图书馆里借

了好几本书，在一本配有彩色图片、专门介绍各种植物的书上，我发现被我们叫做狗核桃的这种植物，居然还有两个特别好听的名字：醉心花、曼陀罗。

在一幅特别大的配图下面，我还看到了这样一小段文字：曼陀罗，又名狗核桃、醉心花、洋金花，原产于印度，适应性极强，种子易发芽……具有极高的药用和观赏价值。传说为天国特有的植物，后来降落在了人间，民间传说它的花香具有一种特有的魔力，能够唤起前世的记忆。

看到这张图片和这段文字时，我不由地想起了罗财财由脸上一直延伸到脖子上的胎记，它的轮廓与形状像极了一朵颠倒了开着的醉心花，这是一朵开得正艳、独一无二的醉心花。

当然，醉心花也可以叫作洋金花，更可以叫作狗核桃花。



刘吉祥的故事

◇ 武 丽

我走出红柳村村委会议室时，大院里的红旗正在北风中高高地飘扬。

大院宽阔平坦，一层薄薄的雪平铺着。篮球架上，一只喜鹊刚落下，又飞起。我走出大院，踏上走向贫困户刘吉祥家的山路。不过，这山路不是过去那种尘土飞扬的山路，而是小石子铺就的通村公路。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十几个来回了，闭住眼睛，我也清楚在哪儿左转弯、在哪儿上一道坡、在哪儿有一条结冰的小河。

据《定边县志》记载，这条路是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走过的路。

这是我第十三次去刘吉祥家，他是我帮扶的贫困户。县上要求我们国家干部至少帮扶一户贫困户，奔小康。刘吉

祥是一位孤独的老人，生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今年七十六岁，因为失去劳动力而致贫；他的老伴三年前因病去世，有一个女儿，嫁在宁夏盐池县。

我踩着白雪，走向刘吉祥家。这次入户的主要任务，是填写《贫困户走访登记表》。今天是定边县人工增雪后的第三天。我戴上帽子、口罩和手套，手里捏着一根木棍，用以壮胆防狗。走过一个背湾后，脚下的白雪发出咯嘣咯嘣的声音，很响亮，在空旷的山间来来回回地传送，仿佛在告诉沉睡的山头：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胆子在渐渐变小，会不会有歹人从路边突然跳出来，或者有野狗从身后咬住我的腿把子。周围愈发寂静，我扭头看看四周，

希望听到一声鸟叫，最好是人的声音，说话或者咳嗽。周围什么声音也没有，我听到寒冷的空气在流动。

这条路，红柳村的第一书记肖峰陪我们走过。我们单位到红柳村报道，肖峰和其他村干部，带领我们到各自帮扶的贫困户家里了解情况。我走在肖峰身旁，他一边走，一边介绍红柳村。由于是步行，路途显得长，他讲了小青马。关于小青马，我听过有关它的故事。当年，毛主席骑着小青马，行军山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面，停蹄不前。正当大家迷惑不解时，天空传来了敌机的轰鸣声，部队急忙隐蔽。敌机无所发现，向北飞去。于是，大家感叹小青马是一匹灵马。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刘吉祥听。刘吉祥说红军是得道多助。反过来，他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九三五年，红军转战陕北延安时，路过他家所在地刘湾村。他家虽然是地主，但是心向红色，他的爷爷邀请红军到家里吃饭。那时他父亲还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抱来帮忙给红军做饭烧柴。红军没有进他家的屋子，也不用他家的锅灶，他们在院子里支起大锅。爷爷打开

粮窖，扛出几口袋黄米和小米，又从水窖里吊上来清澈的雪水。爷爷正要把米倒进水缸淘米时，一个高大而消瘦的红军说话了：不用淘米，这样太浪费水了，这里干旱，水要节约着用，给我们把水壶灌满就行了。他们接过粮食口袋，称了斤两，从军衣边扯下一条布，打下欠条，然后把米倒进锅里。米在锅里煮了一会儿，米香飘起的时候，军号吹响了。红军自动站成队伍，依次来到大锅前，有的用搪瓷缸子盛饭，有的用碗盛饭，没有碗也没有缸子的，把头上戴的帽子拿下来盛上饭，用手抓着吃。爷爷一看，让奶奶把家里的碗筷拿出来，给红军用。奶奶端着碗筷走出灶房，来到院子里。红军坚定地说，部队有纪律，我们要遵守。有的伤员像口袋一样驮在马背上，吃饭时从马背上抬下来，躺在麦柴上；有的伤员头上有伤，缠绕的白纱布渗出紫红的血；有的伤员奄奄一息，闭着眼睛，身边的红军给他喂水喂饭。一些红军的脚趾头露在鞋子外面，鞋帮与鞋底脱圈了，用草绳绑着。奶奶落了泪。爷爷说，妇道人家就知道抹眼泪，快把家里的新鞋拿出来。奶奶擦干眼泪，打开木箱子拿出所有的新鞋。红军在红袖章

上写字打了借条，交给奶奶，然后才接收了鞋。

这条红军留下的红布条，就是刘吉祥的幸运条。坐在刘吉祥家的小木凳上，我继续听他讲故事。

漆黑的夜晚，刘吉祥守在村外的地坑里，拍打着一只咯咯叫的公鸡，眼睛盯着盖在地坑上方的宽木板。木板上有专门凿开的两个洞口。狼爪子终于从洞口探进来了。他抓住狼爪子，用早就准备好的绳子捆住，然后隔着木板背着狼，大喊大叫地进村。许多村民围着刘吉祥，觉得他像个大英雄，毫发无伤地凯旋。刘吉祥终于为自己放的那群羊报了仇。

一个月前的那个早晨，他打开羊圈门后惊呆了，鲜血淋漓，死去的羊四脚朝天，肚子圆鼓鼓的，一个挨一个地躺着。他大喊几声，一些村民过来了。年纪大的人看了现场，脸色骤变，说是恶狼的行径，还说恶狼一定还会来。刘吉祥联合几个小伙子，夜夜守在村口。一连几夜过去了，恶狼没有现身。有人说也许恶狼不会来了，他们不守了。刘吉祥却一个人怀揣红布条，守在地坑里，终于生擒恶狼。村子里的人家刚吃过羊肉，又得到一份狼肉，都觉得幸福来得

太突然了。

刘吉祥说他的爱情也跟着这样的幸福来了。在公社召开的表彰会上，刘吉祥看中了女子民兵连的一个姑娘。他跟着这个姑娘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一条小河时，姑娘踌躇不前，刘吉祥不由分说，背上姑娘渡过了河。望着惊魂未定的姑娘，刘吉祥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刘吉祥说他背过恶狼，也背过姑娘，没想到的是，姑娘比恶狼厉害，他背了一下，她就黏在他背上了。我笑说，哪有这么严重！他说他用一生的时间，也没有放下她，后来她把他撂在世上，让他孤零零地想她。我说，你是心甘情愿。他说他也有不情愿的时候，一次他从地里忙完回家，揭开锅一看，只有苦菜汤，他踢了她几脚，她倒在地上，他看也没她一眼，就出门走进村主任家，混饭吃去了。晚上他回家，没有看到她，他以为她一定是生气了，回娘家了。夜里十点多，明晃晃的月亮下，她背着半口袋洋芋回来，原来她是去村集体的洋芋地里偷洋芋去了！那个困难的时期，大家都在饿肚子。他是错怪她了，他后悔啊。我说，从此你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他说要说幸福，也有不幸；要说不幸，

也有幸福。他还打过她，那是真打，因为她只给他生了一个女娃。他认为在农村，家里没个男娃，哪能有幸福。他打她是希望她离开他，他再娶婆姨，生个男娃。她的腿被他打折了，她既不哭，也不说离开他的话，她咬着牙说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唉……

我后来把刘吉祥的故事，讲给一个诗人听。诗人说，扶贫，其实就是修行。

小白狗出现在我身旁，我在村委会院子里见过它一次。

我向路边靠了靠，以便判断它是否来咬我。小白狗很是淡定，自顾在我身旁轻巧地走着。我放松了自己的神经，看着它白色的皮毛，还有它那亮晶晶的眼睛，忽然暗自庆幸。一只可爱的小狗陪我走在寂静的山路上，真的挺幸福。小白狗一会儿跑在我前面，一会儿嗅着路边的草根，落在我后面。四十分钟后，一座白瓷砖贴面的房子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刘吉祥家。房子是去年落实贫困户扶持政策时盖的，三间，有客厅、卧室和厨房。小白狗走过去，温顺地卧在门边。

哦，我这才记起了，小白狗是刘吉祥家的。

呼呼的北风摇晃着刘吉祥家的棉毯子门帘。我掀开门帘，推开门。刘吉祥在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很高。我叫了声“刘叔”，他侧头看见我，关了电视，问，今天冷，你咋来了？我掩住门，再次看到门边一溜儿盆花，五颜六色的花朵依旧鲜艳。第一次来他家时，我就看到了这几盆花，有波斯菊、虎刺梅、满天星、虞美人等。我当时看着刘吉祥粗糙的脸膛，惊讶地质疑他还会养花。他说是婆姨活着时养下的，养花是个细致活，她走了都三年了，这花是他替她养着的。听了他的回答，看着他须发皆白的样子，泪花在我眼里打转。当时，我还看见客厅正中央的墙壁上，挂着一个老妇人的照片，是黑白的。

刘吉祥指一指小凳子，我坐下，说，我来看看你，还有两张表要你签字。他从茶几下取出他的户档文件夹，递给我。我一边检查材料，一边拉话：刘叔，这几天路上有雪，滑，尽量少出门。如果出去，注意防滑。刘吉祥说，知道呢，岁数大了，骨头松了，经不住摔打了。我说，天冷了，冬天换洗的棉衣棉裤需要买一套吧？他说，够穿了，现在社会好了，吃饱穿暖了，老百姓有福享了。

炉火燃烧得正旺，发出呼呼的声音。

我揭开刘吉祥家的火炉子盖儿，往炉子里加了一块炭，腾起的火焰扑出铁炉。安睡的猫跳开了，竖着尾巴走向厨房。我说，早上吃啥饭？刘吉祥微笑着说，米饭，炒菜。我说，舍得花钱吗？刘吉祥笑了，不说话。

自从帮扶工作开始，我填写《贫困户精准帮扶纪实资料簿》等表格，以及在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过程中，知道了刘吉祥这年的收入状况。养老金、高龄补贴、新农保、低保等加起来，对照省上制定的标准，刘吉祥已经脱贫。也就是说，我的帮扶任务主要是健康扶贫，让他能够安享晚年。

我说，刘叔，你记得我的名字吗？刘吉祥准确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包括我工作的单位。刘叔，你好记性，七十多岁的人了，我给你赞一个。我赞叹，给他竖了大拇指。他说，嗯，年纪大了，就活个清汤寡水。我说，刘叔，你上次说的那个武装部长，还记得他的姓名吗？他说，记得。我说，他是我爸爸。刘吉祥愣了一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爸爸他还好吗？我说，还好。他说，那时候人穷，粮食少，因为一口吃的，

一些人变坏了。我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少多了。他点头，看着我填写表格。

刘吉祥微笑着，在表格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刘湾村是一个小村庄，位于陕甘宁交界处，一条小河将陕西与甘肃分开，两两相望。小河的北面，一座高昂的大山之隔，属于宁夏的地域。大山脚下，依着刘湾村。刘湾村宁静，鸡犬相闻，村民稀疏。村里有个张富贵，身材修长，脸庞白净，妻子年轻美貌，儿子聪明健康。张富贵生于刘湾村，长于刘湾村，祖上是刘湾村的大财主，属于刘湾村有钱有势的人物。

可是，多年之后，刘湾村的张富贵却趴在黄土地上，五体投地的样子。他低头细细地嗅着，狗一样。他没有像狗一样露出尖锐的牙齿，而是动用一只粗糙的大手，满满地抓起一把黄土。平趴的姿势变了，张富贵仰起头，立起前半身，双膝跪在土地上，自然地弯曲手臂，向上，抓满黄土的手，毫不吝啬地把一把黄土送进了自己嘴里。西北风从山顶刮下来，携带着高于山头的寒冷。黄土跟着西北风转圈，炊烟似地升起来。张富实用洁白的牙齿咀嚼着干涩的黄土。

那两排整齐的牙齿在口腔里磨合，犹如咀嚼白面蒸馍，或者是香喷喷的猪头肉，给他饥饿的胃输送着营养。

一九三五年，红军到了陕甘宁地区。在一次战役中，一梭子弹在十三岁的小红军李小唐的身边开了花，身边的两名战士中弹。李小唐看到鲜红的血液染红了黄土地，两名战士闭上了眼睛，他摇他们的胳膊，拍他们的脸，感觉到他们慢慢变冷的身体越来越僵硬。枪声消失后，李小唐拉着那两名战士的手，把他们拉进了土坑，用黄土掩埋。那一刻，一丝恹惶窜进李小唐的心里，不停地抖动。

部队继续行军，李小唐绑了绑破烂的草鞋，紧了紧又脏又硬的裹腿，跟着部队的步伐前进。部队到了刘湾村，扎营休息。李小唐单薄的衣服破了，又冷又困，他趁大家做饭休息时，偷偷钻进打谷场上的麦垛子里。当他醒来时，初升的朝阳喷薄欲燃。他想，这多么像一个滚烫的烧饼。这天是李小唐的十三岁生日。他想起母亲曾说给他的话，娃儿，过了十二岁，你就是个人了。他生气地问，我现在不是人吗？母亲说，还是泥水里的小人人，算不上是个人。他更生

气了：我怎么就不是个人？他故意拉长了大人样的声调。母亲笑了，抚摸着他的头说，再有一年，我的娃就转过十二属相整整一圈，成人了。母亲的笑容，一直在李小唐眼前浮现。后来，母亲离开了人世。红军路过四川，李小唐看到这些步伐铿锵的战士，非常敬佩，让他着迷的还有红军背上的枪，亮堂堂的。李小唐就偷偷地跟着队伍走，红军给他吃喝，一路上照顾他，让他倍感温暖。

张富贵就是在刘吉祥爷爷奶奶家遇见李小唐的，看到他身上的装束，知道是红军。当时，红军刚刚离开刘湾村，大队人马在瓷白的路上留下数不清的脚印。那时，爷爷奶奶家里在杀猪，柴火在灶膛里蹿来蹿去。初冬时节，家里养的猪被杀倒了，肥嘟嘟的猪肉切成块，煮进开水翻花的大铁锅里，热腾腾的香味从锅里升起来，飘出敞开的窗户，飘出黄土夯实的院墙，扑进李小唐的鼻腔。饥肠辘辘的他特别需要食物，一块馍馍、一碗面条或者一碗粥，都行，有香喷喷的猪肉，自然再好不过，但是太奢侈了，想都不敢想。三年前，父亲还没有离世时，他家里过年吃过一次猪肉；长征路上，一个老百姓给他碗里放过两片猪肉。

清 涧 河

想到这里，李小唐鼓起勇气，走向肉味飘香的大门。

一个红军娃出现在灶房门口，显然是饿坏了。李小唐说，我饿。奶奶立马从锅里挑出槽头肉，盛了一碗米饭，递给小红军李小唐。这时候，进来了张富贵和王大麻，他俩要带李小唐走。奶奶看他们的脸色，知道他们不善，可她一个妇道人家，能说什么呢？奶奶只是反复说，先等等，等娃吃饱了，再走不迟。

若干年后。有一天，黄风从窗外扑进窗内，阴森森的。奶奶苍白的头发立即竖起了，她用手按住竖起来的头发，手掌心感到头皮上落雪一般落着风。奶奶的孙子刘升旺病了，口吐白沫，栽倒在地，两眼不停地翻白。奶奶慌忙喊邻家帮忙叫来村里的医生。医生来了，刘升旺挥舞着手掌，不让医生靠近。奶奶又惊又怕，哭了。听到奶奶的哭声后，刘升旺说，甭哭，我是李小唐，你给我一匹马，我要回我的家乡去。接着，他眼泪两行，也哭开了：王大麻用黄鳝尾

刺进我的肋下，我疼得张嘴就喊；张富贵抓起一把黄土，塞进我嘴里。我不知道应该挖出嘴里的黄土，还是拽出肋间的刀子。我疼得全身颤抖，王大麻就把我推下了背洼山后的深窟窿里。我“死”了三天后，疼痛才从我身上散开。我想我娘，我要回家去。奶奶泪流满面：可怜的娃，你不要再纠缠刘湾村了，张富贵吃土吃死了；王大麻五谷不进，至死都吐着舌头，他们都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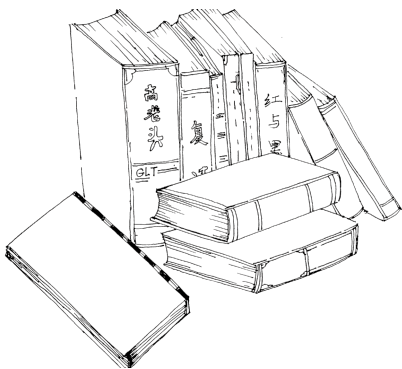
刘奶奶请了纸匠，扎了白马，烧在背洼山后的窟窿边。几天后，刘升旺又病了，说，这白马后腿折了，我回不去四川了。纸匠听了，面色大变，立即跪下：我不是故意的，那天往后山走时，不小心，纸马被树枝挂了一下……

见我不解，刘吉祥笑着说，其实，他就是这个故事里的刘升旺，后来才改名叫刘吉祥。

栏目责编 王文涛

班长路遥

◇王志强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转瞬间，我们延安中文系73级同学毕业已四十七个年头，班长路遥逝世已三十一年。11月17日是路遥的忌日，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路遥和我们全班同学共同学习生活的日日夜夜。

认真听课 勤奋读书

我班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有31名同学。我们的主要班干部是：班党支部书记张子刚、班长王

路遥、团支部书记张边林、代理班长高其国。

我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文学、现代汉语、文艺理论、外国文学、文学史、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写作等十几门课程。专业老师有高正中、赵步杰、包永新、冯力萍、宋靖宗、张荣生、刘育林、赵克仁等20多位。我们的老师备课授课精心负责，同学们听讲专心认真。老师笔写讲义，我们钢板刻印，是为教材，下发同学。专业课程学习刻苦，课外书籍阅读勤奋。

路遥的床头摆满了书籍，我经常翻阅他的“床头文学”。他读的世界名著有《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悲惨世界》《堂吉·珂德》《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哈姆雷特》《毁灭》《死魂灵》《斯巴达克斯》等等。

他痴迷于中国文学经典。“四大名著”烂熟于心。崇尚先秦诸子百家，结合《古代文学》课的学习，借助“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我们大量研读古典文学，包括“四书五经”等文学典籍。高正中、赵步杰、包永新、宋靖宗、冯力萍等老师是路遥和我们十分敬重和崇拜的老师，课后我们纷纷登门求教老师们。

我先后看到他床头上还摆放和阅读的《鲁迅全集》《家》《春》《秋》《子夜》《四世同堂》《茶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保卫延安》等现当代文学名著。他研究毛主席诗词，阅读徐志摩、艾青、李季、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和沈从文、冰心等作家的散文。

1975年春，在他的带动下，我班又掀起了一股新的读书热，全班同学都在

读柳青的《创业史》《铜墙铁壁》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他策划要带领全班同学去长安，邀请柳青讲学，去北京大兴县跟随作家浩然体验生活，并亲笔上书请求校党委“开门办学”，其中“不让我们出去经风雨见世面，难道把我们禁锢在校园里原地踏步走？”这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

班务活动 精心组织

路遥做班务工作认真细致、井井有条。那时政治思想第一，他用时兴的“谈心”方式做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找我谈心，鼓励我积极进步、刻苦学习、奉献祖国，但更多的是谈文学。他推荐我进校乐队，吹笛子兼拉小提琴，同时跟我学习吹笛子。

1973年末，学校搞元旦晚会，他组织了班上四位同学创作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他请延安作曲家丁永光谱了曲，亲自去姚店钢厂并派董培华同学到驻延部队借来服装，自己穿工人服。他亲自策划导演，参加全校的文艺演出。成功的大合唱，唱出了工农兵大学生的

心声，震动了具有光荣传统的延安大学。

1974年春，路遥等班干部与系领导申沛昌老师和任课老师带领我们班分赴延川、延长两县宣讲中央文件。同年夏，组织同学到甘泉校办农场，开辟道路，垦荒种田。冬季再赴铜川三里洞煤矿写作实习，聆听冯玉萍作事迹报告，下井体验生活。

1975年初夏，我班教学实习，任课老师带领多数同学南下宝鸡秦川机床厂，路遥率领张子刚、高其国等七人小组北上榆林报社写作实习。他们一边采编写稿，一边参加社会活动，组织7人小合唱，演唱《游击队之歌》《毕业歌》《大刀歌》《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等革命历史歌曲，参加榆林的演出，回校后在系上汇报演出。突出的表现、成功的实习，得到榆林报社的高度赞扬。

1976年元旦前夕，学校筹备文艺晚会，系上责成我们班代表中文系演出。路遥大胆设想，想让全系师生共同演唱《黄河大合唱》，曲谱刻印出来后，大家认为作品难度大，演出效果难以保证，我也发表意见：“《黄河大合唱》的伴奏，可能校乐队也难以承担。”他又决

定演出难度较小的《长征组歌》，他精心组织策划了由中文系三个年级的师生共同参与的一百二十人的合唱团在学校演出。刘育林老师担纲指挥，一位女老师和男生张子刚领唱，许卫卫和陈泽顺同学朗诵，校乐队伴奏。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再次轰动了延安大学，同时，路遥的领导和组织才能也在一场演出活动中被大家知晓。

课堂听讲 课余创作

课堂上，大家认认真真地听老师讲课，按时完成布置的作业。有时按学习小组组织同学们学习讨论。全班共分为三个学习小组，我和路遥同在第二小组，组长许卫卫认真主持，组员路遥带头发言，同学们启发很大，效果极佳。路遥课堂听课聚精会神，课余创作成果丰硕。那时的他诗歌创作进入后期。1973年冬，以他为主集体创作了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1974年2月，署名路遥、张子刚、许卫卫、白正明四人创作了长达两百三十行的诗歌《烈火熊熊》，又收集了全班同学的四十三首诗歌，还有路

遥的另一首《爆破手》，编辑成诗选《烈火熊熊》的油印小册子，全班同学人手一册。

1975年，路遥进入了散文的主创阶段，他创作了大量散文作品，稿件纷纷投向全国各地的文艺杂志，但公开发表的不太多。我在班上主动负责收发室领取信件和报刊，路遥的信件杂志最多，基本上是各地报刊社寄来的。我送他时，他打开杂志先看目录，有的杂志他粗翻一遍就送我了。后来他对我说：“以后杂志你先看有没有我的文章，有就送我，没就送你，我看不过来。”记得发表在《陕西文艺》（今《延河》）的两篇散文《银花灿灿》《灯火闪闪》，被全班同学争相传阅。

1975年中期，路遥临时借调于《陕西文艺》杂志社做编辑工作，编辑之余，他与金谷合作创作了《红卫兵之歌》。回校后和我谈话间他说：“我做了半年编辑工作，比我在校三年也学得多。”是年秋，我班和74级同学一同赴吴堡实习采风，他和张子刚巡回到各公社点上检查、采风，他写了许多民歌，同时创作了散文《黄河老水手》《不冻结的

土地》等。他和李知、董墨合作，写成长篇散文《吴堡行》，发表于《陕西文艺》杂志。

这时的路遥同时创作短篇小说。一天，我在他的床头翻书，他忽然递给我小说《父子俩》的初稿，并说：“请你拿去看看，这是我的初稿。”记得文章不太长，就五六页，用圆珠笔写成。几天后，我拿去送他，并与他交谈，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是送你的！”我高兴地收起了文稿。遗憾的是文稿至今没有找到，他还送我另一篇小说原稿，标题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邀请名家 亲自讲座

1974年，班长路遥做出计划：邀请陕西部分名师陆续给班上作讲座，他策划着邀请他所熟悉的省内几位文学名家，第一位便是延安的曹谷溪老师。曹老师声情并茂的诗歌创作讲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他在延安就近请来白龙、梅绍静老师讲授诗歌创作；邀请晓雷、李天芳老师讲授诗歌、散文创作，韩起祥老师讲授曲艺创作。他又

从西安请来了董墨、李知和陈忠实老师，分别讲授散文和小说创作。

讲课前，路遥对每位老师都作简要介绍，特别介绍了陈忠实和梅绍静两位老师。陈老师的短篇小说《高家兄弟》和梅老师的长诗《兰珍子》刚发表不久，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让我们耳目一新，羡慕不已。讲座是在两年内分期进行的。令我们感动的是，老师们没挣我们的一分钱，没吃我们的一顿饭！这些老师同时也被聘为我们的兼职教师。

在我们毕业前夕的1976年初夏，路遥在百忙中做了充分准备，由他亲自给我们班作讲座，以此圆满结束讲座计划。他讲座的题目是《浅谈散文创作》，他用了四节课的时间，既是对前几位老师讲座的总结，又是他近年来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讲到自己的创作时他说：“要想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就必须按文学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不断提高。我以为，搞创作首先应该写诗，写诗可以激发想象力，锻炼思维能力，开阔认知视野；其次是写散文，写散文能打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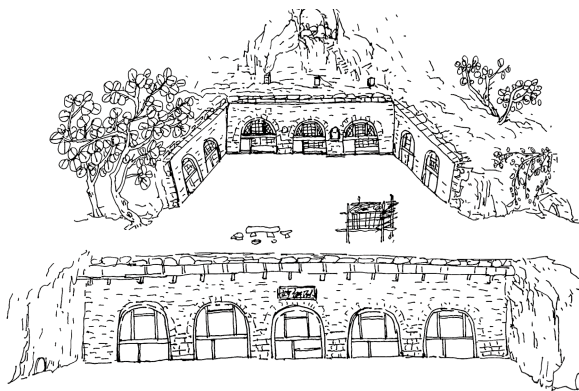
文字功，为小说创作铺平道路；最后写小说，先从短篇写起，再写中篇，待中篇成熟了才能创作长篇。”讲到材料积累时他风趣地说：“写作材料的积累就像做豆腐一样，富人家里的豆子一瓮一瓮，满满当当，豆腐做出一锅又一锅；穷人家的黑豆一升一升地量，空空荡荡，豆腐只做出一锅豆子倒没了，就又要出去找……”路遥讲得头头是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讲到主题和材料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架飞机和几门大炮，用几门大炮从不同角度同时射向一架飞机的形象比喻，阐述“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创作特点。最后，他再次强调：“一个人一生中要做成一件大事，必须在四十岁之前。”

路遥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和贴近生活实际的创作讲座，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使我们颇受启发，获益匪浅，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此后，他还受邀为低我们一级的中文系74级同学作了讲座。

我的老家——草窑畔

◇雷鸿儒



家风、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良好的家风、家教之光会照亮后辈的人生之路！

——题记

我的天赐福地和童年乐园

我的老家——清涧县郝家塬乡高里寺村的草窑畔，即我的外婆家，良好的家风、家教伴我长大，让我领略了别样的亲情与温暖，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天赐福地和童年乐园。

朦胧记忆里，我的童年岁月是从外婆家开始的。1942年农历十月十一，我

出生在榆林镇川堡，后来回到老家绥德雷家砭。老家经济情况十分不好，因此，从小母亲就引着我几乎常年住在高里寺村的外婆家，在亲人们的帮助下过光景。在高里寺村的日子，改变了我娘俩本来艰难困苦、不堪设想的命运，于是，让我度过了既不谙世事、调皮贪玩，又无知天真、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

艰苦创业是人生的立身之本

外婆家是一户勤劳厚道、生活殷实的庄户人家。旧社会，庄户人家的好光景都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艰苦创业、流

血流汗、日积月累、省吃俭用才换来的。据说，我老外爷曹增福当家时，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只好离开高里寺到康小慕家沟村妻家门上揽工受苦，攒钱买地，生下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即我的三个外爷——大外爷曹铭璞、二外爷曹铭鋹、外爷曹铭德和三个老姑（大老姑嫁到铁茄坪崔家，二老姑、三老姑都嫁到杨小慕家沟杨家），在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9年），老外爷就带着全家人回到高里寺，从清末民初十多年里，在村西过道沟向阳的半山坡阳湾里山水圪渠上，全家动手，披星戴月，劈山垫渠、夯土砌窑，历尽艰难，建起了“草窑畔”这个新的家园。

“草窑畔”名称虽俗，院落设置却一点儿也不俗，看结构可能是分两期施工所建：第一期建起上院，坚实古朴，庄重大方。五孔接口土窑，右为高窑，左为徐窑，两旁这两孔算是厢窑；正窑三孔，都是十米多深的大窑。五孔窑洞左右两处的厢窑各向前突出三米，形成一个典型的倒“凹”字形院落。中窑右侧窑壁上离地面约一米多高，宽宽的窑腿上，建有一个大大的神龛，神龛掌里，外爷供奉着许多大小不一、各种形态的铜佛像。外爷笃信佛教，这儿是外爷到

里边早晚礼佛念经、朔望祈祷平安的地方。上院的埝畔上正中间，藏有一孔古老的敞口大草窑，侧旁土崖上隐隐约有土圪磴可供人攀登，或许它就是草窑畔名称当初命名的实物佐证，干燥通风又隐蔽，实在是个储粮藏物的好地方！

第二期建起下院，新颖时尚，工艺精湛。正面五孔硬砌石窑，过顶三尺后，再选用约两米五以上的长挑石，均匀间隔三米左右逐条压实，从窑面伸出约一米，凿出凹槽并排横架木梁，榫头卯眼从左到右一线链接，然后用清一色的双排大石板压上窑檐，再砌山墙，山墙上面用小石板护顶。下院左侧与五孔正窑呈直角方向，还建有大青石接口厢窑两孔，一孔可储藏粮物，另一孔可饲养牲口。下院的埝畔比上院的院面高出约一米，因此，院落左侧建有约五尺宽的过洞联通上下两院，既能走人，通体石槽又能排除上院雨水。上下两院十二孔窑洞，外爷辈三家搭配每家四孔平分居住。外爷外婆住在上院中窑，礼佛念经方便，二外爷住在下院中窑，行医治病方便，大舅家住在下院右边两孔窑内，舅舅姪子住在下院左边两孔窑内。窑壁整洁，院落干净，新门亮窗，蓬荜生辉，建成了一处黄土高坡上罕见的陕北农家挑石

院，堪称农家宅院的“一颗明珠”。

整个宅院面向西南，风水学上呈“艮山坤”座字。院墙横砌，圪针砬墙。墙外亦有宽展的硷畔，左侧有棵合抱粗等山高的大榆树，大榆树下隐蔽处，院墙内有女厕所，院墙外有男厕所。墙内院中还有一棵树影能遮住半个院子的大槐树。清涧石板，遐迩闻名！大槐树下安着一块约三米见方、色泽淡蓝、楞面平整又光滑的大石床，供一大家人纳凉、休息或缝衣、聚餐用。院左安着石碾，院右安着石磨，即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大门居中，面向西南，门额上刻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彰显传统，亦示家风，向阳背风，更觉祥和。窑院左右、背靠兼是随山势约有两三丈高的笔立土崖，形成一个巨大的马蹄形半圆，崖畔边长着密密麻麻一人高、镢把粗的圪针，春夏如一道绿色屏障，秋冬则挂满了红玛瑙般的酸枣，豺狼不得进，盗贼不敢来，简直像一座精心设置的“天然城堡”。

院落左向一道石坡可通到前沟，右向一道土坡可通到后沟，前后沟都有水井可随时担水食用。窑院左边外侧有蜿蜒土路向上、向东可通前山，不足百米处就是通风宽敞的打谷场，土路也可向上、向北直通后山，打场、种地、行路

都很方便。块石垒砌的高硷畔上，前后上下长着四五棵铁杆遒劲、开满了粉红色碎花的沙柳，远远望去，蓝天白云下，黄土高坡上，整个宅院云蒸霞蔚，俨然一幅美丽的粉花绿叶辉映的水彩画，真是一处美丽、宜居、舒适、宁静、安全的风水宝地。

外婆家的家风家教让我明白，艰苦创业是立身之本，只有勤劳，才能致富！

外爷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并非一句耳熟能详、普通平常的话，对于外爷辈老弟兄三家来说，不仅要流血流汗，往往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大外爷曹铭璞务农，大外婆是盆则沟村郝氏，为建立这个家业，都积劳成疾，在我出生前就已因病去世。老两口没有女儿，是家庭的缺憾。只有一子，还是“墓生”——遗腹子，即我的大舅曹清发，当时正值壮年，却妻命坎坷。他终生务农，曾先后娶过刘氏、马氏、王氏三房大舅母，都在我到之前也早已因病去世了。大舅最后只得一女一男。女儿额莲，大我六岁。男孩赖娃（曹树隆）大我三岁，当时都年幼体弱生活不

能自理。为维持家庭生计，抚育孩子，后来大舅又续弦娶了雷家硷村雷天元的烈属遗孀王氏为第四房妻，虽然继母对两个孩子尚能照护，亦表关爱，但亲情的怜爱在孩子的心里是无法弥补的。两个孩子自幼失去了母爱，总是遗憾。大外爷家中去世人多，人丁单薄，生活并不富裕。

二外爷曹铭鋹行医，当时是乡里有名的医生，医德医术都深受乡亲们称赞。二外爷个儿高、身体瘦，光下巴，老婆嘴，腰背微驼，满口牙都跌落完了，头顶上竟然留着一根又长又细的辫子，平时盘在头顶，偶尔耷拉腰际，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留着长辫子的老头。他的舌头非同一般，伸出来就能舔到自己的鼻尖，还有一个更令人惊异的功能就是“舌舔火刀”试热度为患者治病。他住在下院中窑，求医患者仰面躺在炕上，用生白布裹住腰部，帮忙的人将一面烧得通红的、约二尺长、三寸宽、方头厚背钝刃的火刀递给他，他竟然一次又一次用舌头舔那火刀侧面，发出“嘶啦”“嘶啦”的声音，我趴在炕楞边看，看得惊呆了！他嘴里还念念有词，热度适中后，右手握着刀把，左手在刀头背上衬着垫布，即刻便在患者肚子上切起来，即所谓治

胃病“切食块”，据说很有疗效。中医有针灸、艾灸、拔罐、草药等许多治疗方法，这可能是对症治疗的又一种方法：即“刀灸”。传说乡民马士德的老人病危，没有了呼吸，已经抬到谷草上，准备送终，被二外爷救活了。类似的情况还有多家。因此，由马士德代笔书写，乡亲们赠予他一块“妙术活人”的大石匾，至今还镶嵌在下院窑壁上。他给人治病，救活不少人，有口皆碑。二外爷生活比较宽裕，只有一女，但无子嗣，这是他的最大缺憾。

外爷排行老三，叫曹铭德，一生务农，人缘甚好，乡亲们都叫他曹三老汉。外婆也是郝家寨村郝氏，二老都身强力壮健康在世。家中人丁兴旺，生活也较宽裕。育有一男四女：舅舅、大姨、二姨、三姨和我母亲。外爷身高体壮，乐观豁达，勤劳朴实，乐善好施，尚武崇文，耕读传家。据说在清朝光绪年间，参加武秀才乡试，武功尚好，武艺出众，但因识字不多，拿刀的姿势未符合规定，终出差错，武秀才功名失之交臂。从此他下定决心识字学文，研习周易，皈依佛教，忌口荤腥，再也不吃葱韭薤蒜，并教他自己的儿子（舅舅曹清高）在清涧县华岩寺小学念书上学，后考上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即绥德师范），

毕业后学识渊博，能写会画，成为乡里最有学问的人，先从政，后教学，我和挨阳二哥跟着舅舅到周围几个村办小学念书，学习陕甘宁边区一册语文课本的“羊，大羊，小羊……”，识了很多字，还一知半解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中的片言只语。因此外婆家便有了“尚武崇文”的口碑和院门上“耕读传家”的门额。

外爷、外婆宽宏大量，因大外爷无女儿，就将自己的二女即我二姨过继给大外爷；又因二外爷无子嗣，就决定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即我舅舅“一子顶两门”。舅舅妗子育有两男三女（阳锁、挨阳，梅儿、莲儿、花儿）五个孩子，生了阳锁、挨阳两个儿子后，外爷和舅舅便将小儿子挨阳过继给二外爷为孙。这是三家老人都还在世、晚辈尚小时就已决定了的人生大事，了却了大外爷和二外爷两家缺女少男的家庭遗憾，既彰显了我外爷外婆的宽容大度，更增进了三家老人的骨肉亲情。一大家人，心理平衡，子嗣传承，生生不息，皆大欢喜。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民间风俗传统变化中，真是值得庆幸的喜事！天大的好事！

外婆家的家风家教让我明白，宽以

待人是家和之本，家和万事兴，黄土变成金！

勤劳致富不忘为民谋利

两位老人，一个行医，一个种地，勤俭持家，勤劳致富，有点积蓄以后，就为村民们做好事、做善事，善待家人，也善待世人，修桥补路，造福乡梓。

民国初年，从清涧向西五里地的郭家嘴村到驼儿巷村，两村之间有一道沟渠隔开，道路不通，冬季结冰，夏逢洪水，通行很不方便，两位老人便出资雇工盖起了一座桥。走绥德向北八里路的赵家湾村到李家梁村，山高崖陡，山路崎岖，蜿蜒曲折，行人要走许多冤枉路，两位老人又出资雇工截弯取直，在塬口高处降低路面，大大缩短了行程。特别是向东不到五里地的杨大沟村，有一道“窄砭”，陡峭难行，其实根本没有路，就是一道临河石崖陡坡，空手行人尚能对付走过，驮马、驮驴等牲畜根本无法通行，两位老人竟然慷慨出资 100 块大洋雇工凿通了这条自古以来两村间的断头路，并刻匾纪念，镶嵌在石壁上面，受到乡民交口称赞。两位老人百年前的所作所为，即使在今天，也是可圈可点

的义行善举！

外爷居住的上院中窑脚的墙壁上书写着“一善”两个斗大的字，外爷的善举无微不至，真是感人肺腑！他一生忌口，不吃葱韭薤蒜，从不杀生害命，即使对一只虫虫牛牛，他也总是说，那也是一条命呀！外爷除了早晚在神龛前礼佛诵经外，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功课，就是除了阴雨天外，不论山上劳作，还是家中忙活，到时候总是虔诚地跪向天边，念念有词，迎太阳、送太阳，迎月亮、送月亮。冬天下了大雪，他便提上半口袋黍豆杂粮，到东山打谷场将积雪扫干净，再将黍豆杂粮撒到场院里，为大雪封山无处觅食的野雀、喜鹊、山鸡、木鸽们送上了宝贵的救命粮！

外爷笃信佛教，颇通易经。我记得，1950年夏天特别炎热，外爷忽然患病了，莫名其妙多次念叨一个日子和时分，即二十六日申时，谁也没有在意。二外爷在前已经去世，外爷执意不再求医问药，坚持了十多天，病重后两三天又猛然不会说话了，但头脑依然清醒。他躺在上院中窑炕上，指画着叫晚辈们在门口搭起一个凉棚，这样老人可能会觉得凉快些。恰巧，到老人曾念叨的那个日子和时分，即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午后，外

爷与世长辞了，享年73岁！晚辈们这才明白，外爷这次患病后自己便早有预感，时间一点儿也不差。更加令人惊异奇怪的是，当时天空万里无云，却响过一阵长长的轰隆隆的沉底雷，无人判定那是什么声音。知情后，乡亲们却宁可相信：那是老人一辈子无微不至的义举善行感动了天地神灵，辞世时天鼓响了，迎接老人上天了！……葬礼上，乡亲们请来李家梁金佛寺庙宇的住持、和尚，举办了隆重的道场，超度老人英灵升天，一路走好！

这就是外婆家的家风、家教！

外婆家的家风家教让我明白，诚实守信是创业之本，天地良心，必有回报！

1949年，我七岁，母亲带我回老家。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得老远老远了，走到高里寺村的前坪上再回头望，明媚的阳光下，依然照见外婆和妗子两位老人，她们还站在草窑畔硷畔上眺望着我娘俩，深情地照着我的回家路，我的人生路……至今回想起来，两位老人的形象依然历历在目，让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外婆家的家风、家教伴我终生，也始终让我坚信：人生路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母亲的糖罐

◇惠金义



孙女常拿着各种彩色纸包着的水果糖，向我夸耀，问我小时候吃过水果糖吗？我说，我长到十岁，不但没吃过水果糖，连见都没见过，可并不等于我没吃过糖，我吃的是母亲自制的糖套黍糖。

岁月悠悠，转眼六十年过去了，我已两鬓染霜，许多记忆都模糊了，而母亲盛糖套黍糖的那个糖罐在脑海里仍然鲜亮，鲜亮。

母亲把糖罐放在窑掌货架的最高处，生怕我们小孩够着。罐为柳林瓷，表色黑亮，圆肚、凹脖、敞口、圆盖。里边放的不是白砂糖，更不是红砂糖，

而是她用糖套黍熬制的糖。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地处偏僻的陕北农村，一般农民生活贫困，买不起红白砂糖，就自己制作，原料为糖套黍。糖套黍，是一种红高粱，因秆甜，当地人称糖套黍，每年春天播种时节，母亲叮咛父亲种一片糖套黍。到了秋天，不等糖套黍穗红了，父亲就把它砍倒，背回来，用铡草刀铡成一寸长的短截。母亲剥去皮，倒在大铁锅里熬。

小时候嘴馋，等不到母亲熬糖，便偷偷地跑到地里折一株，剥了皮，像现在小孩吃甘蔗一样，嚼秆中的甜汁，但

被父母发现了，总要被训斥一顿。我一见大人张罗熬糖，就高兴地蹦蹦跳跳，不远走了，在院子里玩，听候母亲使唤，寻长递短，小腿跑得勤快，讨母亲欢心，等着尝鲜。

熬糖看起来办法土，可却是细致活，全凭经验。火候掌握不好，不是焦了，就是稀了。母亲拉着风箱，旺火烧开，停下，冷却后再烧开，三滚过后，捞出渣，慢火继续熬。在这节骨眼上，母亲非常精心，揭开锅盖，用铜勺舀起半勺液汁，把勺举得高高的，像线条一样倒下，观其色泽，察其黏度。这样反复几次，成蜂蜜状，就算制作完成。舀出半小碗，喊一声孩子们，我们像兔子一样奔回家，眼巴巴地望着母亲分配。母亲用小勺舀起一勺，倒进我张开的嘴巴，刚出锅的糖汁，是那样的鲜，那样的甜，咽到肚里美滋滋的，浑身清爽。我们兄妹每人只能尝一到两勺，再要赖着不走，母亲就用小勺在糖碗里蘸一下，让我们舔一下勺边，也觉得香味无穷，心满意足了。剩下的，母亲舀到那个黑罐里，放在货架的最高层，我们可望而不可即。

到了春节，正月初二三，吃糖蘸

油糕，那是一顿美餐。母亲把热好的油糕与糖放在盘子里，端到炕上，每人碗里放上一片油糕，舀一小勺糖抹在油糕上，那糖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又砂又甜，与软软的油糕一起吃，油糖互渗，香味厚重，咬一口，回味无穷。因是过年期间，那顿饭不限制，吃了一片又一片，总要吃个肚儿圆。以后，只有遇到三种情况我才能吃到糖：一是头痛脑热病了，不想吃饭，母亲着急，泼一碗糖水予以关照；二是在外边受了气，噘着嘴跑回家，母亲怎么哄也不开心。这时候母亲把糖罐端来，用筷子蘸一下，往我嘴唇上一抹，我伸出舌头舔几下，就破涕为笑了；三是在外边干了一件让她非常满意的事，使她脸上有光，她很高兴，又端来糖罐，用筷子蘸糖，让我舔一下，作为奖赏。

以后生活渐渐好起来，家里能买得起红白砂糖，母亲就不再熬糖套黍糖了。据说现在糖套黍也绝迹了。不过我吃白糖，总觉得没有母亲熬制的糖套黍糖风味醇厚，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着糖套黍糖。

住在记忆里的故乡

◇焦自强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天还没有完全亮，打开窗，目睹一群骑着摩托车的人如刚出了闸门的鱼儿，一股脑儿全都冲到了公路上。包裹严实的摩托车主，后面载着妇人，载着大包小包，你来我往。我想，他们一定是去往归乡的路。

记忆里的家乡，面积没有变，只是随着土地改革、危房改造、道路维修等现代化的规划，样貌大变。每到夜深人静、亲朋聚会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不少故乡里的趣事，欲罢不能！

小时候，父母到地里干农活，我就和小伙伴们在屋子里、院子里、村子里跑着玩。从自家屋子玩到邻家院子，再从邻家院子玩到村部院子，再从本村玩到邻村。除了在学校，放学回家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各种各样地玩，最有趣的就是捉迷藏，农闲时节的捉迷藏尤其迷人。

秋天，家家户户都要把玉米秆砍倒拉回家烧炕，这时候家家户户的墙根后面都摆满了一捆捆还没有晾干的玉米秆。深秋季节，呼呼的北风冷飕飕地吹着，吹得玉米秆上的叶儿飒飒作响，也吹得小孩子们的心里乱痒痒。

起先，我把小伙伴们召集在院子里玩，供我们躲藏的地方不外乎屋子里、院子临时搭起盛放农具、物件之类的棚子里。偶尔我们也会跑出大门外，藏到斜立着的玉米秆后面，找也找不出来。几次三番后，小伙伴们嫌弃院落中藏猫猫拉不开手脚，地方就那么大，显得憋闷，就提议去墙根后面捉迷藏，考虑到爷爷奶奶不停唠叨，也为了使我们更能施展藏的本领，我欣然同意了。墙根后面捉迷藏，视野开阔，可躲藏的地方甚多，土堆后、大树后、柴垛后，羊圈里、

牛棚里，等等。有几次，我发现斜靠在墙上的玉米秆明显在晃动，我深信奶奶说的“大白天没有鬼神出没”，于是就怀疑是老鼠作祟。没有风，没有猫，没有狗，玉米秆怎么会动呢？我随手捡起一根干了的柳树棒子，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朝着正在晃动的玉米秆“啵啵啵”就是几棒子，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打死你个死老鼠，看你往哪里跑！”结果，藏在玉米秆里面的小伙伴们受不了了，个个像一只只小老鼠似的从玉米秆底部的空隙里钻出来，被我当场抓获。那叫一个惊险！

当然，有时候他们控制得也很好，根本看不出来玉米秆在动，我又不知道他们都藏在哪，我就虚张声势地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东东的脚了，你赶紧出来！”定力好的东东就坚持着直到我一捆一捆拉开玉米秆，直到我一把抓住他。刚藏下就让我给找见，东东有些生气，就气呼呼地对我说：“我还没有藏好就让你找见了，没意思，不玩了！”说着头向前一伸，微微弓着背，撅着屁股就走了。定力不好的斌斌每次听到我喊看见他的脚了，竟然主动就从某个大的玉米秆空隙里钻了出来，然后哈哈大笑跑过来一把抱住我大声地说着：“哎呀，我专门找了个好窝窝藏着，

咋就让你发现了嘛！”其实我压根就没有发现，只不过是声东击西地乱喊。

因为玩得太投入，有时我们会把一捆玉米秆给推倒。玉米秆是一捆压着一捆斜立着摆放，只要一捆朝左或者朝右倒了就会砸到旁边的另一捆上，另一捆受到外力也就斜着倒下，紧接着那一排的玉米秆也就都会次第倒下。每当这时，惊惶失措的我们都会手忙脚乱地去扶，这捆没有扶起来，那捆又倒在了上面。有时候甚至直接倒在了我们身上，把小小的我们埋了进去，弄得每个人头上身上到处是叶子或者是玉米胡须。因为害怕被父母发现后，断了我们玩耍的好去处，于是，我们又一捆一捆地把玉米秆给扶起来，一个一个再抓去彼此身上、头上的草草叶叶，胡乱地拍拍灰尘继续再玩。直到太阳落山，父母喊着“东东回家吃饭了”“阳阳回家吃饭了”，我们才各回各家。

第二次玩耍，看着整整齐齐停靠在后墙的玉米秆，我们坚定地以为大人没有发现端倪，后来从爷爷口中得知，父母早已经发现玉米秆被我们这些捣蛋鬼动过了。几天后，这些玉米秆就变成了院子里高高的垛。

自此，我们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玩耍场地了。

唯有孤独

◇武 菊

喜欢这样的夜，下着雨的夜，安然、闲适、孤独、宁静。猫在沙发里，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找个舒服的姿势躺好，享受难得的与自己相处的时间，像一艘从来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港湾；像长途跋涉的鸟儿停下细长的足；像鼓满风的帆终于收了线；但更像我自己，沉默、冷清、淡漠。

夜幕广阔、无垠，遮盖了白天和光亮，人群散了，吵嚷，喧嚣亦平复，世界终于有了片刻安歇，万籁俱静，一切都是我喜欢的样子。

无思，无寐，无所事事，无所适从，想到楼下散散步，奈何雨急风骤，又不可弃家而去，翻开电话本，通讯录里面长长的一串名字，从第一位翻到最后一

位，想说话的人不方便打扰，说不上话的人不必打给他，可打可不打的人，找不到理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踌躇许久，不知打给谁。发条说说吧，担心某些人听不懂，害怕被某些人误解，又恐被某些人看穿，罢了，罢了。一时烦闷不已，无可遣怀。

房间里好沉闷哪，连空气都似乎不流动了，郁郁如蒸，感觉就要窒息了。起身，开了窗，风一下闯进来了，扑我一脸清凉，纱帘扬起来了，漫漫地，飘飘然，如水，如丝，缠绕颈间、胸前。索性趴窗户边看夜。风好像一把扇子掀翻花草，雨仿佛珠帘直挂天阶，鸡鸣山高俊伟岸的身躯在水雾里迷蒙温和起来，树木婆婆迷离，檐下燕子相对而眠，

不知道做了什么梦，呢呢喃喃。多美好！刹那错以为是早春时节，杏花疏影，桃之夭夭，一人，一笛，一壶酒，闲敲棋子，一直坐到天明。

开朗了许多，虽然没有一丝睡意，幸好还可以读书。抽出一本书，是《杂录》，有一句话“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思虑良久，不得其义，放弃，不再求索。来时糊涂，去时迷惘，醒着不知方向，梦中一片馄饨，非大彻大悟，大悲大喜之人不能领悟，我本庸人，何苦放这闲话在心上，不如不来亦不去，也无欢喜也无悲。

换一本《佛经》继续翻看。“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花何以如此伤悲！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生于弱水彼岸，长在忘川河边，花开无叶，叶生无花，相念相惜却永不得相见，生生世世两相错过。想至此处心中大恸，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宋词》，珍藏很多年了，是我最喜爱也经常阅读的。东坡左牵黄，右擎

苍，锦衣宝驹，聊发少年狂；欧阳修鬓华虽改心无收，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梦里声；柳永醉卧花巷，忍把浮名，换了低吟浅唱。如此绝伦美句读起来心旷神怡，又恰似清风拂面，玉壶盛冰心。词里有烟柳画廊，风帘翠幕的江南，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边疆；有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钱塘，有神仙幽处，高塘奇观的蜀川三峡；有江枫渐老，汀惠半凋的衰败，也有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的明媚。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凭栏轻叹，道不尽世事沧桑，是真名士自风流，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历经千年，穿越千年，被神往，被理解，被缅怀，被追随，被捧在手掌心上。

不知何时，雨住，风收，云敛，夜褪去黑的色素，天空显露光明，一天又开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何以相伴，诗书、辞赋、琴棋、知己、友人，等等。若问何以三省吾身，审视自我？孤独，且唯有孤独。

唯有孤独，恒常如新。

草原情愫

◇俞雪峰

每当深觉孤寂难挨之日，我都会精心做好出行准备，泡一壶八宝茶，买些水果肉食，备好应急物品，愉悦地开着车，不紧不慢地，向草原深处进发。

路上，骆驼草在半戈壁半沙漠半草原的地带顽强地生长着，一簇拥着一簇，连成一片，好似绿色的海洋。路过骆驼草，它好似正向旅人骄傲地展示着它的生命力，再大的风也吹不倒它，再厚的沙也压不弯它。骆驼草，它顽强坚毅的品质似大西北人的精神和气质；骆驼草，它是骆驼生命的源泉，又是这片草原的生命主体和不可或缺的生命元素；骆驼草，它和骆驼连同草原的其他植物，是灌注我眼帘的最美风景！一年四季，风

沙移走，骆驼前进，骆驼草依然淡然，底色不变，本色不改。我爱这骆驼草的坚毅和韧劲，这，也许就是我喜欢草原的主要原因吧。

我把音乐声调到最大，玻璃窗敞开，让来自草原的风灌进车里，闻着草原的味道，一路前行。当我融入了草原以后，羊群似的云朵挂在蓝天，飞快行驶的汽车匍于大地，一切都是那么自在，一切都是那么潇洒。天地之间，物象对影，人可以自然而然地把真实情绪挥洒。大地有大爱，大天有大德。有了这样的顿悟之后，我没有理由不喜欢随身携带的一切物品，对它们的多情，仅次于草原。

车里的音乐，是我最喜欢的草原歌

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不止一次，情不自禁地应着此曲深情歌唱，也曾为了这首歌，我像个虔诚的信徒，从西北辗转到遥远的东北，去了锡林郭勒大草原，只因为那里有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旅途的疲惫，被草原劲风驱赶，就像草原的奶酪和酥油茶能够暖心一样。

一望无际的草原，把我包裹得似一盏奶油灯，我经不起辽阔草原的风吹，经不起辽阔草原的绿漾。我原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来到草原，我顿觉自己渺小如草原上的一棵小草，如母亲河里的一尾小鱼。草原征服了我的情怀，我被草原洗礼着，我与草原欲说还休。我对草原的深情，来自草原对我的厚爱。蒙古人的热情好客和诚挚胸怀，是其他民族望其项背的。品尝着奶酪，喝着蒙古酒，吃着烤全羊，感受着蒙古歌，享受着纯洁的哈达。在草原，要是喝醉了，那该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醉了才知道草原的情深，醉了才会胡乱跳一曲舞，醉了也许会跑到草原上打几个滚儿，才会切身感受到草原的况味。躺一会儿，醒来接着喝酒。毡包就像家一样温暖，马

奶酒就像情人一样多情，烤全羊就像我的烟火人生一样缭绕着我的生命……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让我感受到生命的超脱。

不论哪里的草原，情怀一样炽热，不论谁走到草原，胸怀自然辽阔。草原的风，草原的歌，草原的牛马骆驼羊，还有草原的天地仁和，这些永远都承载着热烈的情怀，善待着每一位来客。草原的深情厚谊，能够把热爱草原的人像马奶酒一样融化，化成不朽的味道。草原是积淀风情民俗最好的圣地。

回到眼前，窗外是绿色草原，这些绿色将我的生命激情点燃，谁也无法阻止我前行的脚步。草原的绿，草原的阔，草原的风，都是我回归自然最质朴的生命元素。

在城里待久了，固有世俗的聪明和中庸会让我的心情低落，个性无法张扬，豪情无法挥洒。来到草原，准备抛弃的东西，会让草原风吹走，准备陶冶的性灵，会被草原的绿色粘连，展开的眼界，自然会伸向天际。

草原也有让我的眼睛看够的时候，就像美丽的女人和美丽的花儿，欣赏够

了，不能接着欣赏，否则会让美丽的女人走神，让美丽的花心走样，让美丽的草原失魂。索性，搭起帐篷，把帐篷像家一般安在草原，我暂且不露出面貌，帐篷不似毡包一样能够栉风沐雨，但在风和日丽的草原，帐篷像草原和沙漠中的有生植物一样，充满生机。些许微风，也会让帐篷像一株沙蒿一样微微抖动，这也是帐篷在草原中的生命抖动。我躺在里面看书，惬意无比的同时，自身荡漾在风中。书中人物，从帐篷中走出来，行走在草原，故事和情节，与草原结下不解之缘。一本书，就像草原上的一棵树，看久了，自然会成为心中的不朽；一本书，就像草原上的骏马，看久了，其中的思想内涵必定会成为心有所依的

信念。

躺在帐篷里面，看书看够了、看累了，伸一个懒腰；该起来，也不想起来，也向草原撒一个懒。这个懒，应该是被草原包容收藏的懒。懒懒的惬意和舒服，是躺在草原上才会有的舒展。在草原放牧自己，放牧心情，放生灵魂，又是多么的切合实际啊。我想，我们都应该带着许多生命中放不下的事情来草原驰骋，草原能够解开你的心结，融通你的性情，顿悟你的人生。

当我的生命再次向草原投去热切的关注时，草原是我心性相投的情人，这个注视不免渐渐长久，成为一种永恒的留恋。这是对草原遥遥的注视。我的生命，始终流淌着父亲的草原和母亲的河。

母亲的碗饸

◇田宏伟



母亲卖碗饸快有半年的时间了。年初，我们举家迁往县城，一家人租住在一间面积不大的民房里。父亲每天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开着车往工地上送料。而习惯了一年四季忙碌的母亲，一下子没了事干，反倒不自在了。母亲根本闲不住，便想做点小买卖，一来挣点小钱补贴家用，二来给自己找点事做。于是，母亲就跟人学蒸碗饸。

母亲勤快聪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蒸碗饸的要义和精髓，那一个个经母亲制作而成，凉滑细嫩、清

爽香辣的碗饸真让人垂涎三尺。

这天，天还没有放亮，母亲便摸着黑在灶火上忙了起来。母亲早早起来蒸碗饸，要到我所在的学校去卖，天天如此，不曾中断。

母亲手脚麻利，做营生从不拖拖拉拉，一会儿工夫，一锅碗饸就蒸出来了。碗饸的香气沿着锅沿，透过笼布，四散开来。我的眼睛、脸颊、额头被碗饸的蒸汽打湿，还在睡梦中的我这个时候才猛然醒来。我闻着碗饸的气味心里就来气，我讨厌母亲蒸碗饸，更反感母亲去

清 涧 河

学校门口卖碗饸。我穿好衣服、洗漱完，径直去了学校，我以赌气不吃早饭来对抗母亲。

在所有去学校的商贩中，母亲的生意是最好的。下课铃响后，母亲的摊点前就围满了学生。母亲的碗饸生意好，多半是因为母亲的手工碗饸筋软耐嚼，香醇可口，味道极好，加上母亲为人谦逊，待人宽厚，语气柔和。每次回来，母亲的两个箩筐都是空空的。

母亲要蒸满满两箩筐碗饸，在一个上午的时间里，母亲屋里屋外，进进出出，没有片刻休息时间。

离中午放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母亲将碗饸装进箩筐里，用扁担挑起来，一只手扶着扁担，另一只手提着醋酸汤汁，步履蹒跚地向学校走去。

通往学校的路，是一段不算很长的爬坡路，要持续爬几个立坡，很考验人的身体协调性和腿上功夫。母亲爬坡时，显得特别吃力费劲，她既要保证扁担的平衡，还不能将提在手中的醋酸汤撒出来，这可真难为母亲了。两箩筐碗饸的重量压在母亲的肩头，那滋味就像一根细绳紧扣在人的肉里。母亲走一步，退

半步，迈着腿，绷着腰，弯着背，扭曲着脸，像是在山路上扭秧歌。那段山路，母亲足足要走一个小时，全身像是被汗水浇了一遍。

爬完了山路，学校就在眼前，母亲放下箩筐，粗声喘着气，时不时用袖子揩头上的汗水。稍作休息，她便又担着担子向学校大门口走去。四周的土圪梁上那一朵朵粉红色的打碗碗花迎风招摇着，打碗碗花是生命力与适应性极强的植物，它像极了生活中的母亲，无论是严寒之冬还是希望之春，永远以昂扬的姿态活在世间。

下课铃响了，我像电击般惊醒，恍然间一个特别重大的事实摆在了我的眼前。我心想，现在母亲肯定在学校门口吆喝起来了，我该怎么办？真倒霉，学校连个小门都没有，如果有，那就好办了，这种事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自从母亲开始卖碗饸，我那颗不太成熟的自尊心就自觉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半年来，我生母亲的气，生自己的气，我和母亲过不去，也和自己过不去。我曾劝阻母亲不要去学校卖碗饸了，那样会让我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没面子，因

而我从不敢向同学们提起每天中午站在学校门口的那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每当有同学问我叫卖碗饽的那个女人是不是我母亲时，我脸红心跳，低下头不敢说话。但是面对我的咄咄逼人，母亲没反驳，更没有责怪我，每天一如既往地来到学校。

我夹着书快速走出校门，原本我不打算看母亲，想着用一路小跑来逃出母亲的视野，可我那双不听话的眼睛还是下意识地向着母亲站着的方位瞥了下，果不其然，母亲正站在角落里吆喝着，箩筐的白布下，一个个白净的碗饽整齐排列着，母亲在风中显得特别单薄，仿佛一阵强风就能把她吹起来，风吹乱了母亲的发，吹斜了她的身体……

母亲在人群中看见我，笑着喊道：“红红，下课了？饿不饿？过来吃碗饽来，饭在后锅里热着了。”听到这话，我的心跟着狂跳起来，脸也热了起来，我羞愧难当，赶紧将脸埋了下来，心想，千万不能让同学们看见我，绝对不能看见我，如果地上开一道缝，我立马钻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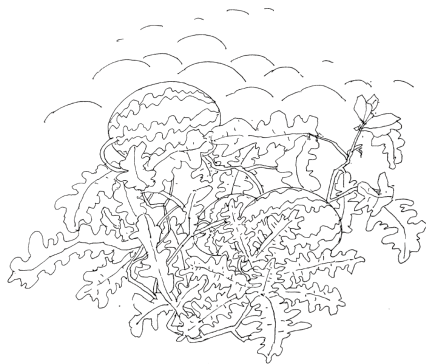
去。可是，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用余光看到同学们正看着我，有人甚至在喊我的名字，此刻，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心快跳到嗓子眼了，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依稀听到母亲说：那是我儿子，他学习很用功，我狠狠地瞪了母亲一眼，像逃荒似的逃离了人群。我不知道母亲看见我瞪她，她会是怎样的表情，但我想，母亲肯定很伤心。

我沿着母亲上来的那条羊肠小道，一口气跑回家，我又气又恨又委屈，趴在炕上哭了起来，我原不想伤害母亲的，可我心里清楚，我已经伤害了她。多少年过去了，我从稚嫩逐渐变得成熟，从一个莘莘学子成为一名国企职工，可每当吃碗饽时，我总能想起那段逃离的岁月，那段荒唐的岁月。我为自己的无知深深后悔自责，尤其为人父后，那种自责更加强烈深刻。

我想，母亲的碗饽就是母亲的情，母亲的痛，母亲的泪。母亲从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承受着。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面对我的质问，母亲从不解释。

最好的西瓜

◇崔晓艳



前几日，应朋友之约，在你忙我忙的日子里，大家围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一边交流感情，互话家常，一边交流信息互通有无。

席间，一朋友讲到 he 最近忙工作，提到与之交往的浙江商人，分享了两起浙商的生意经，听之，让我受益匪浅。

浙商遍布全国各地，我们在市场买到的商品，追根溯源，说不准就是出自浙江人之手。他们之所以能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的各个行业，自是有他们的独到之处。就拿朋友分享的浙江瓜农思维为例。

首先，不急于结瓜，才能结出最好的瓜。浙商年年都会在宁夏包地种瓜。据他们自己讲，每亩净赚一万元，总共240亩，每年通过西瓜，就可以净收益240万元。小小的西瓜，何来如此之大的获利？同样都是种瓜，为什么本地西瓜卖不过宁夏西瓜的价呢？朋友接下来

的话才是关键：

浙商种瓜，对瓜秧打理特别精心。瓜秧之间，棵棵等距；瓜藤之间，根根等长。走在田间，如同阅兵，远远望去，一棵棵瓜苗整齐排列，横排竖列，清清楚楚，不比士兵整队序列差分毫。这横排竖列的整齐可不仅仅是视觉美感，背后更有科学数据的支撑。怎样的间距有利于瓜秧最大限度地吸收土壤营养，进行光合作用，浙商是有计算的。都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种西瓜都能种出这般景致，实属不易。

浙商种瓜，什么时候结瓜也是不随意的。他们的西瓜，一藤一瓜。西瓜藤在生长中，浙商不着急让它结果。据他们说，要等到瓜苗根深叶茂，藤条营养最盛之时，藤蔓达3米之长，选择第十二或十三节位花，方才留着让它结瓜。就这一朵，就这一瓜，可以结出标准个头，标准甜度的西瓜。西瓜成熟以后，

根本不用担心销路。瓜商争相收购，符合标准的，都被高价销到各大城市，上了高档柜台。即使有超标的，略显不足的，销到中小城市，自然也是“鹤立鸡群”，其价位也要远远高于本地西瓜。

苗等距，藤等长，一藤一瓜，先养苗，后结瓜。这背后蕴含着浙江瓜农的智慧：最好的生长环境，最佳的结果时段，最优的西瓜品质！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呀，浙江商人在用长远的发展目光育瓜。

育人不也如此吗？

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老师欲桃李芬芳，就如每位瓜农都想让瓜藤上结出最优的西瓜一样。细细品味浙江瓜农的智慧，是不是可以为我们这些为人父母，为人师者一些启发：若要瓜儿长得又大又甜，个个有个好前程，就得提前打基础，利长远，精心规划，悉心培育，用心打理，一步一个脚印，让其积蓄力量，茁壮成长，知识储备量达到一定程度，量变发生质变，他才能结出自己人生中最优的果实。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无论父母还是老师，我们都急不得。就像浙江瓜农不急功近利育瓜一样，他们是亲手把前边绽开的那十来朵花都掐掉，才有了后边那一个最大、最甜的西瓜。那么要让我们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明确的目标？在成长中，我们是不是也要能禁得住身边的各种诱惑？稳稳地让孩子脚踏实地地

“扎根”，认认真真地“扯条”，直到一切都达到最适宜的时候，水到渠成地让他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一颗巨大果实。欲速则不达，慢，才是教育的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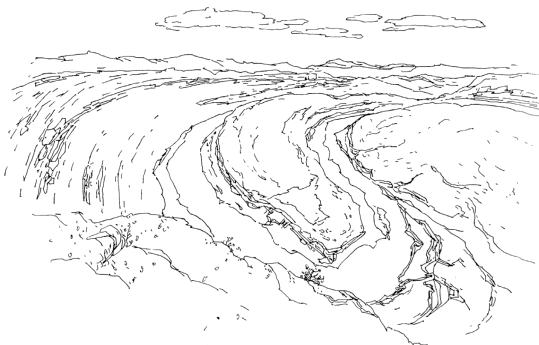
其次，保住诚信口碑，才能拥有更广市场。还是浙江瓜农，因自己地里的西瓜没有成熟好，宁可迟卖损失二十万，也没有让收购者吃亏。浙江人说，他们年年种瓜，今年自己损失二十万，保护了收购商的利益，明年收购商信得过他，还会继续找他。如果他赚了眼前的这二十万，导致他失了信用，以后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二十万了。

诚信是生意之本，更是做人之本！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无论我们身处何地，自当守住做人的底线原则。有些时候，也许你的善良、诚实、求真务实，会让你失去眼下的一点利益，但你一定要相信，种因得果。每个人做事风格不同，但对他人要求基本一致。所以，用利他主义约束自己的行为。长年累月，总有一天，你会因自己的善良和诚信，赢得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因为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对别人的施恩，最后都是造福自己。

育人与育瓜并无异。瓜农育出好瓜，才能赚钱，父母培育好孩子，才是人生的赢家。那么，我们为人师者，也应该像浙江瓜农一样，用心育苗，静待成长，努力种出最好的西瓜！

走近鱼儿崮

◇贺 昕



国庆假期，我和大哥带着老爸，赴了一场清涧之旅。大哥是旧地重游，充当向导和驾驶员；我和老爸是初游，内心满满的期待感自不必言说。揽一缕秋风入怀，嗅着五谷的清香，放眼漫山遍野的秋色，内心的浮躁一扫而空。走近鱼儿崮，触摸它的神秘与沧桑；走近鱼儿崮，用一颗纯洁的心，拥抱它诗画般的美好。

汽车在沿黄公路上奔驰，黄河水泛着浊浪一路相随，河滩上成片的枣林遍身披挂红玛瑙，勾动我们的馋虫，牵引着我们的目光。顾盼之际，山巅上一颗硕大的红枣在秋阳中熠熠生辉，似乎是在得意地告诉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中国红枣之乡”的清涧，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进入清涧地界，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兜兜转转，途经号称“天下黄河第一湾”的太极湾，我们就来到了位于清涧县东风水电站上游的鱼儿崮。我们脚下的山巅据说叫“细腰关”，是鱼儿崮的最佳观赏点。但见一条巨大的锦鲤纵卧谷底，它亲吻着水面，屹然不动，是在沉思默想，还是酣然入梦？看那摇头摆尾的身姿，分明又在飘逸自如地游动。蓝天白云倒映在水面，峰峦叠嶂像起伏的波涛，这条大鱼就在山水的画廊中自在地嬉戏。

也许是黄土高原的不舍与挽留，也许是无定河精灵古怪的天性使然，总之，它们共同创造了一幅幅美妙绝伦的作品。在即将扑入黄河母亲的怀抱之前，无定河在清涧县内跳了十六个旋舞，蜿

蜒成十六个大小各异的曲流，鱼儿崮就是其中最撼人心魄的杰作，吸引着慕名而来的游客一睹它的绝世姿容。

这是一条善良的鱼。鱼背上潮湿丰厚的土壤滋生着多种植物，枣林葱郁，水草丰茂。农民可于其上耕耘收获，牛羊可以安闲地啃食青草，鸟雀可在其中鸣啭栖息。正观望之间，只见一位农人赶着几头牛缓步走下鱼头，蹚过河水，消失在河谷转弯处。那份悠闲自得，那份淡定从容，让多少从都市的喧嚣中走来的人心生向往啊！

这是一条幸福的鱼。换一个角度俯瞰，原来谷底还有一条大鱼，两条鱼首尾相顾，形成双鱼环抱的自然奇观。它们相濡以沫，嬉戏千年，相守千年，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羡煞了多少神仙眷侣啊。

时值深秋，山川崮梁上到处是熟透的红枣，像火种，点燃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像繁星，擦亮了群山的眼睛。我们禁不住枣香的诱惑，攀着触手可及的枝条，一边吃一边往衣袋里塞。老爸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对粮食怀有深厚的感情，看着掉落满地的红枣，惋惜地说：“哎呀，世发了，枣都没人打了！”据说鱼背上的枣子尤其香甜可口，可不

是嘛，远远望去，泛黄的枣树在秋风中轻轻摇曳，看不清枣儿，却闻得到丝丝缕缕的清香。只可惜时间紧促，山巅与河谷之间鞭长莫及，只好望枣止馋作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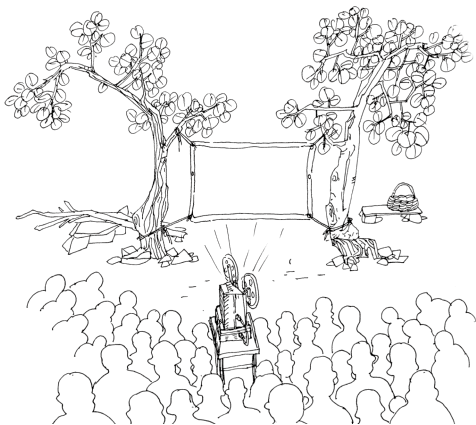
驱车返程之际，我蓦然回首，发现鱼儿崮更像一片沉淀在杯底的茶叶，浸泡在时光的河流中，香雾袅袅，清爽宜人。可为什么人们不叫它“茶儿崮”，偏要叫它“鱼儿崮”呢？很显然是因为鱼在文化中具有美好的寓意和象征，诸如“鲤鱼跃龙门”“鱼水之欢”“年年有鱼（余）”“鱼米之乡”等。此外，鱼还寓意着和平自由、坚韧不屈、聪慧机敏等美好的祝福和希望，足以看出滋润人民该有多么喜欢这两条大鱼啊！

我悄悄地离去，唯恐惊扰了鱼儿。行走于山水之间，你我不过是匆匆过客，然而不留下一星半点文墨，总觉得辜负了与鱼儿的美好相遇，于是，草书一首七绝，为一天的行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涧水清流十六湾，
双鱼首尾抱成环。
红尘眷侣神仙美，
比目何曾似这般？

露天电影

◇符海东



让人留恋的故乡，那里藏着我儿时的乐趣。小时候，每年在秋冬交替的夜晚，气温已降至零下，但寒冷却挡不住我看露天电影的热情。每当传来“晚上放电影哩”这一消息，我瞬间像打满了鸡血，异常兴奋，晚饭都等不及吃。三五好友早早约好，喜出望外地向村头庙台狂奔而去——那是村里经常放露天电影的地方。

白色的大幕布已高高挂起，四根塑料绳子穿过幕布四角圆孔，将长方形幕布牢牢固定在两棵大柳树中间，树干上还绑着两个黑色大音箱。银幕正前方不远处的桌子上已架起了放映机，经常来村里放电影的老郝正在调试机器，木桌下的地面上立着两个铁盒，每个铁盒子

里都装着三盘电影胶卷，而我们更关心的是放什么电影，只见一个铁盒子上用红毛笔写着《少林寺》，另一个铁盒子上用黑毛笔写着《地道战》。一部是古装武打片，一部是抗日枪战片，都是孩子们喜欢的电影。能看电影，别提心里有多开心了，我就感觉光秃的黄土高坡上山丹丹花正在悄悄盛开，什么饥饿、寒冷一扫而光，迫不及待，只等天一黑电影就可以上映了。

夜幕徐徐来临，夜色中村里村外的男女老少的欢喜之情和吵闹之声此起彼伏。大银幕下有圪蹴的，有坐小凳子的，还有席地而坐的，甚至有的乡亲们会爬到旁边的树上，后面还围了几圈陆续跑到现场的人。年纪大的老汉穿上了羊皮

外翻袄子，中年男子穿上了长款黄军大衣或蓝色棉大衣，妇女们穿得严严实实，裹头巾将脸和头发包裹在一起，只露两只大眼睛，小孩也穿上了大人的大棉袄子，被父母紧紧抱在怀里，场地里热热闹闹，大家都在急切地等待电影的放映。

电影终于开始了，大银幕上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几个字，紧接着出现“地道战”三个大字。与此同时，慷慨激昂的旋律响起来了，现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大家都在静静地观看。正在观影情节的紧要关头，电影胶卷断片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灯泡亮起的桌子，只见老郝正在忙碌地查看胶片，并衔接好胶片继续放映。

夜深了，气温更低了，电影中，少林寺的钟声在响，众僧礼佛，谁知王仁则举兵压寺，就在即将火烧少林方丈的紧要关头，银幕变黑了，没电了。幕下，大家在张望，骚动，喧哗。正当我焦躁不安之时，群声中传来母亲喊我乳名的声音，我接母亲喊声后，母亲寻声为我送来了棉衣服和木板凳，这时我也意识到了寒冷，幸好得到母亲的雪中送炭。

穿上棉衣之后，我顺着连接放映机的黑电缆线来到发电机旁，这里已被村

民围了一圈，手电筒光都聚焦在蹲着的老郝身上，老郝将火花塞拔了下来，正在一一检查和抢修发电机，我在一旁默默祈求发动机快快修好。又过了一阵子，只见老郝用右手猛拉了一把发电机启动绳，发电机又响了，嗡嗡震动声震得发电机低杆乱跳，为了稳住底座杆摆动，众人赶紧给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善人劝不了恶魔”电影里的台词在耳边响起来了，一波三折后电影又接着放映了。

当嵩山少林寺的钟声再次响起时，我们在“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把你敬仰……”的片尾曲中结束观影。老人们拄着拐杖，提着马灯，大人们拉着小孩，打着手电筒，一边走一边说着故事情节，各自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贫瘠的年代，一场文艺电影，是那么记忆深刻和刻骨铭心。数年后细细品来，就像品一壶陈年老酒，那一曲回味无穷的《牧羊犬》，像是醇正的酒香味，在脑海里久久飘逸，不曾离去。

电影老了，母亲老了，电影还能怀旧再看，而年轮已一去不复返。重拾儿时记忆，就会想起老电影，想起露天电影，想起看露天电影的寒夜里母亲为我送棉衣的场景。

鞋

◇南 坡

佳县赤牛洼民俗博物馆的收藏品有很多，农具、家具、烟酒……但最吸引我的是挂在墙上一万多双各式各样的旧鞋！

小时候，我穿的鞋是母亲纳的布鞋。做一双布鞋很不容易：先纳鞋底，再纳鞋帮，最后将鞋底和鞋帮纳在一起。纳鞋底得有裕褙和细麻绳。裕褙是用破布和浆糊制成的——在案板上，刷一层浆糊铺一层破布，铺一层破布刷一层浆糊，如此八九十来回，晾晒一两天，裕褙才算制成了。细麻绳得用麻在腿上搓，搓的时间长了，手和小腿都会泛红，而且会疼。当然，搓细麻绳还得先有麻。麻是自家种的，自家沤的，自家摘的。冬天，我常常摘麻柴，没时间溜冰，至今都觉

得童年因此有了许多缺憾。做布鞋最费时费劲的是纳鞋底！裕褙做的“千层底”很厚，钢针带着细麻绳在其中来回穿梭，那苦力不亚于干重农活儿；好在有顶针这个“先进工具”，否则，钢针是无法穿透鞋底的。纳鞋帮比较容易，因为鞋帮只有两三层裕褙，加上黑条绒的鞋面也只有四层，不及鞋底厚度的一半。把鞋底和鞋帮纳在一起的这道工序叫“上鞋”，因为有鞋槌子和钢锥的帮助，“上”起来比较容易。我自幼耳濡目染，又好动手，所以，现在有人要我做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我差不多也敢“承揽”这生意。

我在乌镇中学上初中时，我们村完全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母亲跟着父亲忙于种庄稼，没时间给我做鞋，我

只好买鞋穿。我买过一双黄胶鞋，还买过一双蓝秋鞋。冬天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学校在小操场放电影——《骆驼祥子》。我那时已经知道了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了，所以，哪怕穿着单层的蓝秋鞋，我也把电影看完了！电影是看完了，我的脚也“完”了——两脚全是冻疮，走路都困难了。父亲来看我，知道我两脚生了冻疮，回去就让母亲给我做一双暖鞋。一周后，父亲把母亲专门为我做的暖鞋送来了。那是怎样的一双鞋啊？又肥又大，活像两只小船！这不能怨母亲，只能怨我。我的脚掌特别宽，脚面特别高，按照常规做暖鞋，我的脚是根本穿不进去的。父亲走后，我并没有穿这双暖鞋，因为我怕同学们笑话我母亲手拙。可是，脚上的冻疮越来越严重了，我顾不了面子了，冒着“风险”穿上了两只小船似的暖鞋！果然，有的同学取笑我，说我的暖鞋像两只小船——这是我能预料到的；有的同学说我的两只暖鞋像两只黑猪娃——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然，我回敬道：“你连两只黑猪娃都没有。”那时大家都穷，除了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工人，有暖皮鞋可穿外，其他同学和我差不了多少。让我嫉妒的是，绝大多数同学不像我一样

生冻疮！一周下来，我的两脚冻疮痊愈了，大家也不再取笑我的“黑猪娃”了——天天取笑有什么意义呢？我有脚汗，一天下来，暖鞋里好像有人倒进水一样。晚睡时，我就把暖鞋放在即将熄灭的火炉上烤——第二天穿起来干爽极了。一个星期日上午，我把暖鞋放在即将熄灭的火炉上，穿着蓝秋鞋就上教室学习去了——教室有火炉。谁知吃饭时回宿舍取碗筷，我闻到一股焦糊味！我一把抓起火炉上的暖鞋——天哪，暖鞋鞋帮全焦了；用手一抠，全掉了！这是怎么回事？炉火明明快熄灭了啊！我又气又急，差点掉下眼泪。

我第一天到绥德师范学校上学，穿的鞋依旧是母亲做的千层底的布鞋。这年冬天，我下决心买了一双榆林皮革厂生产的皮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这双皮鞋价格昂贵——27元！那时的27元是什么概念？至少相当于现在的500元。我当时嫌这双皮鞋太贵，售货员就说：

“咱们榆林皮革厂技术落后，不像技术先进的厂子可以把一张牛皮剥成三层做皮鞋——这是整层牛皮做的鞋，一双等于三双，太划算了！”我说：“这不是暖鞋，肯定不保暖。”售货员说：“这么厚的牛皮能不保暖？”我被售货员

说动了，买下了这双皮鞋。事实证明，我买这双“高质量”的皮鞋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我的脚根本不适合穿皮鞋——当时试着还凑合，穿了几天就出问题了：脚背、脚后跟全被牛皮铲烂了！而且，这双鞋也不像售货员说的那样可以保暖——我的脚还是生了冻疮，只是不很严重而已。不过，也许气候开始变暖了，也许年龄渐长皮肤变厚了，也许师范学校伙食好，反正从第二年起，我的脚上再没有生冻疮。

当村镇教师期间，我一年买两双北京老布鞋。北京老布鞋价格便宜，穿着舒服，绝对是鞋中的“战斗鞋”。进城之后，我只要跑上十几家鞋店，总能买到加宽的皮鞋。我还买过一双皮暖鞋，穿着宽松、舒适。不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冬天穿单皮鞋也不受冻，我一般不穿皮暖鞋。然而，奇怪的是，去年冬天有几天气温特别低，还有大风，如三十多年前一样，天寒地冻。我就想到了那双皮暖鞋。我从阳台上的一个大塑料袋里翻出多年不穿的那双皮暖鞋，穿上就去散步。刚出楼门，右脚的鞋就掉

底了！我觉得不吉利，对着鞋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往回返。未到家门，左脚的鞋底也掉了。妻就专门翻阳台上的塑料包，翻出许多皮鞋——双手一扯，鞋帮和鞋底就分离了！原来，这些鞋都被太阳晒化了。

我现在不穿皮鞋，也不穿北京老布鞋，只穿年轻人们常穿的运动鞋。运动鞋价格不菲，但穿着轻巧、灵便；何况为了身体，我要运动，就不管价格高低了。当然，我现在穿的鞋好多都是孩子们买的，我问他们价钱，他们总是回答：“不贵。”

放下笔，透过窗玻璃，我看见外面的雪似乎更大了。下吧，好好地下！我虽然领着国家发的高工资，旱涝保收，但我希望农民朋友们有一个丰收年——尽管他们的生活已经很幸福。换上新的运动鞋，我准备出去散步。不知为什么，我喜欢在雪地里散步，尤其喜欢听那咯吱咯吱的咬萝卜似的脆响……

栏目责编 袁亚飞

清涧诗抄（外五首）

◇王 磊

清涧是沉睡在黄土高原之上的上帝
向我缓缓递来的手掌，它的歌声硬如

石头

指引内心干净的草木登高去采集星星
我命运多舛，命里多石，抱了抱绝壁就

莫名想哭泣

神鹰已经远去，游荡千年的白云还在
游荡

山野在春秋交替中绿了又黄，在清涧
燃烧和熄灭石头城的都像刀子一样凶狠
的风

无定河和黄河像两条预知我命运的掌纹
从不怕徒劳无功度过一生，我有棕马奔

跑时紧实的肉身，

有不死的太阳为我掌灯

我的一生只有滚滚涛声，无需回声

清涧，清涧

黄河和无定河双手合十时默念

——清涧，清涧

清涧，清涧

石头将月亮和星星围成圆圈

清涧，清涧

风吹动草木慈悲里的青铜宫殿

清涧，清涧

沉默千年的牛毛燃起红色火焰

清涧，清涧

你像翘首的屋檐再等哪只燕

清涧，清涧

你是上古神猫遗落高原的毛眼眼

鬼方传说

用石头守门，用石头点灯

清 涧 河

用石头推演一座都城的兴盛与衰亡
用石头贸易，用石头战争
用石头换真心，也用石头取性命
用石头凿出天梯，去祭拜至高的神
用石头堆成墓堆，去埋葬钉灵之身
用石头延续一段文明的秘密
用图文和器皿找寻他们生活的痕迹
风吹过，我隐隐听见藏匿石头的啜泣

陕北，陕北

棕色的马匹卸下马鞍，锄头卸下田野
地平线卸下斜阳，倦鸟卸下翅尖微弱
的光
瓦当卸下陈年雨水，炉膛卸下心跳加速
的火苗
白杨在一夜卸下黄金万两，你卸下对这
个世界最后的怜悯和悲伤
所有奔跑的事物都将划上句号
只有你仰望过的高山依然巍峨，照见过
灵魂的河流更加清澈
只有你独爱的蒲公英还在等候一场虚幻
的毛绒绒的旅行
你说月亮弯弯，是心上人来接你时划
的船
你说想念一个人，何需名字和气味
你说北斗七星是你的玉佩，来年新开的
那簇最蓝的野花是你的墓碑
你说这话的时候，真让人心碎
真让人心碎

遥寄北方

我在酒盅里掐灭流泪的夕阳，北方的黄
昏容易感伤
荒野茫茫，几场连绵的秋雨将八百个母
亲全部复活
用马尾松针和月光缝补这日益扩张的
荒凉
鹧鸪用柔软的羽毛清理出空荡荡的山谷
等待苍穹赏赐一袭雪白的貂皮大衣过冬
悬挂在高原的河流，如一把把挟持时间
的匕首
我和岸边枯黄的芦苇一样，面对它常常
会不寒而栗
又想起父亲被帕金森摆布的双臂，如两
台月光下不停摆动的钻井
在一个又一个深夜，反复抽出和插进我
已千疮百孔的心

秋日悲歌

草木枯黄，众鸟隐匿于巢
谷物归仓，墙收起镰刀
爱和思念褶皱成一枚沟壑纵横的核桃
每个老人煤球烧尽前用力跳跃的火苗
秋后的夜晚最萧瑟，月亮像一剂蒙汗药
高悬于枯梢，灯火寥寥，狗也不吠叫

清涧颂歌

◇张文彦

我们站在城西笔架山巅
俯视山下的秀延河水
河水清且涟漪
倒映着新清涧的美丽倩影
从城南的魁星楼
到城北的九座花园
从霓虹闪烁
到金碧辉煌
到处涌动着一幅幅
流光溢彩的动人画卷

抚今追昔 思接百载
百年清涧是百年中国的缩影
历史早已远去
可历史的回声
余音绕梁 犹在耳畔

那是城南石台寺村庄上空
飘扬起的第一面党旗
在血雨腥风中猎猎作响
那是城头打响的闹红第一枪
划破了西北地区如漆的夜空
那是城东黄河之滨吟诵的湘音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从这里发出
那是城北枣林则沟村
召开的中央会议结束后
一簇伟岸的背影奔向全国
响起的哒哒的马蹄声

百年清涧 凤凰涅槃
当沧桑的土地羽化为

清 涧 河

红色的土地时
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像神奇的息壤一样
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今日清涧
公路到村到户
阡陌交通 如织如网
高楼鳞次栉比
直插云霄 成片成林
人民安居乐业
物阜民丰 道不拾遗
荣膺区域幸福之最

饮水思源 慨生万端
力挽狂澜
化腐朽而为神奇
聚沙成塔
启明灯以照前途
清涧的百年沧桑巨变

连结着中华一统的血脉根系
沐浴了党的光辉的再造之恩
是的，五千年前
是黄帝炎帝让我们入列
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五千年后，党的引领召唤
是头顶的太阳心中的灯塔
照耀着指引着我们
和千百兄弟一道
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
挽手并肩 昂首阔步
走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铺设的康庄大道上

今天
我们以清涧儿女的名义
齐聚在您火红的旗帜下
紧握右拳 庄严宣誓
高举旗帜 砥砺前行
百舸争流 请您检阅

清涧行记（外三首）

◇殷朋超

初游陕北，清涧是首选之地
无论选择以怎样的身份进入
诗者、画家、游客
这块神圣且闪耀光的地方
总给人力量和温暖
远离闹市、这里似乎让人更能静下来
在一曲曲信天游回荡的山间行走
踩着先辈们的足迹，一深一浅
红色历史永远铭记在心
想念温热的土炕，想念一把开荒的锄头
那一盏从未熄灭的灯，照亮一条条羊肠
小道
在黄河红军东征渡口，隐约可以看到先
辈的身影
从这里出发，迈向胜利和光明
共产党人的信仰激励着每一位接班人

向黎明的曙光招手。在清涧起义指挥部
俯下身子，亲吻这方热土
一次次会议的召开，见证着太阳升起的过程
注视着上空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
在口中默念着先辈们的大名

乡下人家

在三分薄田里种瓜点豆
养一群家禽在田野里疯跑
在乡下，聆听雀鸟高歌
对着一棵槐树沉思
紧握玉米秆，思考收成问题
苦中有乐，享受田园惬意
吃最天然的瓜果蔬菜是城里人羡慕的

清 涧 河

每逢假日，驱车采购的上门客络绎不绝
黑猪肉、绿豆、红枣、马铃薯等成了抢
手货

夕阳被一群庄稼汉从东扛到西
鸡上架，忙碌一天的农人拖着疲惫的身躯
团团围坐，在几盘野菜前细品
抿一口小酒，缓解一身的疲乏
谈论家国天下事
夜深了
乡下的一切都静了下来

写生

衬布上摆放着大葱、萝卜和白菜以及油
盐酱醋
这些入画的静物其实就是生活
静止状态中少了些许烟火气
多了几分高贵和典雅
早已熏黄的手指依旧夹着香烟
这逼仄的空间里，呼吸困难
调整构图，调整颜色
那些许的留白，给人喘息的空间

挺直腰板，尽可能掩饰疲倦和蔫样儿
端详这半干的画作，那有序的菜品
多像劳务市场的父辈们
等待一场激烈的挑选

放生一块石头

河滩上的石头，数不尽数
没有人会关心一块石头的出身
品相好的会被珍藏或深加工
那些丑石和劣质品会被粉碎
其实，石头也是有思想和认知的
这些年，把玩过数块石头
想过私人珍藏，也想过回归自然
笼子里的鸟，永远看不到天空的浩瀚
满足私欲，其实也是一种罪过
让鱼儿逃离鱼缸，在湖中寻梦
让花开在园中，百花争艳才是春
敬畏一草一木，尊重万物规律
其实，放生一块石头也是一种修行

清涧风流

◇桐 尘

品红枣听道情
尝粉条踏石板
新石器里走出
全秦要户的骄傲
一路的磕磕碰碰
穿过历史的狼烟与惊涛
清涧起义
西北升起希望的铁锤和镰刀
抗日东征
无数陕北儿郎的热血和怒吼

伟人的那首词
把不朽铭刻进绝代风骚
不屈的民族之魂在冰封下律动
无视白雪万里飘
牺牲的壮志浇铸起传奇县
续写传奇于踏浪弄潮
流淌无定河
巍巍笔架山
英烈忠魂化为彤云缭绕
功震华夏的风流儿女
为梦想的家园构筑快车道

海子，大漠的眼睛（外一首）

◇郑光前

大漠里有一眼海子
那是大漠的眼睛
绿得透明，亮得晶莹
深邃中饱含着苦辛

人说眼睛容不得一点儿沙子
风魔却扬起漫天沙尘暴
它依然明眸大睁
亮炯炯的，脉脉含情

当驼铃在耳畔响起
它是那般温柔，绽开一圈圈笑纹
当植树大军在身旁支起锅灶
它呀，激动得喜泪盈盈

那绿汪汪的水是它的泪吗
是的，有它苦涩的泪
更多的是苦泪中泌出的清芳
对这片金沙地爱得太深，太深

啊，海子
大漠的眼睛
把欺凌，肆虐，看得淡淡
眼睁睁，盯着果园，苗圃，柳荫

冬小麦

刚刚出生，刚刚学步
就走进冰雪的摇篮
这是生死的考验
冻得鼻青脸肿，腰肢卷曲
可你是冬的逆子
对它，没有敬仰，没有谢意
而是满腔的怨愤和不平
要击破冰雪的禁区
蛰伏着，且冷静观察这个世界
望见了风雪中挺立的松柏
盛开的雪莲，红梅
更增添了百倍勇气

把太阳变成绿色火焰
焚烧紧裹的冰袍雪被
徐徐伸展绿色的手臂
与彻骨的严寒搏击

春风爱慕你这冬的叛逆
千里迢迢走来，向你表示敬意
你做了个深深的呼吸
唱了一支金色的小曲

感叹，这血一样的温存（外五首）

◇ 芷 蕙

速度搁置在去往钟楼的列车里

一次次，穿梭在

给制作茶客的手法中

断裂的光

匍匐在叙事的手法里

剩下啼血的红隼

嘀嗒，嘀嗒，电波

我们生活在老者的梦里

仍然

锈色的皮肤

与纯真，多么新奇的

一叶草儿呀，感叹

这血一样的温存

致阿多尼斯

诗人风化了现实的石头

人们通常会把这世界

定义为两种，黑暗和光明

给予

西绪弗斯援助

而翘起人神经的

雪一样的冰冷

大地如同一行坚冰

语言在当中发芽

取代了良莠不齐的冰霰

什么是不幸

废墟里开垦

清 涧 河

那些——仅剩下
沃野里腐烂的钢炮

一代人，一座城，一首歌

一个人
住在一间房
一半是生活
一半是理想

一个人
在一座城
走在
一群人里
坐在
一节车厢里

处在同一时期的人
构成了一代人
而这一代人
共同唱着一首歌

现代人的爱情

当爱情之火燃烧时
迅速

又被这世俗之水
扑灭

他们
总是想尽一切办法
来遮盖着他们的丑陋

于是那些
被囚禁的心灵
只能在害怕、恐惧中存活

诡秘的行踪
正通往幽静的森林
在那里
人们点亮了爱欲之城

上帝的伊甸园
开出了美丽的花
也结出了恶的果

成长

新生
是裸露着的肌肤

岁月

桎梏了圣洁的心灵

只是

苦难编织成裹体的青衣

为谁而写诗

当所有的绝望

烂在被骄阳炙烤的黄叶里

关系，只用一点平静

去铺平歇斯底里的情绪

用爱的夯具

狠狠地砸向

束缚普罗米修斯的罚铐

漫无目的

远方巍峨耸立的楼层

所以

当明灯栖息在夜的安抚中

那被人民，伫立起的高架桥

正好通往

抵达目的地的捷径

而我

一直在为一个人而书写

视频检测器闪烁的灯光

那随时就要爆发的

来自收费闸道的呐喊

秋日时光（组诗）

◇刘治军

走向秋天

秋天，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
在一场细雨之后，我
亲切地感觉到秋天来了

凉爽的秋风掀起大地的衣裙
柔柔的，飘浮在季节的上空
散发着秋天的芳香……

我，走在九月的街道上
看见清凉的夏装被秋天绞杀
所有的人，换上了秋天的行装
绚丽在秋天的路上

九月，我们踩着秋天的土地
把希望埋进秋天，静静地等待
等待这个秋天的逝去与轮回……

秋雨

暮色沉沉的傍晚，我
站在窗前看雨
那雨丝，连起了我和故乡

绵绵的秋雨里，我
又看见了故乡
坍塌的老屋，干枯的水井
还有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故乡，我离开你太久了
我好想，再躺进你的怀里
看山、看水、看星辰……
看故乡的父老乡亲……
淅沥的雨声里，我能感觉到
故乡越走越远，我
再也找不到回乡的路……

秋雨的尽头，我
迷了路，一个人躲在街角里
想念故乡
想念逝去的时光……

晒秋

爷爷，把秋晒在崖畔上
一把陈旧的摇椅
晒着爷爷暮年的时光……

奶奶，把秋晒在庭院里
褶皱的手帕
晒着奶奶纯朴的家风……

父亲，把秋晒在田埂上
隆起的草垛
晒着父亲一年的收成……

母亲，把秋晒在屋檐下
挂满屋檐的瓜果蔬菜
晒着母亲的勤劳与和善……

我，把秋晒在朋友圈里
满屏的生活照
晒着我一生的幸福与美满……

秋天的约定

推开秋天的门，我

看见秋天，一片又一片的秋天
落满院子的梧桐叶
那些比秋天来得更早的鸟
唱着歌，飞来飞去……

秋天来了，在微风拂过的早晨
我把幸福、约定、承诺、所有的美好
装进智慧的行囊，与秋天相遇

我，想一个人吞噬这个秋天
把整个秋天咀嚼成一个个碎散的秋
分享给每一个人，每一片土地……

秋天，我们年轻的誓言
永恒的约定，像一片片枯黄的叶子
堆积在秋天的深处，守候着这片故土
一年又一年……

秋夜听雨

我，静静地坐在窗棂下
聆听窗外无息的雨声
那种清脆、滴答的声音
像清晨未醒的梦，悠悠回荡……

这场雨后，秋天彻底地来了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秋天的味道
夜色中的细雨，链起了大地和天空
形成一张密密的网……

清 涧 河

夜色深沉的地方，蒙蒙的细雨
唤起了大片的绿意，秋天的美丽……
这是入秋后的第一场雨
一场更换季节的雨

夜色深沉的瞬间，我
慢慢地，走进梦的那头
我看见，秋天就踩在我的脚下……

秋 恋

好想一把拽住秋天
拽住秋天的景色
把它装进木框里
夜以继日地看它的美……

好想一把拽住秋天
拽住秋天的瓜果
把它囤进冷藏室里
日复一日地品它的味……

好想一把拽住秋天
把它藏进心里，刻在脑里
让它成为一幅最美的画……

多美的秋啊！
请等等我，再让我看一看
此生，我最眷恋的季节……

远 行 的 路 上

九月，远行的路上
列车和我，一起穿过高原的心脏
那蜿蜒的路，是高原跳动的脉搏
悠悠地，伸进远方

九月，远行的路上
我，看见了秋天
一片又一片的叶子在高原上变黄
一群大雁列阵朝南飞去……

远行的路上，大巴车
像帆船一样，承载着我们远行的梦想
缓缓地，前行着、追赶着……

远行的路上，我和高原
一起走进秋天
迷人的秋天，收获的秋天
飘香的瓜果，忙碌的旷野
像画卷一样呈现在远行的路上……

落 叶

古铜色的秋天
飘满归根的落叶
一片又一片地点缀着整个秋天

这些随风散落的叶子
像年迈的老人踟蹰着、蹒跚着……

向生命的尽头缓缓地行进着

十月，我站在北方的大地上
遥望那一片片飘零的叶子
这是这个秋天最后的风景线
一点点地在瑟瑟的秋风中远去……

落叶凋零的季节，我
一个人迟迟地望着这些枯黄的叶子
直到秋天的尽头

秋收

旷野上，到处都是忙碌的影子
庄稼地、果园、菜棚……
到处绽放着秋天的笑容
甜甜地像一曲曲节日的恋歌

大片大片的庄稼地
和秋天的日历本一天天地覆没
就像秋天的阳光，渐渐地少了起来

旷野上，收获的果实
像一座座凸凹的山丘
绽放着收获的光芒……

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
这些忙碌了一年的农民们

在这一刻，堆积起了一年的笑意
默默地，在秋天的土地上忙碌着、微
笑着……

最后的秋天

清晨，我看见了最后的秋天
一群麻雀，在树叶凋零的柳树上
像一群欢快的孩子，追逐着……

这样的早晨，我习惯于过早地醒来
站在窗口，穿过薄雾笼罩的天空
看秋天，看属于这个季节的每一道风
景线

秃丕的树杈奏起了秋日的恋歌
悠悠地在城市的角落里
独自哭泣、独自彷徨……

一阵大风吹过，大地一片寒意
佝偻的身子，像逃避灾难一样
开始逃避这个秋天

清晨，我在蒙蒙的薄雾里
看见了最后的秋天，看到这个秋天的我
还有这个秋天的整个世界

与故乡相关的词（组诗）

◇ 杨 岸

故乡月

或许是你承担着
太多的心事
故乡的夜，就一定要
在你的眼睛里留白

只为有一次释放的机会
并找回我在窑洞前
那一次
背井离乡

从未这样理解和确定
我与月亮的关系
今夜，在故乡
月，端详着
一个流泪的男人

谷子

只要有破土的机会
你就有了故乡
像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
顿生亲切

成长的过程
会对这片土地心存感恩
甚至对一场小雨
能长出我要的农历

无数次地设想
锄禾日当午的画面
希望，我能身临其境
以你为榜样
向秋天，向故乡

懂得低头
懂得弯腰……

我的玉米地

每年我都要种片玉米
就在离院落不远的地方
这样，方便我精心去管理
看着一天天要长大的玉米
我没有对自己是个农民
有半点怨言

我种的玉米总是长势良好
它挺拔的身杆
和碧绿的叶子
都具备一种风格
成为我要的榜样

从翻土，施肥，播种
每一个环节都需付出辛劳
特别注意株距行距的空间
好比我有过的那些
龌龊思想
适当时，要通风透光的

父亲的心情

没有风，父亲坟头
会被阳光反复抚摸
我和父亲的每一次对话

都会迎来那些花草
亲切的关注

从此，每到逢年过节
我要尽量地给它们微笑
生怕疏远了与它们的关系
会连累到父亲的心情

我知道
是它们用一生的守护
将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这里，高高地
举过头顶

雨在乡下

有雨的时候
父亲的田地里
一定有拔节的声音
会鼓足泥土的筋脉

这时的雨是金贵的
它们选择了乡下
就会以纯朴的乡风
做出感人的事迹来

乡下的雨是知恩图报的
在田地院落果园里
都有回家的感觉
仿佛领引我们去接受一些

清 涧 河

熟悉的根，和可以
交心的庄稼

写在蒙恬将军墓碑前

坐下来，与将军聊聊伤痛
让一朵走累了的云
在我的头顶飘下几滴
久违的雨

两千多年了
这里高山被阳光
无数次地读出血和泪来
三十万将士的呐喊声
早已汇入一条河流
为每一朵浪花
能承前启后

想看到你驰骋疆场的身影
却被茂密的森林
盘根错节
好像我们有机会
在马背上构思一场
刀光剑影……

故乡，那轮伤感的月

照着故乡从不说累
直至村口的那棵老柳树
成了守望，成了背影

院中的石碾石磨
开始懂得保留有价值的物件
生怕你找不到
回家的感觉

落在小河中的你
并没走远
只是洗洗一路风尘
待我打捞还给奶奶讲过的童话

唯有照在后山的那块石头上
你总是停了又停，仿佛担心
少了两个人的耕耘和弯腰
故乡，变得伤感起来

一场秋雨的自述

调理好心态
这个时候需要有饱满的热情
顺着大地的指纹
心怀感激

选择了多愁善感的人间
也选择了大起大落
自始至终，想成为
天空的骄傲

秋，包容了我所有缺点
即便是对着一條小溪
一株庄稼

一扇窗
或许，是对着一个背影
我要做到问心无愧

陕北

黄土和窑洞相依的地方
被雨水滋养出
一茬又一茬要返青的苜蓿

活在这里
那熟悉的身影
在山坡山洼里关注春种秋收
此刻，一朵打碗碗花
正效仿着我的唢呐
吹出炊烟下的三十里铺

粘在窗棂子里的红啊
温暖着一年的收成
和那些走远的信天游

想起这些
一轮月总在我的头顶

好像她猜透了我的心事
在关怀我时
全是故乡的影子

陕北说书

三根弦，每一头
都在这里懂得扎根
靠近乡下的日子
伸向农历里的喜怒哀乐

通常在找回一段历史
丰富土地上要成熟的庄稼
教它们调养好每一天的心情

选择在不同的日子里
让一本完整的书
参与到吉祥和平安

陕北，有土著的大书
我们要深入
学会用任何一根弦
弹奏出适合故乡的风声雨声

捕秋者（外四首）

◇白东芹

秋天扳着农民的脚步
行走在万物之间

那硕果的回音
响彻整个秋天

你要奋力
从秋的浑身长出翅膀
像从夜晚深层的褶皱中翱翔一样

将果实采撷、装卸、储存、销售
适应了此过程
你获得秋的无涯

田园生活

她找到了入口
田园里有
一定数量的

春天，硕果，生灵

她是最渺小的
与石阶、翡翠梨、红富士、野菊花
一一打招呼

只是日日看着
一些草高过膝盖
月儿高过心上人
耳边，响起良人打来的电话

一盆绿萝

灯光静默、墙壁无语
绿萝像丢失了什么

视觉的、嗅觉的、触觉的绿萝
在我感观上，触碰着未知物

成长的硕果是喜悦的，但我
触碰到的是丢失

射入窗帘的光线在绿萝和墙壁上
搭建出多棱的结构

闭着眼，我觉得此生有望从某种安静
抵达绝对的安静

并在此刻完成一项伟大的希冀

——以诗行，去心仪床头

那盆秋天的绿萝

幸福

丰收晾晒出一片通红

窑洞前的空地上

数不完的红枣

在父母眼中写满喜悦

落地的花生

大大的肚腩

红帐中坐着

白白胖胖的三胞胎

短暂而美好

只有秋天的幻想是真实的

世间，花朵有了结果

消除了我，些许遗憾

梦里的老家

安放

一个人，把自己安放在相思湖畔

以鹅卵石和游鱼为伴

不环游，不上船

愿望其实很简单，抛弃杂念

用一泓清水，沐浴生活

捣几颗酸枣仁，试品尘世的苦楚

允许水草，鱼婴各施其乐

也注视此刻的芦苇

看它们在湖边，向秋天频频致意

偶尔，用几句熨帖的诗

同小雨对话

向丰饶的谷物祝福。让曾经的

悲伤，无处诉说——

无定之河

◇贺增文

一条河流从古书里
流过时光的峡谷
白于山区的涓涓细流
在石崖沙柳里孕育
流过毛乌素沙漠
一路接纳了多条支流
暗流涌动 流量不定的河水
深浅不一 宽窄不定的河道
泥沙翻腾 时季不定的河流
洪水漫川的无定洪涛
奔腾不息的急流险滩
一个远古的生命摇篮
养育榆林人的母亲河
一条凝聚日精月华的河流
风卷千年流云

雨刻石崖佛像
云锁文化符号
刀耕火种的拓荒
石刀石斧石画像
陶罐瓦当青铜器
散落在无定河的两岸
凋零大地的文明碎片
石峁遗址、商代鬼方、辛庄遗存
阳周故城、方国城池、寨沟遗址
统万城堡、波罗古堡、永乐古城
吴堡石城、驿站旧寨以及庄院……
弥漫着古老悠久的文化气息
无定河见证了皇天后土
融合了农耕文明草原文明
融合了长城文化边塞文化
融合了黄土文化黄河文化

造就了古老的黄土高原
一条唱着陕北民歌的河流

长河落日的孤烟

亘古不变的守望

烽烟血腥的征战

血泪的残影返照

逝去的刀光剑影

诀别凄婉的绝唱

穿过历史的烟云

可怜的河边枯骨

述说着残缺的故事

述说着民族迁徙杂居

奔腾的无定河吟颂

陕北高原的生命之河

一条映照着英雄的河流

弯曲着修长的身躯

匍匐在陕北高原

或湍急 或安分

或低吟 或高歌

时浑浊 时清澈

流水不断歌声不绝

那层层冲刷的岩壁

那一粒粒圆滚的顽石

那滴滴游牧的流水

印证着历史烟雨

滋养了千年枣林

哺育着黄土子民

孕育了神奇风光

无定河水

一路打着太极拳

一路听着信天游

一路奔向涛涛的黄河

两河喜逢相拥

无定终归

缓缓流过河口

归去来兮

农民（外四首）

◇雷端侠

你把种子
放到田野上
然后
牧成禾苗

灌一次水
喂一遍肥料
除一回杂草
如此反复劳作
……

直到
将它们饲成
秋天的宝

庄稼媒人

庄稼人是媒人
他们
撮合土地和秧苗
成亲

香甜的果子
翠绿的蔬菜
壮硕的西瓜、南瓜、冬瓜……
饱满的麦粒、谷粒、稻粒……
是土地和秧苗的
产品

庄稼人是媒人
他们撮合的婚姻

最美满、最牢稳

山村的清晨

清晨

星月隐退

太阳重出江湖

天上

无边的宝蓝缎子

铺天盖地

叠叠青山

层层峦嶂

目送着

溪水蛇走龙行

游向远方

小路

小路

是一根一根绳

那绳上的疙瘩呀

是一个一个村庄

小路

是一条一条河

那河旁的水洼呀

是集上

一堆一堆人

小路

是一道一道镶边

那边里的锦绣呀

是一片一片庄稼地

村庄

一群树木

生了一群房屋

一群房屋

育了一群生灵

一群生灵

创造一代文明

杨家沟毛泽东旧居

◇贺如熊

窑洞内，暗淡的煤油灯下
高个子书生正在伏案笔耕
黄豆粒大小的火苗
化成烈焰般的宣言

在一支狼毫笔的号令下
一个个文字整装、列队
举拳高呼“曙光就在前面”
山沟沟的光芒照亮了中国

在这里，记忆是鲜活的
隔着岁月的帷幕
回荡着一个铿锵的声音
红色的血管深埋在黄土地

王国散曲

◇王 国

〔越调·小桃红〕春

蜂蝶三月乱萦飞，雨后山川媚。杨柳依依惹人醉，笑微微，谁人能解其中味。桃花正肥，乡村正美，再酿蜜一回。

〔双调·水仙子〕咏无定河

入黄入海带泥沙，穿谷穿山起浪花，蜿蜒绵亘难描画。天鹅共落霞，冒炊烟十万人家。昔日春闺梦，今朝边塞花，别了胡笳。

〔仙吕·寄生草〕鱼儿岭遐想

莫非是王母贬下的瑶池鲤？莫非是太公钓上的北海鲲？莫非是圣人治水蛟龙困？莫非是鱼精修道轮回问？莫非是王祥感化肥鱼炖？莫非是普希金虚拟的圣鱼娘？敢情是王和卿笔下的真才俊。

〔越调·寨儿令〕黄河太极湾捉鱼

鞋袜脱，脚丫挪，太极圣湾寻快活。这块鱼多，那块鳖多，看我怎么捉。诱白鲢手撒香窝，吓乌龟石溅金波。网兜忽下坠，水面更浑浊。拖，好个大家伙。

〔越调·十二月带过尧民歌〕 黄河咏

谁说俺浑浊不清，其实咱喜怒分明。出雪原孜孜不停，越沙漠辗转前行。奔壶口滔天浪腾，入东洋气贯蓬瀛。（过）润泽宁夏水乡称，绘制乾坤太极生。圣人治水九州宁，总理还林四方平。听听中央号角声，碧水蓝天净。

鹧鸪天·路遥（词林正韵）（外四首）

◇白亚梅

大道初成志未酬。本为王姓隶宽州。
平凡世界平凡看，卓越人生卓越求。
心似地，品如牛。悲情逐梦病无休。
苍天不老音容在，巨匠丰碑万古留。

鹧鸪天·纪念路遥清涧行

（词林正韵）

一路欢歌唱不休。驱车百里到宽州。
路遥故里寻灵感，影视城中抢镜头。
尝红枣，眺星楼。高家塬上惹诗愁。
此行最是长吁处，笔架山前未滞留。

鹧鸪天·赏秋（词林正韵）

云淡天高衬艳阳。拈风一缕赏时光。
闲花闲柳闲情远，秋水秋山秋念长。
河芦苇，陌朱桑。池中静客漫余香。
欲邀蟋蟀家中坐，省得啾声惊树黄。

鹧鸪天·红军转战陕北有感

（新韵）

万里征途淬铁铜。穿山踏雪苦军行。
金沙江畔攻心计，泸定桥头显俊雄。
延河梦，枣园情。杨家岭上曙光明。
乘凉勿忘前人树，薪火传承励后生。

鹧鸪天·无限风光在晚秋

（词林正韵）

远眺崇山近俯沟。斑斓景色醉双眸。
菊花漫野如云烂，苇絮随烟似雪柔。
松带笑，柏含羞。胡杨映日掩寒愁。
萧林尽染枫犹火，无限风光在晚秋。

来路遥故里观光（新韵）（外二首）

◇呼永峰

清涧君来否？风光异岭南。
纵横岚漫谷，远近翠叠山。
枣缀黄河畔，石连崖壁间。
道情央视唱，能不去参观？

思 乡

陕北宽州是祖乡，随时随地总牵肠。
外婆柴火煮佳味，发小勺肩上学堂。
泉泛天然纯净水，磨推绿色有机粮。
慈亲旁侧无行孝，最是人生一大伤。

观《人生之路》有感

80年代回乡知识青年的困惑

那时那地众加林，有梦无方空负春。
上榜帖如登蜀道，下农田又悖初心。
诗书满腹饥肠胃，理想齐天异世人。
可不可悲还可叹，鱼多一步跃龙门。

栏目责编 贺增文

清涧的性格

◇白雨桥

中国两千多个县级行政区划中，不少县域名字里就散发出浓浓的廉洁文化“味道”，陕西的清涧县就是其中一个。清涧，静可洗心，行可濯足；清涧，滋养气质，净化灵魂。

清涧的名字，由一种精神而来。

清涧原名宽州，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仁宗在位时期，西夏李元昊建国称帝，虎视中原，屡犯宋境。公元1040年，范仲淹临危受命，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负责保边安民。公元1041年，范仲淹的部下种世衡建议，在延州东北二百里古宽州的故垒上筑城，他认为这里地处要冲。有浓厚家国情怀、为民情结的范仲淹采纳了种世衡的意见，派他率兵前去修筑。

虽然范仲淹几年后才写出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在清涧筑城时已充分体现。

筑城过程相当艰难，官兵们一边筑城，一边要和不时进犯的西夏兵作战。而且城内无井，饮水困难，很难长守。种世衡下令就地掘井。但凿地十五丈，仍不见水，只有坚硬的石层。种世衡便重金奖励凿井，宣布“凿一畚箕屑石，偿以百钱。”凿井者信心倍增、拼命挖掘，钻穿数层石板后，终于清泉喷涌，史书记载：“水乃大发，既清且甘，城中牛马皆足。”远在京城仁宗皇帝获报后欣然下诏，赐其城名“青涧”。

据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五行缺

水，他看见带水的地名就喜欢。一天，他看到“青涧”两字，喜欢得不行，但感觉还不够味儿，便提笔给“青”字加了三点水，于是城名就成了“清涧”。

县不在大，有水则灵。县城曾缺水，清涧，县域内却三河奔涌，既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又有陕北的母亲河无定河和清涧的母亲河秀延河。这三条河流和当年凿出的清涧水一起滋养哺育了清涧儿女，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流淌不息。

清涧的性格，被一种精神彰显。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清涧的石板色泽青蓝，质地细腻，自古有名。坦荡、坚硬的石板和清冽、澄澈的涧水共同铸就了清涧人的群体性格——敢闯敢拼、宁折不弯，勇于和苦难抗争。

早在1925年，清涧就建立了党团组织。1927年10月，爆发了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的又一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1936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清涧县袁家沟村，准备渡黄河东征。恰逢天降大雪，他走出窑洞，登上黄土山

梁，被“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震撼，一首大气磅礴的《沁园春·雪》就在这个小山村写就了。

十一年后，毛泽东再次来到清涧。那是1947年3月，党中央开始转战陕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清涧的土窑洞里召开了影响深远的枣林则沟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书记，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立即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

清涧，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章节。

据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有八万人口的清涧，就有两万人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牺牲的仁人志士达一千多人。清涧儿女，用生命诠释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清涧的当下，因一种精神而精彩。

和平年代，清涧依然离不开“红”——中国红枣之乡。这片有着3000多年枣树栽培史的土地，红枣林面

清涧河

积达6万公顷。漫山遍野中，有无数抗旱耐寒、与苦难为伴的枣树，作家路遥仿佛是最奇异的一棵。

国内很多地方有笔架山，而清涧的笔架山，因托起了路遥一支如椽巨笔而更具高度。清涧是路遥的出生地，虽然他7岁时就被过继到了延川县的伯父家里，但这不足七个年头的童年记忆，却影响了路遥的一生。路遥作品中描写的地点大多在清涧，在那个“双水村”。

从路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故乡清涧的深厚感情。自从开始文学创作，他的眼光和笔触就从未离开过清涧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用饱蘸深情的笔写下许许多多动人的清涧篇章，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清涧故事。

而清涧也时刻铭记着这个优秀的儿子，将路遥视作一个文化符号、一张精神名片。

改编自路遥经典小说《人生》的电

视剧《人生之路》，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生活在陕北高家沟村的青年高加林为了改变命运，奋发图强，在历经世事变迁和命运接二连三的考验后，在时代的浪潮中谱写平凡人不平凡人生的故事。

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博大胸怀和精神力量，时刻激励着清涧的父老乡亲。

今天的清涧，县域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父老乡亲脸上写满幸福。

走进这片神奇的土地，我感受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感受到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精神，更感受到了“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这些精神，汇成了“清涧”，警醒着执政者，也润泽着万民。

新征程上，每个人心中，都应有这样一股淙淙流淌的“清涧”。

山水清涧

◇尧 响

清涧，一座陕北小县城。

看过《平凡的世界》，印象中的陕北，黄沙漫卷、沟壑纵横。地表如同年迈老人脸上的皴皱，一条连着一条。层层堆积的黄土地，像一本厚重的地质书，一页又一页。黄土地大方地敞开怀抱，迎着远道而来的黄沙。大风与黄沙戏舞，会是这儿不可或缺的表演。目光所至黄沙茫茫，黄土地上站一会儿，满脸尘土是送客人的见面礼。

这儿的一切貌似都与“黄”离不开。

初到清涧已是今年五月。从西安出发，途经延安、榆林。沿着高速路，一路北上，少有见到光秃秃的山体，绿树不停地点缀着一片接一片的大山与小山，只是偶尔几座落单。

清涧的山更有意思，山也高，坡也陡，密密麻麻的枣树护着山体，小部分枣树有自己的想法，随着山体的倾斜也东倒西歪着。

晨起之时，小雨弥漫，站立在高坡，向远处眺望，连绵的山尽收眼底。

细雨中的山洗去了往日的空旷厚重，反倒有点儿南方山清的味道，大概是烟雨笼罩下的别般模样。

大约两小时过后，小雨散去，几片云朵嵌在素净天空之上，缓缓地飘动着，不掺杂一点儿黄，如此干净。

蜿蜒的环山公路上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黄河，吸引人的不是滔滔水声，反而是粼粼流水。俯瞰下去，望见缓缓水流，深感平静。走到黄河边，蹲在旁处沙土

清 涧 河

上，手伸向黄河的流水之中，感受着它的跳动。远眺平静，近看跳动，这是很简单的冲撞。

只有“静”与“净”二字可形容此刻游者的心境与黄河的魅力。千里黄河水，放眼尽绿波，原来清涧处的黄河是这般模样。

未曾想过，这是陕北，这是清涧。大风狂沙仍在，但未弥漫。这是自然的馈赠，我们用我们的双手接下这份礼物，我们也用我们的双手创造着这份礼物。

在清涧，无休止的、一场又一场的风沙不再有了。黄沙不再是黄土高坡上清涧的常态。如今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立着的绿树，那些满目的碧绿将根深深地扎在黄土地里。

少有的流沙，难见的黄泥，常见的绿树。绿树的覆盖面在一点一点地扩大，或者说，绿树延展着自己的枝与丫，紧紧地怀抱着这片黄土地。黄沙与水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并未全部一一相融，一碗河水半碗沙在清涧这块土地上并未

奏效。

黄土地也不同于往日，它不再赤裸着，一年四季，圆滚滚的枣子、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玉米、绿油油的荞麦……遍布在这黄土山田之间。在这土坡上，在这沟壑中，不断演绎着清涧的绝美。

关中八百里秦川的磅礴大气，陕南江南韵味的山清水秀，各具特色。而陕北清涧还是这样的陕北清涧，陕北清涧却不再是这样的陕北清涧：黄土还在，风沙还在，峁梁沟壑还在，但是绿植也在，清水也在，谷物农作也在。

山未变，树在变；人未变，水在变。清涧，不同以往的独特风情，雄浑中透露着秀气，悲壮中散发着素雅。

清涧，初次相见已钟情，再次相遇必倾心。我想，我与它再见之时，手中还要捧上一抔黄土，继续望向远方的青山绿水……

栏目责编 白林鹭

老马上访记（道情小戏）

◇惠国锋 邓世荣

时 间：当代

地 点：信访局局长办公室

人 物：刘宇翔—男，45岁，信访局局长。

老 马—男，68岁，马家圪崂
村民，外号“上访专业户”。

王 母—女，55岁，农民，养
殖专业户。

马 凯—男，27岁，信访局干
部，王家圪崂驻村书记，老马
之子。

王小燕—女，26岁，中学教师，
马凯对象。

【幕起：信访局局长办公室，
墙上挂着三面锦旗，办公桌上
摆放着信访宣传手册和各种
文件。

【局长手拿文件上。

局 长 （唱）春风吹来大地暖

漫天乌云风吹散

《条例》颁布一周年

工作有了新局面

一张笑脸来接见

一片真心把难题解

和和气气送门前

百姓和咱心相连

【音乐落，手机铃声起。

局 长 喂，白镇长，有这么个事给你
说一下，下午两点，信访工作
小组来你们镇开展《信访条例》
宣传……哎好好。

【老马气喘吁吁上。

老 马 （唱）三跷并成两步赶

老汉我走得大气喘

三天两头政府里缠

死缠活缠要赔款

清 涧 河

老 马 （向里张望）今我咋把这刘局长碰上了，来了几回，都说下乡宣传信访条例可兰。（随即进门，扑通跪在地上，开始大声嚎叫）刘局长呀，快救救我老马，我这回咋是没法活了。

局 长 （扶老马起）哎呀，老马，你看你这是做甚了嘛？快起来，有话好好说。

老 马 那行，刘局长，我老婆被摩托车碰死，法院判的给赔偿40万，现在只给了30万，剩下10万到底什么时候给了？

局 长 这事涉法涉诉，我们正在协调着了。

老 马 好我的刘局长了，我都等了快一年了。为这事，人家还送给我个外号叫“上访专业户”，你说我……唉。

局 长 （局长扶老马坐下，倒上茶水）我不是让你耍一趟一趟地跑了嘛，等有结果了我会通知你的。

老 马 我也是没办法呀！娃娃马凯谈了个对象，人家光彩礼就要下16万。我一个光把子流星的，你说上哪里闹这钱可了？不瞒你说，费劲马趴花了40万买的房子现在还空筒筒搁着，装潢不起。

局 长 老马呀！

（唱）你的困难我解下
正在帮你想办法
你老的急难记心间
我们的责任比天大

老 马 可你们一拖又拖，到现在解决不了，这不是活活地往死逼我了吗？

局 长 好老马了，不是我们不解决，你也晓得那骑摩托的后生是个穷光蛋，没有赔偿能力。到现在人也关过了，可不顶用嘛！

老 马 照你这么说，是没办法了？

局 长 你看你，激动甚了嘛？咱这条路走不通，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嘛。

老 马 （抢话）这还能想个什么办法？反正我今儿把话撂到这，今儿你不给我说成个话，我今儿，我……

局 长 你要咋价了？

老 马 哼，听说市上这两天不是开哪个两会着了，你们不是说那个上访还是下访……

局 长 老马，你这——

老 马 （唱）烂千光景没法过
不怕失礼和丢丑
死活懒到县政府
不解决问题就不走

局 长 你怎么耍起无赖了，你这不是给你儿子马凯脸上抹黑了？你

- 霎忘了马凯也是咱信访局的干部。那么好的个娃娃，有才能，有干劲，现在局里又派他到乡下担任第一书记去了。两年回来说不准就提拔了。你叫人家晓得有你这号老子，丢人不？
- 老 马 嘿！我就是趁娃娃下乡当第一书记不在单位上，我才来了，我也怕给他丢脸了。
- 局 长 既然你心里明白圪蛋蛋的，就不应该这么做。
- （唱）您老如今年纪大
经不起风吹和雨打
市上跑，省上下
真担心您身体会搞垮
- 局 长 老马，你的事，我都记在心里了，你先回可。
- 老 马 哼！今儿既然进了你刘局长的办公室，你就休想再三言两语把我打发走，反正我也不忙。
- 局 长 你！
- 老 马 （开始嚎哭出洋相）哎呀我的那老婆呀，你有个阴灵呀，把我寻上嘛。老婆呀，我不想活兰嘛……
- 局 长 （严厉）老马，老马，你这哭的恹惶失体，寻死觅活地想干什么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困难？为你这事，我这两天到住房公积金办和司法援助中心专门跑了一回，看能不能给你想想办法。不想告诉你，就是怕把你给哄下，又让你白高兴一回。
- 老 马 真的？奥，这敢是个话么，听得我心里顺圪蛋蛋的。如果真能办成，就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哎呀！可这16万彩礼……唉！
- 局 长 现在政策不是不容许要天价彩礼嘛？
- 老 马 人家说要不嘛。
- 局 长 没事，老马，咋坐下说。
- 【王母手拿锦旗上
- 王 母 （唱）乡村振兴政策好
产业扶持我返了稍
黑毛土猪销路好
我上过电视登过报
手拿锦旗把心意表
感谢信访局好领导
派驻干部有作为
吃苦受累为群众
排忧解难把资金要
这样的后生实难找
- 王 母 人常说，这个村长好，那个书记好，我看还是人家马书记好。人家小伙子可是个好娃娃。说句心里话，他要是我的女婿该多好啊！唉，说起婚姻的事，真的是急得我猫抓心了。

(唱) 女儿大学毕业交好运
考上教师把书教
瞅下个对象样样好
听说他老子是个搅毛棍
三天两头政府里闹
上访专业户是“绰子号”

王 母 你们说，这号人家能作亲哩？
我故意提出要房要车要彩礼
了，就想把他“黑咋”回去。

【马凯、王小燕手拉手亲密地上，看见王母忙松手。

王 母 你们来了？

马 凯 婶，你见我们刘局长有什么事吗？

小 燕 妈，到底是什么事，还非让我也来了？我还上课着呢。

王 母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马凯和小燕对视泫笑。

马 凯 婶，这就是我们刘局长的办公室。

马 凯 刘局长。（疑惑）爸，你怎么也在这呢？

老 马 我，我来串串。

局 长 你们这是——

马 凯 刘局长，这是王家圪崂黑毛土猪专业户王桂莲，这是她家女儿小燕。婶，你有什么事现在可以给刘局长说了。

王 母 （忙擦擦手，上前和局长握手）
刘局长啊，感谢你派出这么好

的一位驻村书记。

(唱) 小马是个好青年
有文化还长得帅
驻村吃苦整两年
帮我们养猪赚了钱
这样的后生都喜欢
睡梦里乐得笑嘻嘻

王 母 （展锦旗）来，小燕，帮妈把锦旗展开。

老 马 （读锦旗）办怀利爱民之之心。

马 凯 爸，不是那么个读。

局 长 （接锦旗）老嫂子，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更谢谢你对我们信访干部马凯的夸奖。

王 母 刘局长，咱将心比心。你们设身处地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了，我们老百姓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

局 长 老嫂子，为群众办实事，那是我们每个干部应该做的事。

马 凯 婶，我们局长说得对。我只是做了一个干部应该做的事。你们要感谢党的好政策了。

王 母 小燕，你听一听，听一听人家马书记这思想觉悟。

局 长 老马你看看，看看你儿子多给你争气。

老 马 哎，好是好，可光挣得好名誉顶甚用了？问媳妇人家还不是

照样要车要房要彩礼了？还不是把他老子活活往死里逼了？

马 凯 爸，你瞎说什么了。

老 马 怎么？老子说的不对吗？

马 凯 那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说。

局 长 马凯，你爸也是为了你的婚姻大事着急了。

王 母 哎哟，你说这是谁家的娘老子不长眼，要这来多了，她这不是卖女子了吗？

老 马 你说的对着了，这跟卖女子有什么区别了？

小 燕 妈，你不知道情况就不要瞎说嘛！

王 母 我瞎说什嘛了？你说马书记这么好的后生，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老 马 就是的。

马 凯 爸——

小 燕 妈——

局 长 老马、老嫂子。我说你俩这一唱一合是要当亲家了？

王 母 亲家？

老 马 亲家？

王 母 唉，只可惜我是没那个福分。要是马书记真的是我女婿，我倒贴都愿意。这人好了可比什么都强。

老 马 就是嘛，一看这家要房要车要彩礼的大人就不是些正经人家。

马 凯 爸，你不了解情况，就少说两句。

小 燕 （看着马凯）妈，其实马凯，他就是那个……那个。

王 母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今儿这是怎么了？

小 燕 （过去拉住马凯的胳膊）哎呀，16万！

【众惊讶】

马 凯 婶，爸，请原谅我们一直瞒着你们。

老 马 噢，闹了半天，你就是那个要车要房要彩礼的丈母娘？

王 母 （指老马）那你就是那个上访专业户，成天官事林里的人？

局 长 这下可闹美了。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王 母 哈哈，就是就是，我女子好眼力。

小 燕 还好眼力哩，那还不是……还不是拿不出16万元彩礼，都快黄了。

王 母 啊！不准黄，不准黄。

老 马 那16万彩礼？

王 母 免了。

老 马 亲家母，你，你说的是真话？

王 母 是我的真心话。只要女婿好，我什嘛都不要了。我原来敢是怕把女子倒到黑窟窿里了，才

这么说了。

老 马 那我儿子的婚事能成？

王 母 能成，能成，我早就看上这后生了。

老 马 天大大呀，真是天睁眼了。这下可把我老汉给救了。

局 长 哈哈，老马，你这下可闹好了。那你还上访吗？

老 马 刘局长，不要再提上访的事了，媳妇有了，再上访，我还怕媳妇笑话我了。

局 长 那还需要我给你申请司法救助和住房公积金吗？

老 马 我咋不能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这么做还不是被逼的。

王 母 看来你老马也是个精明人嘛。

老 马 让你们见笑了。

局 长 哈哈。那就好。马凯，小燕，到时候可别忘了请我这证婚人吃喜糖哦。

【两人都有点害羞

俩 合 忘不了。

老 马 肯定忘不了。今儿这趟信访局我算没白跑。

【电话铃声响起，刘局长接电话。

局 长 喂，崔主任，你说老马的司法救助款下来了？好好，太感谢您了。

【挂电话。

局 长 这下可闹好了，你老马是好事成双啊！

老 马 刘局长，我都听到了，太感谢你了，这回我咋不用愁了。

局 长 老马呀，咱新信访条例已经规定：咱群众诉求合理的，我们一定要解决到位；对于诉求无理的，我们要思想教育到位；群众生活困难的，我们要帮扶救助到位；一些行为违法的我们一定要依法处理。

众 合 这新信访条例对我们老百姓真的是好了。

局 长 是啊，我们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坐在老百姓的一边了。

众 （唱）牢记信访新《条例》

服务群众是要义
贯彻《条例》要守法
办事、遇事要依法
解决问题要用法
化解矛盾要靠法
人民信访为人民
党和人民血肉情

——落幕——

栏目责编 许 艳

牛一样的最美奋斗者

——追忆我的偶像路遥先生

◇陈斌涛

七月流火，天气依然酷热无比。驱车前往铜川剧院观看话剧《路遥》，但见这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步入剧院，座无虚席，观众热议路遥，一片唏嘘赞叹。说起来，我的偶像就是路遥。

当然，对铜川人而言，路遥甚为熟悉亲切。因他在铜川体验生活，从事文学创作，有不少铜川同事、朋友，更多的则是他的文学粉丝，不少粉丝听过他的讲座，至今啧啧不已。广播他的小说《人生》那年，我还在读初中，同学们边吃午饭，边听得津津有味，真不愧是精神食粮，高加林、刘巧珍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同学们耳熟能详。我不仅聆听过他的广播小说《平凡的世界》，还三番五次地拜读过，孙少安和孙少平顽

强拼搏、奋发向上的励志形象，早已深深地烙印于脑际。

话剧《路遥》一开场就震撼了我，但见爬山工跃入眼帘，使人不由联想起黄河纤夫，牛一样拼搏着奋力前行，不用扬鞭自奋蹄。路遥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整夜辛勤地“爬格子”，像牛一样在文坛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他平生耗尽心力写作，与贫困抗争，与病魔搏击，用生命完成了惊世鸿著，这种敢于担当、勇于拼搏的精神，怎能令人忘怀？怎能不催人奋进？怎能不励人前行？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路遥出生于陕北清涧农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将东边的日头背向西

山。即便如此，也很难养育路遥兄弟几个。所以，路遥很小的时候，就被过继给了延川县的农民伯父为子，黄河之水养育了他，也让他深深地爱着这里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贫瘠的黄土地培育了路遥质朴勤劳、顽强拼搏、不怕输、不服输的坚毅品格，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远的路。路遥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虽然在延川山里生活、学习和工作，却有着鸿鹄之志，他要弄出点“动静”来，像凤凰一样飞出大山。1972年，他在《山花》上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引起了省内文学界的关注，他也因此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深造学习。上大学的日子，是路遥人生最为快乐的岁月，他如鱼得水，博览群书；他如饥似渴，发奋读书；他如牛耕耘，艰苦创作。

成功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困难阻挡不住奋斗者前行的脚步。从小在黄土里摸爬滚打的路遥，淳朴得如一捧黄土，坚强而又勤劳，他敢于向命运抗争，从不向困难低头。他历时3年，三易其稿，创作完成了中篇小说《人生》，该小说发表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生》一经刊发，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两年后，又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作品影响力持续发酵，在群众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路遥是个不平凡的人，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成就，决心干出大事来，以实现自己在写作上的新突破。于是，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构思和创作。这部巨著的创作过程极其艰苦而漫长。之后的几年里，他集中阅读了近百部长篇小说、上千种报纸杂志，为小说创作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不辞辛苦、先后多次下乡体验生活，奔波于农村基层、厂矿企业，深入了解百姓生活，此后三年他辗转于铜川、榆林、甘泉等地，夜以继日，奋笔疾书。

甘从苦中来，梅在寒冬放。路遥像牛一样写作，像土地一样奉献，他付出了六年多的辛劳和汗水，经过了2000多个日夜的构思与创作，《平凡的世界》终于掷笔出炉。这是一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全景式长篇小说，它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这部小说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变迁

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1986年12月《平凡的世界》首次出版，1991年3月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它深深地镌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人生苦短，天妒英才。1992年11月，路遥因病英年早逝。然而，《平凡的世界》却家喻户晓，热议不减，各种版本的《平凡的世界》发行量达1700万套，小说改编的广播和电视剧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保尔·柯察金曾经这样说过，“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

碌无为而羞愧。”2018年12月，路遥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路遥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他的一生辛苦耕耘，却也载誉而归。

先生驾鹤西去，风骨英魂犹存。每每忆起路遥，总是泪水潸潸。先生毕生青灯秉笔，创作犹如艰难爬山；先生一生贫穷清廉，生活可谓贫困交加。路遥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顽强拼搏、勇于奋斗，像牛一样默默耕耘、像土地一样默默奉献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路遥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是常青的文学之树，他震撼人心的作品，鼓舞着我们砥砺奋发、迎难而上。

生命的奋斗与诗意

——重读路遥《平凡的世界》

◇李秀萍

《平凡的世界》问世前后经历了许多波折。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盛行先锋派小说，虽然路遥已经因为中篇小说《人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但由于《平凡的世界》坚持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在当时被视为“落伍”，因此一些文学期刊将它拒之门外。小说第一部出版后举行研讨会，评论家们的反应也很冷淡。后来，这部著作在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长篇连播”的形式播出，引发了强烈反响。此后，这部小说多次再版，销售几百万册，并在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读者的热爱成就了《平凡的世界》。

笔者认为，普通读者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热爱，并非完全出于“文学”理由，而是把它当作“引导人生”的书籍。

回顾一下普通读者，尤其是学生群体的读后感，第一高频词就是“奋斗”。在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即“成长

小说”。其起源于德国，对西方近代文学题材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欧美文学中颇为重要的一个类型。比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描写了主人公科波菲尔成长中的迷失、消沉以及努力、奋斗，最终走出了阴霾。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凡的世界》也是一部“成长小说”，它着重刻画的人物是农村青年孙少平，写他在生活的重重磨难中逐渐成长，最终找到人生目标与生命价值。这样的内容和结构符合“成长小说”的模式。

锁定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本书为什么会受到大众的青睐。与其说读者是被路遥的文学水准打动，不如说他们是被小说中孙少平、孙少安等人物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奋斗”故事所激励。这种“励志型”读法之所以能在小说出版多年之后仍然势头不衰，与我国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的社会转型息息相关：经济迅猛发展，城镇化进

程加快，农村青年渴望到城市发展……《平凡的世界》描绘了身处农村的年轻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的发展图景，带给无数身处奋斗过程中的人们以希望。

用“诗意与浪漫”形容孙少平的成长历程及精神价值，也许会让人感到诧异。他的一生坎坷相随，怎么能用“诗意与浪漫”来形容呢？但在小说中，路遥恰恰用浪漫主义手法赋予孙少平困境中的成长以独特的诗意呈现：孙少平在苦难中获得了成长，锤炼了意志；不断的成长和锤炼，让他意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书籍，成为他的成长引路人。

孙少平的人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他不仅没有被击倒，反而实现了逆境中的成长。生活贫困导致的自卑，极力想摆脱的人生困境，锤炼了他的意志，使他迅速成熟起来。“初恋失败”以及“打架事件”之后，他完成了关于第一次自我教育，获得了重要认知——“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伟大人格来”。困境的“土壤”中开出了担当的“蔷薇”，这是路遥用浪漫主义手法馈赠给孙少平的诗意和温暖。

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依然重点刻画了孙少平经历的“困境”，每种困境都那么沉重，他不仅不躲避，反而主动相迎。寒门子弟收获了可贵的精神价值——心忧天下且自立自强。从毅然决

然地走出家乡，到身体被石块磨得血肉模糊，再到煤矿下英勇救助他人，前后四年时光里，他在摸爬滚打中一步步成长。小说结尾，孙少平迎来了真正的成熟，主动做出了人生道路的选择——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矿区。

面对孙少平“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历程，你会不会在赞叹的同时又有些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是天生强悍吗？他灵魂飞翔的助燃剂是什么呢？毫无疑问，答案就是“书籍”。

“成长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都有人生导师，对于孙少平而言，书籍就是他成长的导师。书籍开阔了他的视野，治愈了他的苦闷。阅读让他意识到饥饿和困境并不只是折磨人的，艰辛和困苦也可以是成就辉煌人生的途径。书籍不仅成为他瞭望世界的窗口，也在持续激发他的斗志。一个人可以依靠精神活动直接对抗具体的困境，这又是路遥用浪漫主义手法馈赠给孙少平的别样“诗意”。

正如路遥所言，如果“我们曾真诚而充满激情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竭尽全力地劳动过，并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血汗献给了不死的人类之树”，那么无论是孙少平，还是你我他，无论人生多么平凡，都总能寻找到生活中的诗意和浪漫。

走人生之路 品百味人生

◇黄 鑫

央视热播剧《人生之路》取材于路遥的《人生》这部小说，在文学巨匠路遥故乡——陕西清涧县——完成了大部分拍摄。而我有幸作为清涧县的一分子，见证了这几年清涧县的变化，看着镜头里熟悉的场景，不禁感慨万千。

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我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拜读了《人生》这本小说，当时只是单纯地“为了看而看”，并没有什么感触。而现在，已近而立之年，在清涧工作了几年之后，因着《人生之路》这部剧的热播，看完电视剧又看了一遍小说，感触良多。剧中高加林、高双星、刘巧珍、黄亚萍、马栓……一个个名字代表的人生道路、人生轨迹不禁让人感叹人生之路的曲折与不易。

电视剧版的结局还算圆满，而原著中的结局却是一个悲剧。高加林几起几落，从农村田地走出去，到大城市落脚扎根，最后几经周折，还是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再次失去工作的高加林忐忑地走在回村的路上，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刚走到村口，干农活的人都从庄稼地里钻了出来，纷纷来给他打气加油。德顺爷爷也特意等着高加林说，“你现在还年轻。一个男子汉，不怕摔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变成个死狗了！”就像路遥在书中写的：“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这些话语也让我认识到，生活不以我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遵循着事物客观发展的

规律，我们要做的就是适应它、改变它、升华它！

人生之路，难在初始。人生之路，阡陌红尘，世人皆不同。或生于都市大宅，有富贵之相，祥瑞安康，一帆风顺；或生于乡野，无祥云相伴，崎岖坎坷，道阻且险。人生之路，就是生活的本源，人之出身，无法选择，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选择面对它的方式。这世上有些事能比，有些事不能比，这天底下哪能没路走啊，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了才有自己的路。就像小说中说的：“人活低了，就要按低的来哩！”

人生路遥，长路漫漫。没有绝对的输赢和永远的成功。人生紧要处只有几步，重要的是继续前行、百折不挠；人生没有捷径，不能踏空，否则爬得越高摔得越深；人生无常，事物永远都在发展和变化，要正确认识理想和现实，珍惜当下拥有的。认真地生活，坚定地做真实的自己，不要在意出身的高低，要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以为对的事，不论结果成败。大起大落，或者平淡如水，都是别样的人生。

人生之路，重在坚持。人生注定是

曲折复杂、不可预见的。“人生南北多歧路”，选择很重要，但只有到终点你才知道选择的是对还是错。人生就是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甚至是影响一生。无论什么时候，人和命运的抗争都是永恒的主题，所以，我们这代人更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走好我们这代人的人生之路。

当年路遥说过一句话：“《人生》最后一章，不是结局。”确实如此，原著大结局是高加林回到了乡村，但不代表他从此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高加林在一次次抉择中经历的命运无常，才是原著的灵魂所在。人生之路、十字路口，关键之处，成功无他，无非几步，我们更应该坚持自己的道路，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就像361°广告词中写的一样：“只要你想，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人生之路，贵在善止。人生，因为有竞争，人们才有动力；人生，因为有奋斗，人们才追求卓越。原著中德顺爷爷讲：“人往高处走没错，但是脚下要踩结实了。不管你到了什么程度，咱为人的老根本不能丢，丢了就会有不良反

应，你以为爬上去了，站得高了，它就会把你拽下来，让你体验一把跌落至尘埃的滋味。”不论我们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都要有一颗谦逊的心，做到君子慎独，善始善终，懂进退、知始终。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写道：“我用尽了全力，却过着平凡的一生。”这句话乍看上去，似乎充满了消极的意味，但细细品味，其实现实的确如此。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平平淡淡才是人生最本真的内涵，也是更应该去珍惜的人生。这让我想起朴树的歌《平凡之路》中的歌词：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人生之路，其实无非是矛盾与选择的综合体，无关对错，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做出选择并勇敢承担

一切后果，这就是我看完《人生之路》这部剧最大的感受。生活不像我们想得那样好，也不像我们想得那样坏！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要有不忘初心的精神，更要有拼搏向上的勇气，做好新时代的接班人，为家乡清涧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此，以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与君共勉：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栏目责编 白林鹭

戈壁滩上

◇贺琬茹

戈壁滩上，大风呼呼地从卫国的耳边吹过，一望无垠的黄沙中，只有他孤零零的身影在那里移动着。卫国望着自己家乡的方向，耳边回响起小时候爷爷给他讲的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

“你爷爷我呀，可是参加了长征的人呢！”爷爷是在父亲出生一年后参加红军的，用爷爷的话来说就是“我去参军的时候，你爹才刚学会说话……”没能在父亲童年时给他陪伴，是爷爷一生的遗憾。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党和国民党再次合作。彼时，爷爷回了一次家，和几年没见的妻子终于相见了。奶奶朝爷爷扑去，拽着爷爷回到房间，检查着爷爷的身体，当奶奶看到爷爷满身的伤疤时，不禁捂着脸哭了起来。而这时，小小年纪的父亲见到自己的母亲哭成那样，以为是旁边这个陌生的男人欺负了自己的母亲，

竟抡起小小的拳头砸在了爷爷的腿上。奶奶见到那情景，哭笑不得，指着爷爷对父亲说：“那是你爹。”爷爷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但在第二天，爷爷就随军队去“打鬼子”去了。爷爷这一走，就是十四年。在那十几年里，父亲学到了很多，也明白了自己的父亲是多么伟大，更懂得了怎样照顾自己的母亲。抗日战争结束那年，举国同庆，爷爷也回家了，整个家中都弥漫着欢乐的气氛……

“卫国，该轮你值班了！”一个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好嘞，我马上来。”卫国转身向基地赶去。“你好，同志，又见面了！”这是和他一起参加科研事业的人。一句“你好！”简单地打过招呼后，他们穿好防护服进入了实验室。一个个与他们同样装束的研究人员拿着本子核对参数；讨论问题的学者们，压

低声音讨论着。严肃的氛围扑面而来，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径直向实验室的一个角落走去，去和与他们换班的人交接工作。拿到记录着实验参数本子的他们转身投入到工作中——观察记录数据。这些数据对于这次的研究至关重要，也对中国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苹果树”至关重要。

下午，卫国终于呼吸到了实验室外的空气。与此同时，他也知道了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消息：党的指令终于下来了！明天就可以引爆原子弹了！晚上，卫国和战友们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

“这次研究可不容易呢！听说，有一营凌晨三点就从床上爬起来去十几公里外的地方运水……”“是吗？我记得我们刚来那会儿饭都吃不上几口，那次全国闹饥荒，全国的人民都省吃俭用把粮食带到这荒漠里……”

“唉，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的，还记得那会儿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的抗美援朝，哪个不是这样过来的。那时候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哦，我都差点儿忘记了，那会儿，你们还是群什么也不懂的毛孩子呢！”一位老者的话勾起了卫国的思绪。

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国民党就发起了内战。父亲在爷爷和奶奶的期望

中参了军。父亲走时，年仅三岁的卫国拼命地哭喊着，试图留下父亲；母亲也泪盈盈的，但她却毅然让父亲离去，还抱着卫国的腰，不让他冲过去。

三年后，卫国也能记事了，能听懂很多道理，像父亲小时候理解爷爷一样理解了自己的父亲。解放战争结束了，父亲也回来了。家里的人在父亲回来那一天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他们就这样过上了平稳安定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新中国成立一年后，美国侵略朝鲜轰炸三八线。中国成立了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父亲应征参加了志愿军。又一个三年过去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当母亲带着卫国迎接丈夫时，却发现回来的是关于丈夫的噩耗：卫国的父亲在战场上牺牲了。

“卫国，你怎么了，卫国？”战友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卫国缓缓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第二天，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天边升起蘑菇云时，卫国在心中念道：爷爷，父亲，你们也能在天上看到这一幕吧！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作者系清涧县昆山中学八年级（13）班学生

爱我清中

◇高涛涛

最清晰的脚印，往往都留在最泥泞的路上。

——题记

一直很喜欢海子的一句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像是对彼时身在清涧中学的莘莘学子的定义：要一直奋斗，绝不负青春。

“一碗清醇温酒，醉了刘玲，狂了诗仙，张扬了曹孟德，书写了鸿门宴，湿了清明杏花雨，瘦了海棠李易安。”一壶温酒，撩起多少人的千百愁，浇灌了一段又一段起伏的历史。催诗情万丈，壮文人斗胆。而我，如一粒微小的尘埃，在校园里找寻人生的正道。清涧中学，我在这个不一样的起点出发，去奔赴光明的未来。在这旅程中，即使不会像余

温的醇酒一般绽放多彩与尽解风情，但我也可以在努力过后的濛濛烟雨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尽显自身书生气”的人生方向。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路坦途！在清涧中学，承载希望的教室依然浪漫，荡漾着欢歌的校园依然温柔，心怀梦想的我们依然炽热。“清涧中学”，普普通通的四个字，却是给予万千学子精神滋养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挥汗如雨，留下珍贵难忘的青春记忆。“清中式”的浪漫，是它承载着一批批学子们不放弃、不言败、不服输的人生态度。山河不曾放弃过驶去的扁舟，漫漫星河也不曾放弃过闪烁着微茫星光的碎星，我们又何必自暴自弃呢。在清中，老师温暖着我们、同学关怀着我们，我们将在这个充满温

情的地方实现伟大的志向，和大家一起憧憬和奔赴美好的未来。

形形色色的清中学子，在为自己的理想奋力一搏，他们也许不是最优秀的学子，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但在将来他们一定可以一骑绝尘，使自己变成那个最出色的人。不是所有的坚持都会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万朵怒放的蔷薇。不管前方是否樯倾楫摧，荆棘遍布，他们一定会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砥砺前行！他们有理想，愿在更海阔天空的地方任意翱翔，肆意轻狂。即使我们身在台下，也要在汗流浹背之后，站在最耀眼的灯光之下，不服输的我们会在努力之后，或是追赶，或是超越，待佳时一到，必会满誉而归。在清中，我在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下，踏着坚实的步伐，也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斜阳悄悄走下山腰，和煦的风路过炉灶吹散了猜想，山谷的流水慢慢流淌，仔细听，清涧中学的芸芸学子们正在放声诵读，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芳香，一切都那么美好，一切都那么梦幻。抬起头，

那天上飞过的云雀，好似在窥探着这幅巧夺天工的画卷。还记得，我曾和人谈起未来：“我们是在不一样的校园，这是不一样的起点，但我们一定会在同样美好的未来再次相遇，我们也将是彼此最好的礼物。”清涧中学给予了我们一次奋斗的机会，我们应当珍惜。坦荡无畏即为清，坚持不懈即为涧。我们且行且践，看扬眉吐气的清中，看争创佳绩的清涧中学，看奋起拼搏的清中学子！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清涧中学是一方散发着活力与希望的热土，在这里，我们必将会实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豁达人生。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清中，这是我们学生生涯的新起点，我们在这里出发，在这里成长，也将在这里结束我们的高中生涯。遥见日后风月，我们一定会是更好的我们，那个时候你我定会怀念校服衣领上几个鲜明的字眼：爱我清中……

作者系清涧中学高二（7）班学生

我眼中的路遥

◇张倍嘉

路遥，这个出生于清涧县一个小山村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故事和文学作品深深地吸引着我……

1949年12月2日，路遥出生了。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在他七岁的时候就被过继到延川县的大伯家中，在延川县开启了求学生涯。后来，他回乡务农，也在农村的一所小学教过一年书。1973年，他有幸进入延安大学学习，自此，这位伟大的作家便走上了他的文学创作道路。

生活的磨难，使他的作品思想成熟而深刻。在这位伟大作家的笔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出现在了读者的面前，主人公们也许正在历经苦难，但他们又都坚毅顽强、积极向上；在他的笔下，乡村和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无论是文化还是习惯，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以自己奋斗的方式努力生活着；在他的笔下，总能写出深刻的哲理，并且这些哲理与现实生活相交融，让读者能在生活中悟出人生的真谛。

路遥的文学作品，既具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又融入了自身的乡土情怀，

因而，他的作品是蕴含着炽烈的黄土地精神的巨人之作。他的作品可称之为这片黄土地上的匠心之作，而路遥本人的精神又何尝不是一种黄土地精神、一种奉献精神呢！他奋力书写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化，他视文学事业为神圣使命，他视劳动人民为自己的亲人，他挖掘、书写着这方热土上的每个普通劳动者本身潜在的朴素精神。

路遥其“为人民而书写”的精神是不朽的，是伟大的！他曾写道：“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的历史性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我眼中的路遥，是伟大精神的拥有者，是奉献精神的践行者，是视文学事业为神圣使命的不朽者。

路遥，他是一个崇高的人，是一个时代的奋斗者，也是一个值得如我一样的新青年学习践行的榜样。

作者系清涧县昆山中学九年级（12）班学生

小小“动物园”

◇刘姝妍

如果有人问我，你的家像什么？我一定会大声回答：“像动物园！”

在这个小小的奇妙“动物园”里，有我的老妈、老爸、妹妹，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有欢声笑语的“动物园”里。

我的老妈是一只“公鸡”。每天早上，老妈就像公鸡打鸣一样地叫我们起床。有时候，我们会赖床，老妈便提高嗓门对我们喊一句“快点起床，再不起来就要迟到了”，这让我觉得老妈特别像一只讨人厌的公鸡。不过，这只烦人的“公鸡”也有温柔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时，老妈都会给我们轻声细语地讲故事，直到我们进入甜甜的梦乡。

如果说我的老妈是“公鸡”，那么我的老爸就是一只凶猛的“狮子”。老爸生气的时候真的就像一只凶猛的大狮子，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狮子一般的凶猛和可怕。有一次，我和妹妹犯错了，老爸一下子就生气了，一直在生气地大声吼叫，一叫就是三四个小时。啊！我家的这只“大狮子”可真是吓人……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你听，我妹妹又开始唱歌了！

她像一只美丽的小蝴蝶，不仅喜欢唱歌，还特别喜欢跳舞呢。能歌善舞的妹妹每天都会对着镜子手舞足蹈，嘴里还哼唱着儿歌。妹妹就像一只小蝴蝶，一只在花丛里翩翩飞舞、惹人喜欢的“小蝴蝶”。

在我家的小小“动物园”里，我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就是一只“小猫咪”。每当我放学后，还没进厨房就能知道妈妈又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了，因为我都是靠我的馋猫鼻子闻出来的。红烧肉、炖排骨，甚至是炒土豆丝这样的简单饭菜，都能让我的口水流成一条小溪！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是直冲厨房，去品尝妈妈做出的美味。

这就是我的家，一个趣味十足的小小“动物园”！我爱我家，我爱这个充满欢乐、洋溢幸福的“动物园”。好了，不说了，“狮子国王”老爸又叫我写作业呢……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四年级（3）班学生

栏目责编 辛杰峰